

第一叢社叢書

城婆達乾

黎麗

社創立：

郵中



1928

上海圖書館藏書

~~19576~~

397-2711-155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7306B

~~K19576~~

分類 編號 借期 重量

397 2711

2976

菱社叢書之一

乾達婆城

黎麗

1928



1928年4月

付印。

1928年6月

出版。

1 - 1 0 0 0

實價：大洋六角。

目次

- (1) 獻閱之辭
- (2) 序
- (3) C 大人
- (4) 乾達婆城
- (5) 後記

獻閱之辭

一切少爺，小姐，老爺，先生，們都不要看這本小冊子吧！在這本小冊子裏只有些苦悶的堆積，萬萬不能和諸位的思路相投的；只有自己曾嘗過鉄甫窗風的朋友們和同情於爲民衆而被繫在監獄裏的朋友們才能發現一點二點可以值得注意的東西來。

作者不是文家，在獄裏雖有心念做文章，出獄後又沒有修飾字句的工夫！承朋友們的厚意，替我抄成了一本清楚的手稿後，我也只是匆匆的校了一遍，把專名用英文字來代了後，便交給印刷人付印；在我本來不希望這一冊書風行一時，但願可以把現代的真相吐露一些給人們看看！已經很够很够！我絕對不希望別人對於我表示無謂的同情，我只希望他們個個肯負起做一個盡責的時代的交替人的責任！把現在的環境變成更好！——倘使現在是好的！

最後，我謝謝我的敵人們——倘使我也有得起敵人！——因爲他們都很盡力的供給我這許多日記的材料；我謝謝我的朋友們——倘使我還有幾個朋

友! ——因爲他們都盡力的幫助這一冊小本子的印
行! 一切,一切我都在這裏總謝了!

16.11.5.23.50.午夜.

序

飄零異地，還覺得乏味，大約我的神經還沒有失去知覺。心裏又覺得快樂，又覺得討厭快樂的，因為我神經未壞；討厭的，舊事又要在我腦裏盤旋。

舊事是不值得留戀的，因為那些都是陳腐了已經許久的骸骨；但是却也不必諱言，因為那些都是雪地上的鳥獸們的足跡，太陽不出來，雪不再下，大約終還不能夠化為烏有。

把那些錯亂的蹤跡照了相自然是一件愚事。照雪景不能夠照雷峯，也應該照靈隱。照了些不足輕重的鳥獸的足跡，自然已經非常能夠把高人雅士，正人君子，賢人達儒的尊口笑歪。照了這種不入留品的相，還要印成功書籍，自然可以把哲人，名流，法家的下巴笑掉。

名振一時，握全國出版界牛耳的從前自稱流氓，痛罵出版界的當代聖哲，已經把這冊小冊子欽賜了“着無庸印”的批語；爲了照相師的不高明，累得那些愚人們吃了一鼻子灰，想想也覺得難以爲情。

今朝百花生日，小院子裏的牡丹和玉蘭都還含苞未放；我把二張小紅紙貼到了二枝樹上，替牠們披了紅。可是一陣細雨，紅色已經褪去了大半。綠衣人送來了一封信，打開來一看，是朋友告訴我，說那張照可以印出。

想想也有趣，自己的東西，居然還會印成一本小冊子。在印刷闕當道的時候，着實有些“臭得意”！——臭不臭，讓當代哲人替我回答。

照相時最忌的，是對象的移動，空氣的驟變，倘使可以看不出是鳳凰或烏鴉，辨不明是麒麟或是狐狸：第一，固然是照相師的不老練；第二，却要怪對象的太會變動；第三，還要怪看相片的人沒學過偵探學。——讓我也第一第二第三的做做大好文章！

生物學裏告訴我們，人是兩足類裏的哺乳動物，是獸！

還有老先生們告訴我們，蝙蝠是獸，而且也是禽。因為蝙蝠又能夠走又能夠飛。

百花生日烈於綠楊 下。

C 大人

因爲要使讀書明白起見，所以先把C 大人介紹一下：

C 大人是N 鄉的大人物。他在前清是一個翰林，不過因爲了他的狠勇敢的率領了幾個勇士們去奪了別人的沙田，以致把一個大大的翰林的頭銜失去；雖然現在C 大人的家裏依舊有紅漆金字的“太史第”的匾額，人家稱他翰林時，大家嘴裏都有“革脫”二個字舍在心頭，但是這些都不在寬洪大量的C 大人的心上，大人依舊是大人！

C 大人是一個大人。他是孔氏的弟子，他做的一手好文章，寫得一手好字，發表出來也的確是些仁義道德，天經地義！而且又是風流倜儻，又平民化：農家的稍有姿色的少婦，鎮上的使大人“龍心”大喜的姑娘，都是C 大人要得到的臨時夫人！少婦姑娘們也喜歡接近C 大人，因爲倘使C 大人幸臨過了，走在路上時人家便要讓開三四步！他一生做了許多次數的周文王，也和許多許多女性們行過周公之禮，他真是實

行“先王之道”的人，而且又懂得禮法！

他又是一個經濟家，凡是做他的臨時夫人的，同時便做了他的義務女僕。C大人是御下有道，而且是極嚴的，所以常常聽見“C大人足踢美人腰”的報告。真的，C大人是一個經濟家，他本來是一個沒有錢的，但是現在有幾千畝沙田，幾千塊現金，他不要算盤，也不要賬簿，他只要一枝筆，幾張紙，便可以使兩個奪遺產的兄弟的錢，爲了告狀打官司而送到C大人手裏！C大人一暨代國家抽了值百抽九十的遺產稅，而且同時又做了那兩位賢兄賢弟的恩人！C大人還會替一班無知無識的可憐的農夫農婦們包辦離婚，使大家可以得到滿意的對偶，而且不一定要金錢的酬報。倘使那婦人紀尙輕，金蓮尙小，面孔尙好的，那麼做幾次臨時夫人也可以算了。而且C大人是最能够“成人之美”的君子，C大人常常在做月下老人的，大人手裏有一大把綠絲，倘使有一個紅絲的人要配偶，到大人那裏去，只要洋鈔預備得多，便可以得到一個嬌滴滴的姑娘，而且還可以得到一個特權，是大人的貴親，因爲那姑娘是C大人的臨時夫人！

C大人也是一個革命家，他對於舊禮教打倒得最透澈，他不顧一切的勇敢的精神，真是值得佩服的！而且他又是一個家庭革命的實行者，他把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妻子趕出門，爲的是犯了“八出

之條”，——因為在“七出之條”裏，他妻子沒有應該“出”的理由的；但是C大人是大人，大人做的事是沒有不對的，所以大約大人的禮法裏是多一條的，因為我們淺見薄識，所以便知道了！他又把他的鬻直的和“道不同不相爲謀”的“不肖”兒子趕出門，爲的是不能“仰體親心，先意迎合”！這幾點多是N鄉裏的別的迂腐的翰林們所不及的——N鄉雖小，翰林却很多，不過像大人一樣的，却只有大人一個。

因為他種種的“德政在民”，所以也是“口碑載道”，只要是N鄉人，便只要說C大人，便大家知道，姓C名N字S T的大人了，因為N鄉沒有二個姓C的大人，就是有，也沒有這一個大人的名氣大！

今年三月裏，革命軍到了N鄉，那些不知道“歌功頌德”的孩子們，便把這位文章家，政治家，道德家，禮法家，經濟家，司法家，性學家，革命家……家的C大人，CS T大人在K T縣西門外的隙地上槍斃了，槍斃的時候，有許多不知好歹的人民，在拍手狂呼，歡笑潮湧；大家都像了却了一樁心願！

最可憐的，是C大人去年七十一歲時所有的十七歲的臨時夫人！她現在又做了孤孀了！

16. 8. 26. 13. 25.

叢社創立：
中央圖書館藏書

幽 囚

年 年 如 一 日，
日 日 如 年 年；
住 在 此 間 方 九 日，
已 如 世 上 數 千 年！

—林烈—

十六年四月十二日

昨天晚上，有人來報告，說N師長的廿一師，全部要在N鎮過夜。我因為預備兵房供給，睡的時候，已經是今晨二點鐘了。我睡不多時，便夢見我素所羨慕的西子湖裏的游艇！也夢見過我的好友在和我暢談！呵呵！優美的夢景！富有詩味的夢景！永永不忘

的夢景！我夢中憑吊過女俠秋瑾的孤墳，良將岳飛的忠骨；我夢中游玩過清秀的湖光，壯麗的山色；我夢中也高唱過熱烈悲壯的歌詞，悠揚頓挫的雅調；我夢中也聽得了那月夜的鼻啼，遠地的啜泣；我夢中也見過羽衣的霓裳仙舞，美貌的葡萄仙子；我夢中也見過爲國犧牲的大帥，爲民請願的少女；我夢中和親愛的親愛的我的朋友們閒談舊話，我的閒話，已在夢中說掉；他們的答詞，不曉得要在什麼時候送到我的耳際！——呵！那優美的夢，那富有詩味的夢，那永永不忘的夢，不是我的了！

B F 立在我的床前，說有客人要見，有很要緊很要緊的不可延緩的事要和我商量談話！呵呵！遠來的貴客，畢竟打斷了我的一場春夢！我來不及穿衣服了，我單單的單單的穿了原來的蔽體衣衫，來接見我的貴客，貴客已經進來了，他見我穿得太單薄，他要我穿好了衣服和他談話，他又說他不該無端的擾我清夢！我只得一壁穿衣，一壁和他回話。他尊姓K，大名C Y，是總司令部裏的一位參事。這一次奉了B 總指揮的令，到K T 縣來調查C 案的！他問我，他細細的問我，我回他，我也細細的回他。彼此說了許多應酬的客氣話以後，他，我的貴客，要我一全到K T 縣黨部去和縣黨部的職員們談話！因爲我是四區常務，而這C 逆，是四區境中的住戶。——呵呵！我變了

11744
本圖保正了！他很熱烈很熱烈的要求我，我自然答應了我的貴客！

在N鎮，在這樣早的清晨——五點相近——，一時是喚不到人力車的！我便要求和K參事同乘一輛！快活喲！參事答應的！我可以和“參事”一同坐車子了，何等的光榮喲！哈哈！陽光還沒有照到大地咧！我們一同出鎮朝北的時候，不常見的初春的清晨，是多們嬌艷喲！霧姊正和大地哥兒擁抱着呢，小艸們祇露出和平的色彩在旁邊微笑，一聲不則，一聲不則，他微笑着。車過竹林時，驚走了幾雙麻雀喲！對不起，對不起，我不該使你們受驚狂避；雀兒喲，讓我空的時候，再和你陪不是吧！我現在要到縣黨部去呢！車到M鄉時，太陽出來了！霧姊面泛桃花的漸漸走了！地大哥只是死灰了臉暗暗的嘆息！我沿路儘是和我的貴客談天，他也有說有笑的，真是我的好同伴。我向他說，我今天N鎮公學裏上午有三小時課的，所以一到縣黨部，請你先把要問我的話問了，以便我趕到N鎮公學上課。他問我第一課是什麼時候上的？我回答他是九點鐘的時候，他說那是來得及的。

一直到KT縣的城門，便又喚了一輛車，我和K參事分坐了，我依然時時回顧着他，他也時時以微笑相報！一共三輛車子：第一輛是一位巡官坐的，——因為K參事路不熟，所以陪K參事一同到N鎮的。

羣社創立 (8)

中央圖書館藏書

一第二輛是我，第三輛是K參事。車到縣署的時候，車兒忽然打轉起來，我正要說話，K參事便向我說道：

“我住在這裏，一同進去洗了臉，進了早點，到縣黨部去吧！”

哎喲！他的盛情，他的美意，我又怎樣可以推辭？我們一同到縣警察總所的傳達處。他們倒了臉水，我一壁洗，一壁便聽到一聲：

“所長！N鎮的林烈……來了！”又坐了一會，他請我到縣警察總所的會客室去。坐了一會，又坐了一會，所長起身了！他穿着長衫從所長室出來向我說：

“林同志，你來了，好！請坐一會兒！”

“到吳家館去喚二碗蝦仁麵來，快一點！”他又向一個勤務兵說，接着他一壁刷牙齒，一壁向我說：

“N鎮是土匪的地方！怎麼委來了一個所長，黨部裏會否認起來！那保衛團討懶得很，我一定要繳他們的械，林同志，是嗎？”我沒有回答他。停了一會兒麵來了，我不知道爲了什麼，只是吃不下！我覺得太淡了，所長大聲的說：

“拿醬油！林同志嫌太淡！”

又等了些時，所長從袋裏拿出一個公事來，放在我面前，我一看“……奉K參事面諭，林烈……有背黨情形，立與捕獲……。”我才知道是被捕了。停了一會兒，便送到縣公署的承發吏室，呵呵！同志真是同

志！雷風，居順，已經在彼處了，另外有一個滿面鬍子的人，也在裏面。這一個人，我却不認識。我記得公事上的七個人，我却認識的，我正在奇怪。

“林烈！你也來了！”雷風這樣向我說。我便和他們談話，知道這一位，不相識的人，叫譚仁，公事上的確沒有的，是所長臨時要他一起來的！大家談談經過的情形，才知道他們是晚上十點鐘到這裏的，是K參事，所長，和武裝巡士二十餘人，同到縣黨部去要他們來的！

飯來了！菜特別的豐盛，我以爲是臨刑的筵席，我真吃不下。又坐了一會，他們邀我到三堂的左廂。這左廂呀！裏面設了：二個舖子，一隻半桌，二只椅子，一只凳子，一只長凳；半桌上放着一隻茶壺，二隻杯子，別的沒有的了。

呵呵！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過監獄生活的第一天啊！聽說今天就要解到S埠去的，何必解呢？要報私仇，不妨私殺就是了。現在的民衆，是可以欺騙的啊！哼！K參事！B總指揮派的調查員，有命令縣長捉黨員的權柄的！那麼，又何妨命令縣長把我們槍斃了呢？豈不一乾二淨！不要這樣子，他們有他們的道理的，我們淺見薄識，當然是莫測高深的啊！哎喲！又興奮了！不要興奮，總有水落石出的一日的！

風兒只在窗上打，拍，拍，拍……的響個不住！一

扇窗裏可以望得到的牆上，有幾根草花兒，在風中向我嘲笑！雷風，譚仁，居順，都狂吸起紙煙來了！一間不通風的房子裏，充滿着香煙氣，是何等的不好過啊！

哈哈！夜了！我們睡我們的覺吧！管他怎的！

四月十三日

我昨天不知什麼的，終是睡不著；和我一床睡的居順，又時時從夢中驚擾我！到後來才睡熟了。因為這幾天來，爲了地方的，軍隊方面的，黨內部的事，我差不多從沒有得到過一個熟睡的機會。今天醒的時候，已經近十點了。昨天晚上，忽然的下起雨來，真是乏味極了！這滴滴滴滴的聲響，又有什麼好聽呢？枕畔亞米茄錶走的聲響也真和下雨的聲響一樣單調，乏味！

今天沒有昨天的煩燥了，一只住慣在黑暗地方的鼠子，在黑暗中是可以看得見東西的！只要一成習慣，便什麼都可以解決了。只要一出世使用手走路，我相信一定覺得用腳走路是不便的。家裏怎樣了？以後又怎樣呢？這一類的問題，時時在我腦中盤旋！但是，盤旋又有什麼用呢？我決計不再想這一類的問題了。

我睡的一床被，是雷風從黨部裏帶來的，是粉紅

色的條子，縱橫着編成了許許多多的十字的啊！我記起了，我記起了！馨妹穿的一件單衫，不也是粉紅色條子縱橫着編成許許多多的十字的嗎？是的！真是的！一定是的！確確實實是的！啊！是的又怎樣呢？時時想這些算什麼！不關！我不關！

下半年仍舊是滴滴滴滴！天昏昏沉沉的，地昏昏沉沉的，人也是昏昏沉沉的，這是何等的單調，無變化啊！好了！好了！縣黨部送小說來了，我最喜歡看的是一本衣萍，鐵民，合譯的少女日記，我費了三小時讀完的！我真真喜歡這一本書，這本書描寫少女的心情的變遷，真够得上說一個好字的了！最使我快樂的，是這一本書上的奉弟寫的幾行鉛筆字。好像在沙漠裏遇見了甘泉，海洋中逢到知己！

今天和昨天一樣，一切都沒有改變。解也不解，問也不問，只是吃好菜好飯，却沒有事做！可惜！可惜！我真不明白，到底要怎樣才算稱心呢？馨妹實在很好，很可以談談的；她和別個女孩不同，她——又寫了！

今天我們行紀念式。我們決定了：倘使不離開這兒的，我們天天要行紀念式的。同志間的談話，慷慨極了。誦得最普遍的是汪精衛的絕命詩！

滴滴滴滴滴……………

四月十四日

我想在此間應該做些事的。我想寫幾封信給我的朋友，同志，家人們，使他們知道我的近狀，可以安安心心的過日子！不要太掛念我！寫給慈哥的一封信，今日寫完了，費去一個半小時。明天再寫別人的吧！——明天！誰曉得明天是怎樣的！

今天看的書很多：漆樹芬著的帝國主義鐵蹄下的中國，和邵元冲著的工會條例釋，二書，覺得最有意義！漆君的著作，是資本帝國主義的照妖鏡。邵君的著作，對於組織工會的種種，大有貢獻！

所長來了！他帶了五盒香煙來，他說：

“同志！這是公事，沒奈何！我現在是以私人資格來探訪的。同志們！不要怕，沒有什麼大事的！”同志，同志，誰和你同志！——想乘機做官的同志——有大事，也不怕的！多說什麼！

S家少爺SS在署裏拉胡琴，哼京調，真快樂！有時還哼小調呢！真是有情有致！我也要做少爺了！哈哈！

四月十五日

我想把我寫的信，編成一冊書，叫做“獄中”。就拿日記，算這一冊書的最後一章，不過寫給慈哥的一封信，與第一日的日記，似乎太相髣了些！但是同是

做一件事，相勞相同是免不掉的吧！

三堂上時時有官司審的。承審員真威武，拍桌子，嚇煞了被問的人。倘使我們也是這樣的被問起來，我是一定說不出一句話的了。便是站在旁邊傳話的人，他比承審員還要利害，而且：

“老爺勸裏(在)問(問)，好好能(的)說！”這一類的話，時時可以聽見！讓他們去吧！事事要管，件件要發牢騷，一生有多少光陰，够我發洩呢！咦！退堂了，一個戴紅結子帽子的小圓白臉孔的錄事官，和一個有些年紀的承審員走過了！他們走過的時候，總得望望我們，向我們示威！有一個人，最不容易忘記：他睜大了二個眼珠，指着我們說：

“你們一定要槍斃的！”呵呵，在‘軍政時期’按‘軍法’自然可以槍斃的，只要你們高興！

L 所長真要好，今天送來了一只雉雞，八個醬蛋，一罐Capstan！在此間還能够吃到這樣的東西，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向我們說：

“諸位放心！這是沒有什麼的，大概可以釋放。做革命工作的人，被人家拘起來，是沒有什麼的。我們的孫總理的倫敦蒙難，汪主席的北京下獄，便是我們的例！諸位千定放心！你們要什麼，可以向我說，我可以送進來的！”

L 所長！L 所長！我感謝感謝你的說話。我實實在

在曉得努力了。

一只雉雞，燻得着實好，我今天吃了四碗飯。Capstan 的味道，比起金鼠牌，天橋牌，自然好許多！我也吸起來了！我怕，我怕我在此間墮落了！我的思想也許多要在此間漸漸漸漸的落伍的！

她，她什麼！

四月十六日

昨天把寫給眉弟的信也寫好了。

居順向我們說，我們像坐在一只不知開到什麼地方去的大海船裏，而且這一只大海船，現在正在開到了海洋深處，海洋裏風狂浪大，就是有舵，也不能管得定，而且舵又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我覺得他的話是對的！我更覺得他的話是對的，對於任便那一個人，不一定要問我們才有意味！誰又曉得誰的將來的！瞎子先生也不過騙騙人罷了！我們現在平靜了許多了。大家談談笑話，講講故事，真清閒極了！在外邊決計得不到這樣的修養的機會的！好，我看書，我決不虛過這一個機會。

L 所長又來了。他告訴我有兩個 N 鎮人，叫做重樵，松苔的要來看我。因為是不允許見客的，所以不能和我們談話，因此托 L 所長來說明的啊！他們也來看我嗎？真是對不起他們！我便把我已經和剛才寫好

的信——給慈哥，眉弟，生弟，蓮弟，奉弟的，一共二十六頁——託他帶給他們；並且託他們帶到N鎮公學，讓N鎮公學裏的幾位同志，用真筆版印幾份出來，送給各同志，各親友，使他們知道我是怎樣被拘的。

看江湖小俠傳，覺得沒什麼意味！

天氣好極了！晴天一碧，萬里無雲！真是青天白日！倘使，倘使我們在外邊啊！在外邊便怎樣！不要多說吧！飯來了！吃了睡覺，睡了覺起床，起了床進早餐，進了早餐行紀念式，行了紀念式等飯吃，吃了飯等吃晚飯，吃了晚飯……，儘是這樣消磨吧！他們問又不問，解又不解，放又不放！一切都讓別人去擺佈吧，我們的身體是不是我們自己的了！多說些什麼！睡吧！睡了明天會天亮的呢！

四月十七日

寫給綸哥，萍弟，的信也寫好了。

今天是星期日，今天是我到此間的第一個星期日。我真悶極了！在平時呀，總得和幾位親愛的親愛的朋友們談談天說說地！到了現在呵！呵呵！到了現在呵！何必再說！革命的人是沒有福氣過安逸享福的日子的！在張宗昌的時候，我們是天生就的死囚！在孫傳芳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說話已經不對了的犯人！

在李寶章的時候，我們是大刀隊的唯一目標！但是，但是說也慚愧，在張，孫，李，的治下，却沒有給他們捉去，沒有給他們捉去！——到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下啊，呵呵！就是這樣的拿下了！呵呵！就是這樣的拿下了！

犧牲總是犧牲，革命還要革命！只要是為民衆的福利啊！就是千刀萬剝，我也甘心！革命是為民衆的！革命是本着犧牲精神的！不犧牲，不為民衆的決不是真革命的行動！只為升官發財，不管民衆利益，只是些無賴不肖，那裏是忠實的民衆的先鋒！專搶着官做，一些不曉得黨義黨綱，民情民苦的，只是些流氓壞人，那裏是勤懇的民衆的公僕！

我以為今天是有人來探望我們的，但是，却是大失所望！噫！知道了！我們是不能希望太高的！希望太高，是一個愁苦的叢藪！要減少愁苦時，我們只有把希望限制一下！現在的中國，雖然不像我們理想中的一樣壯麗宏偉，但是進步總是進步些了！

我常常覺得革命的人，決不能結婚，也決不能有‘愛人’的！因為一有了‘愛人’，一有了妻子，做起革命工作來，多少附帶着一些不肯犧牲的性質！倘使我，至少是我吧，有了一個戀慕的少女，也許我是一個不革命的大少爺！我是很知道我自己的，所以我絕對不允許我自己對於任何女性，發生戀慕！但是，在最近

期間，我覺得漸漸漸漸地不能够了！也許是‘青春期’已經來到了吧！我一定很留心很留心於我已經滿貯着愛的內心，使我的愛苗再在我的四周圍觀望，一直到‘他’找到了一個愛我的對象時，才慢慢慢慢地讓‘他’滋長着！但是，我怕，我萬分的怕，倘是我有了‘愛人’時，我也許會不革命的！這是我的短處！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但是沒有法子可以制止的，沒有法子可以制止的！也是不必制止的！我自己留意着吧！我決不害人的！

四月十八日

呵呵！L所長又送東西來了！這一次他送的是四包蛋餅，一黃籃地粟。他又向我們說了許多寬慰的話。我對於他，只有感激，只有感激，說不出別的話了。寄馨妹的信也寫好了。從廿七頁到五十頁的“獄中”，一并托他送去了吧！這廿幾頁中間，向家人，向同志，向同學，都有幾句要講的話了。我就是立刻鎗斃呵，我也甘心！我真快慰，我真快慰極了！

這幾天報紙上，黨的內部糾紛，鬧得太利害了！我覺得在這一時間，發現內部的糾紛，是對於北伐有直接的不好的關係的！我希望這一種的糾紛啊，早一些兒解決！先打倒了那些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的走狗，再說！在這個時期，真可以算是北伐的危機，也

可說是國民黨的危機，怎樣可以有這樣的內部糾紛呢！我希望，我誠懇的希望着，大家依舊在一旗下共同的奮鬥吧！再不要互相排斥了！因為互相排斥的結果，是減少了雙方的‘打敵人’的力量！同志們呀！親愛的同志們呀！我在望，我在望你們互相團結起來，一同去打倒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的走狗！

北伐倒是勝利的，我真快活！只要北伐勝利，只要國民黨成功，只要民衆得到了福利，我是萬分快活的！我希望北伐成功！我希望國民黨勝利！我希望民衆們得到真正的福利！

四十九日

今天新聞報的外埠新聞，有一個 B 總指揮的指令，說：

“C逆縱有可殺之罪，縣黨部無殺人之權。”也就因為這一個關係，所以要“解赴法庭，依法詢辦！”這是對的。就是這一件事，有不對的地方，這責任是 K T 全縣的國民黨黨員負的！決不是雷風等四個人可以負的。所以要把四人定罪，第一要把這四個人指定做 K T 全縣國民黨黨員的受罪代表；否則實在是有一點兒講不通的！

國民政府又遷都南京了，還是昨天到南京的蔡元培代表黨授印，胡漢民代表政府受印，吳稚暉老先

生也有演說的。老先生有做政治部的主任的消息了。鈕惕生已到南京，侯紹裘，戴益天，到漢口。省黨部要改組了。大約總也是爲了黨的內部的糾紛問題吧？住在裏面竟一點不知道外面的情形的，真有趣！

大約我們可以起解了！我們的生活，也可以更變了？倘使永遠永遠住在此間，不許出門一步的，我想是會變做瘋子的！其實太單調了！我常常說的，我們在此間只是‘活着，絕對不是‘生’！我真不願意這樣的‘活着！

呵呵！不得了，又在滴滴滴……………！

隆隆隆隆隆……………！在打雷呢！說一句可笑的迷信話吧，黑良心的人可以聽聽了！

我這幾天安泰極了！我心中好像一湖靜水，一方明鏡！也真像一口古井！覺得一切都是平淡的。昨日是不可以留住的，倘是強要留住，便是煩惱；明日是不可預知的，倘是強要預知，便是煩惱；今日是不可以永在的，倘是強要永在，便是煩惱；只有‘強要’便是煩惱之根！只有‘任其自然’便是安泰之道！呵呵！我的思想太玄了！我怕，我萬分的怕，我的思想是落伍了，是不革命了！但是，我知道，我明明知道，‘革命’是‘強求’的，所以‘革命’是煩惱的！所以革命的人是常常煩惱的！煩惱不快，都是磨練革命精神的絕好砂石！

再一說句話吧！在現在的時候！有我們這幾個人，來做這樣的一樁事，自然應該‘吃’這樣的一場‘官司’了！但是，你們看吧！K T，N鎮的許多的民衆，不是真正的爲了我們被捕而焦急嗎？只要民衆們真真的得到快慰，我們的一些些的犧牲，一些些的愁苦，算什麼呢！

四月二十日

依舊是滴滴滴滴……………！

聽說南京派人來調查了！我希望早些調查清楚。

L 所長來了，他說是沒有什麼的，要我們不必擔心！其實我們是用不到担心的。因爲我們做的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只是執行了一件全縣黨員的決議；而且不是我們執行的，我們只是參與了執行時的大會！並且這一件事！是一個整個的黨動作，担什麼心呢？我看他倒替我們擔心呢！新近規劃的關於黨務進行的八頁小紙，託他設法帶到N鎮，我最不放心的是黨務的停頓！

在這樣一間房子裏除却在一扇小窗裏可以看見一點兒天，以外便沒有什麼可以看得到的了。在十五，十六，十七，的三個晚上，我們在此間也曾看見幾次半升圓月。月亮原是圓圓的在天上照耀着，可是我們啊，只能看見半升！

譚仁和居順最覺得興奮了。我覺得興奮是無謂的，最無謂的！

我們還是睡吧，多管什麼！我們本是有二隻舖的，後來因為我和居順睡的一隻壞了，睡得不適意：所以把一隻舖的舖陳，舖在地上，我和居順便睡在地上。我覺得比睡在舖上時舒服多了。

這一夜，居順比平常睡得格外不穩，時常一動一動的累得我二只肩膀，時常覺得寒冷，我真不願意睡了！昨天晚上，我一個人睡在地下；睡到半夜，冷得不可開交，我叫居順下床來，和我一地睡。他聲息全無的只管睡他的覺！幸虧雷風下了床，和我一地睡，我才可以過夜！今天一地睡了，又是這樣的動，動，動，動！

啊！雨不下了，你看天上的燦爛着的繁星喲！一顆顆，一顆顆的天上照耀着！睡吧！一個人呆坐着要多思多想的。且等睡到明天，再和他理論吧！

橐橐橐…… 橐橐橐橐…… 我們室外的二位巡士，是每夜在外邊替我們做巡緝隊的。現在又在走動了！呵呵！我們有多大的身分喲！睡的時候，還須有人替我們巡邏！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

“雷先生，雷先生，”篤篤篤篤篤，“雷先生，”篤

篤，“起來！”

我在睡夢中聽見了這一種不很喜歡聽見的浙江聲調。啊！這是一位護兵長，他在窗外邊，一壁呼喚，一壁敲着玻璃。

“起來，吃飯，吃了飯到S埠去！”護兵長繼續的說着。我們便趕緊起來，那時候正是四點一刻，冷極了！我們一壁抖一壁穿衣服。他們開進飯來了。一鍋白飯，四樣菜餚。我見了，不知怎的，肚子裏忽又飽起來！拚命的，拚命的吃吧，吃了半碗！一會兒，我們都吃好了。

“去了！去了！”一個護兵說着，幾個護兵和着。護兵們遇到押差，總要算是最高興的了。個個把盒子砲拿在手裏，保險機也掀了下來，一隻指頭按着扳機，走在我們的兩側。軍事訓練是需要的，你看呵！四個護兵，都是一樣行徑的。

在星光中走過縣署的大堂，大堂上的攔筆的錫製的大筆架，因為上面電燈的照耀，一閃一閃的，在耀武揚威！

“去了嗎？我們一同去”！邊門開處走出了六個巡士。武槍實彈，服裝也整潔得很！他們也是為了我們而當公事的。

就在這沉寂的晚上，不是晚上，是侵晨了！在路上一個人也沒有的時候，六個荷鎗實彈的巡士，四個

扳着扳機的拿着盒子砲的護兵，一個面上帶着燦笑的護兵長，一個K T縣司法的老押差，把我們送到了一個他們早已預備了的一只船上！那只船是小號官船，裏面裝飾得也很講究的！我們走到船上時，船家還在酣睡呢！喚醒了他們，他們才穿了衣服起身。

“呀！呀呀呀呀！…………！”一個船家的小孩驚醒了。

一切預備好了，船兒也動了。我們才知道先解到L店再從L店解到S埠。解到S埠嗎？不是司令部，便是地方廳。隨你吧！我們是管不了的！

船是在往東開的，兩旁的楊柳，映在太陽尚未出來的晨曦中，黑綠得越是可愛！從遠處望廟宇，益發覺得宏麗。有時有幾尾大魚，在水面跳躍，也有幾聲鳥唱，在樹梢頭迸出！呵呵！可愛的K T的清晨。

“噲！噲！開——開！快點！”護兵又在叫了。原來已經到水關，那水關門却尚未開放。船兒也停了。我們等一會吧！

水關開了，我們的船，又繼續的向前前進了。太陽出來了！那時候迷霧還沒有散哩，太陽姍姍的從東方出來，真好像一位蒙着紗的新娘在向着我們微笑！太陽一出來，什麼東西，都覺得是萬分有生氣的！兩旁的樹木，都在噴雲吐霧！在水面上看這些風景，真是說不盡的優美。再隔幾年，讓我再老一些，不做事

的時候，我一定住在船上，到處飄蕩着，我真不喜歡我們的呆板板的家了！

一位護兵的盒子砲在日光裏一幌！

護兵們和警察們和雷風，譚仁，二位同志，都一起吸起紙煙來了！真不好過！

什麼十三顆鈴眼樹，也過了；什麼，什麼，都過了。我們一直到了L店。

一到L店，幾位警察要吃了東西回K T去。幾位護兵，要我們快些上長途汽車，在這長途汽車裏，已經有二十六軍第一師第三團的幾個士兵，坐在裏邊了。我們四個人，加上四個護兵，三個一師三團的士兵，一個護兵長，一個老押差，一個汽車夫，一共是十四個人。兩個護兵，站在汽車的外面，依舊拿着 盒子砲，按着扳機，十分威武。

“我們好像是總司令了！”一位士兵說，我們聽了，也不覺笑將起來！車身小，十數個人也不算多，一路風馳電掣的把我們送到S 埠，在船上在路上，最使我十分戀愛的，便是兩旁的樹木！

一到S埠，幾個兵把我們縛起來了。有一個護兵把我兩手向後一縛了走，護兵長喝住了，才縛了我的臂兒！我和譚仁一起，居順和雷風又一起。這一縛，便糟了！居民們都要非常注意的看我們了。我們走近北站的的時候，有一位工人，走近我們的身旁，向護兵們

很有力很有力的睜了一眼！我感謝你一個不相識的人！你雖不相識我，却是給我一個友誼上的安慰的。

到了北站，護兵長到吳團長 P Y 那裏去請了示以後，說是要解 S州 高等審判廳的！這到奇了，我們爲了什麼要解到高等審判廳去呢？

這幾天，S N，S H，兩路的車兒，都忙得很！好容易加了一節車兒，我們又得到了護兵的盒子砲的幫助，可以舒舒服服的走上了車兒！車上的人們，少不得也望了我們幾眼，我們只得以爲是沒有看見！誰去細細領會這些，我們的命運是自己不知道的！

車兒又開了，這一些我早經看慣的田野，又一片一片的飛向我的眼簾！啊！那麥兒已經秀了，菜花也黃了！桃花是放了，柳樹也綠得多了！我和他們已經分別了一二個整月了。

C N 大學來了，C J 已經在望。我不曉得生弟在裏面不在，要是在裏面啊，爲什麼連望也不望我一望！噫！他是沒有知道我在今天這個時間解的！不要錯怪了他吧！他有他的工作要做呢！到一站，人聲總要雜亂一下的。

車兒又開了！哎喲！車兒啊！你不要開吧！你越開越近我的家園了。往日是可以下車回家的；但是今天啊！今天是可望而不可卽的呢！

哎喲！城隍廟的紅牆看見了！奉弟家的新屋看見

了！雙井亭也到了！車兒也嗚嗚的叫了！N鎮我的家園，我的故鄉，已經到了。我深望有幾個熟人可以晤見，可以談一二句不容易談得到却又是不必談的話！但是，我失望了，有那一個人，我認識的，在N鎮站上呢？

咦！珠芳來了。總算是認識的，向他說了吧！

“我們到S州去，聽說到高等審判廳！沒有什麼的，你們不要驚惶！”

“唔——”他也說不出什麼。

嗚！嗚嗚！車兒又動了。N鎮，我的故鄉，是一些遠一些的向後退了！我我我是怎樣的情調啊！我不知道了。到了H T，我又記起了H哥；到了A T我們又逢到了琪琳！

LCP也過了！那Q山已經影影約約的望得見了！過了洋人賽船的T Y R，便一直到了Q山車站。那Q山車站，和N鎮車站比起來，只是多了一座水塔！其餘色色相同！絲毫無二！我又懷念起我的故鄉來了！

我連Q山都沒有上去過！真難爲情！我以後倘使有機會的時候，我一定要去一回的！但是以後，以後是不曉得的！

又過了CN，WT，WCD，K TL，幾個小站以後，便一直把我們送到了S州！我S州是到過幾次的了。S州很有幾個朋友的！可是我這一次的到S州呀！竟是

這樣的光景！哈哈！

護兵們依舊牽了我們，好像牽了一羣羊一樣。我掏出錶來看時，已經十一點三刻了，又走了一刻鐘的時候，小解的小解，伸腰的伸腰，想回復我們的疲憊！現在是十二點鐘了。

十六年四月廿六日林烈整理於S州W縣地方審判廳看守所知字號內。

圖書缺頁，損毀
讀者損失。

借去之書籍，務請仔細檢閱，
須愛護，勿塗寫；發現殘缺
時通知管理員；幾章，幾頁，
律停滯可免；川流不息。

受 審

應發切實誓願：
願離娑婆苦，
願得極樂樂。

——印光——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

從車站走到 C 門，已經十二點一刻。在一家麵館裏吃麵的時候，有許多民衆在店的外面向着我們探望，大約有四五十人樣子。他們覺得很是奇特。就我們自己，對於這一次的被拘被解，也覺得非常奇特的。

護兵們最得意了！吃包子，吃肉麵，弄弄盒子砲，

嚇嚇老百姓，真是威武之至！老押差的最和善，一聲不響的坐在旁邊，自管自吃點心。護兵長請我們吸香煙。我是吸不來的，雷風和譚仁便受了吸起來了。等了一回，又起解了，走了好一回，好一回，我們後面隨了許多許多的民衆，很奇怪很奇怪的隨着我們走，到後來，我們走到了 K S 高等審判廳了。

高等審判廳真威武。外面的紅磚砌的大門，却帶一些西洋色彩；裏面的大堂，便是官殿式的中國建築了。裏面有幾幅新書就的對聯：

“滌除舊日積弊，保持獨立精神。”“改善司法，保障民權。”還有一幅橫額是“世界大同，”那大堂的門楣上交叉着兩面大大的黨國旗。哈哈！我到了革命者的法院了。

我們一進門，老押差的便去交公事。後來便到報到室去。停了一回，他們把我們臂上的結解了下來，我們也略微飲了幾杯茶，他們便引我們到刑事被告人特別候審室去。候審室和報到室不同了。報到室是和平常的房屋差不多的。這候審室便與衆不同了。這是一間小小的房屋，裏面有五六個和巡士的崗亭相髣的籠子，分了兩行互相連接着一折角的排列着。每有一個籠子，便有一扇門，門上有鐵製的直檻。人坐在裏面，到像一具豎直的棺材。

在裏面好一會兒，外面有人來問了：

“你們是爲什麼來的?”

“是爲的黨務，黨部裏鎗斃了一個劣紳CST。”

“C 什麼?”

“CST!”

“噶!的確是一個劣紳!頂頂大名的!”

又過了些時，一個人在裏面走出來，一邊走一邊嚷着：

“他媽的，送公事也送不來的!要到地方廳去呢!送到此地來做什麼?他媽的!”他來了，把鎖一開。我們二個人一起，分成了二起，用了二個手拷。這一次是我和居順一起，雷風和譚仁一起了。我們這一次拷的是洋手拷，是用一只螺絲釘一樣的東西開關的。這一次在路上走的時候，沒有剛才的惹人注意了。

走了好一回兒，我們便送到了W縣地方審判廳的到達室。地方廳的大門和高審廳是差不多的!裏面的房屋，却不及高審廳了。坐了一會也送我們送到刑事被告人特別候審室去。這候審室和尋常房屋差不多。裏面有二只長極的凳子。我們進去坐下的時候，門兒又鎖了起來了。

外面又有人來問了：

“你們是什麼地方解來的?”

“KT!”

“是爲的什麼案子?”

“爲黨部裏鎗斃了一個劣紳!”

“誰告發的?”

“我們不知道!”

“鎗斃了那一個劣紳?”

“CST”

“C 什麼?是不是 N 鎮人?”

“是的!”

“那麼是 C N 不是 C 什麼 S 的。是不是一個被革的翰林?”

“是的! CST 就是 CN!”

“噫, 那的確是一個壞蛋!”

等了一回, 裏邊傳雷風, 雷風去了。大約是傳去訊問了。又等了一回, 裏邊傳居順了, 又等了一回, 裏邊傳我了。我進去的時候, 雷風, 居順, 都在那邊。大約把案情問了一問, 把鎗斃的情形, CST 的劣跡, 依據的條例, 通過的各種黨的集合等, 他便傳譚順進來, 譚順不能聽話, 因爲問的人是南京口音的, 又過了些時, 檢察官向我們說:

“司法機關, 是和平公正的! 諸位請安心些暫住在此! 諸位是爲公, 此地是優待的。”說罷用手一揚, 就有人引我們到看守所。

看守所的所丁, 大概看我們穿得太不講究了吧! 拚命的要搜起來了, 所長傳話免搜, 而且把已經搜去

的眼鏡，錶，等還我們，並且向我們說，這是進所的規矩。我們的錢，都存在會計處，最可惜的，譚仁替我在K T縣署裏積的廿卅張香煙牌子，給他們當香煙丟了。在所內，優待的人，只是不能看報，不能吸香煙。

一切的手續都完畢了，所長引我們到知字號內，知字號內有五只舖。因為我們沒有被，所長答應替我們想法，後來便送了四條被來。自然我們依舊只得二人睡一床！我們四個人，是在一間房子裏的。

這一次總算值得，因為一到就問的，最使我們覺得快慰的，便是一提起‘CST’或是‘CN’便異口同聲的說他壞蛋！

我們到所的時候，時間已經晚了。飯已經開過，我們開了四碗麵，四碗肉麵進來，一碗是三百六十個錢，吃完麵，有幾個所丁來和我們談談：

“你們是不要緊的，就要出去的！”

“不出去也沒要緊的，做革命工作的人，不入獄是不行的！”

“好說！你們明天吃包飯吧！黃米飯是吃不慣的！”

“黃米飯嗎，也好！我也得嘗一嘗！”

“嘗嘗也好！我曉得是吃不慣的。”

我們明天是預備吃黃米飯的了。今天晚上就睡在 S 州桃花塢地方審判廳的看守所裏的知字號裏

了。

四月二十二日

今天發出五個明信片：致玉哥，眉弟，王校長，王先生，王先池，報告到S事。大致勸彼等不必爲我擔心，因爲這裏很優待我們的。

叔父到此地來望望我，他帶來了棉被，夾袍，夾襖，襪子，手帕，中山褲等。家裏的人最想得到。叔父來的時候，有位蔡律師的代表一同來的。我和律師代表談了許多時候；把經過的事實向他細細的說過。叔父和律師代表都說他們的逮捕手續，也是差的！又勸我不要心焦，安安的在這裏住了再說，叔父又說我們是有職業的，常常在這裏，也不好，最好就辦保釋。父親托他帶來二塊錢，給我做另用的。我寄在雷風處，叔父和我是在候審室談的。談了一會，他便去了。家人對於子弟，總是這樣好的。

今天又被傳審的，問得更清楚詳細了。檢察官說：

“諸位不要耽心，我們是很公平和氣的。查明白了，自然有辦法的！”

我覺得民國十五年來裏面，辦得最有成績的，恐怕要算司法了，這是大概因爲上面的司法官都肯認真辦事的緣故。

同志們往往要做審判官的，他們時時說明我們的地位，我們的舉動，我們的境遇，我們的時期……；就是律師恐怕也不能像這樣的詳細有理吧！但是我總覺得我們既然被他們欺誘了，便只要安安逸逸的住在這裏，用不到談論，也用不到籌劃，更用不到自己做審判官的，但是他們又豈是自己喜歡做審判官，也實在是太煩悶了吧！但是，煩悶又有什麼用呢？他們說倘是判決了羈押起來，過的日子，似乎便有意義了。其實過一日，總是近出獄的日子一日，也就是近死的日子一日；實在是沒有什麼意味的！我曉得倘使給他們看見了。他們一定要罵我的。

失却自由到現在，已經半月；和外邊可以說是完全隔絕的。我們將來出去的時候，恐怕是真個‘不知有漢，無論秦晉’了。監獄裏竟是世外桃源。

S 所長——看守所的所長，我剛才知道他姓 S 名 K 哩——來和我們談話，他大約是近四十的人了。和我們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他也大大的贊成孫總理的主張。孫總理的主張到了現在真是風行極了！他又向我們說地檢廳和地審廳都已經預備改組了。新廳長也是一位國民黨黨員。他又說黃米飯是不能吃的，還是吃包飯好。我們向他說明了，我們出來的費用，是黨部負責的，所以可以省的還是省的好。況且黃米飯也還可以吃。他便叫了廚子來，要廚子明天送白飯

來，每餐弄兩樣蔬菜，要多加的錢，由所長代付，他說了一會，也就去了。

說起了黃米飯，我真慚愧！今天上午十點鐘的時候，是送來過四大碗的。雷風，居順，譚仁，都吃了三分之一。我，可憐的我，已經養尊處優慣的我，多少有些少爺化了的，我，吃不到六分之一！看守所裏吃飯的時間，是一天兩頓的，第一頓在上午十點鐘，第二頓在下午四點鐘。每頓每人是一碗十八兩的黃米飯。一定是十八兩的，碗碗稱的，頓頓稱的，天天稱的。據說十八兩是中人的大量。一碗黃米飯裏，至少有半碗乾蠶豆，據說是恐怕生腳氣病。在滿滿的一碗飯上，却飛着四五片蘿蔔乾！飯沒有拾來，我聞到了氣味就要嘔！這真是該死！好容易好容易拚命的拚命的吃了一陣，肚子已經飽了。

審了二次了。大概他們是要到K T, N鎮，一帶去調查的。我只希望他們調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又夜了，睡吧！居順！

四月二十三日

玉哥來看我。我昨天換下來的衫褲，襪子，手帕，等和我的棉袍，打了一個包，託他帶去！我因為在這裏慫極，求他送些吃的東西來，他很好，他送來了花生米，西瓜子，糖蘿蔔，花生糖各一包。花生糖最好

吃，糖蘿蔔我最不喜歡！瓜子和花生米，都很好；可是花生米壞的太多了。

居順的哥哥富順，富順的朋友華君，和雷風的堂弟雷園來看我們，說 C 總司令已經有‘查明釋放’的電報了。又說今天要預審。

在此間有一間會客室，造得特別極了！即也是巧妙極了！把一間房子隔成三起：外面的一起，是預備來訪的人立的，裏面的一起，是預備囚徒們立的，中間的一起，是預備廳裏的辦事人坐的。中間一起比較起來要狹小些。就在隔板上，兩面開四個洞，一個洞和一個洞是相對的。所以來望我們的人能和我們對話的時候，中間的人，都能聽得清清楚楚的。星期日和節日，例假日，照例是不見客的，但是我們是個例外，這樣的會客室，囚徒和來訪問的，却大有可望而不可即的情形了。

每天在傍晚的時候，總要點一次名的。很有規則。

和我們時時在一處的，有一位老囚徒。他的身子很高，很瘦。兩隻眼睛小極了！頭髮長得打得着髮辮，還帶着一副老光眼鏡。常常替人家上稟單，辦筆墨，教說話，竟是一個惡訟師的樣子。像這樣子的人，還是在看守所裏好！外面恐怕沒有這許多生意吧！呵呵！

有一位所丁，拚命的說讀書沒有用。並且舉了許多許多讀了書家裏窮的事實，他覺得他自己說的實實在在是天經地義！後來他又說他戴的一隻帽子，在軍隊裏，要團長以上才可以戴哩！他又說他肩頭的肩章，是的的確確的十等嘉禾章！呵呵！一個所丁，也是一個關員啊！他們帶的帽子，的確是與眾不同的，要特別高到一寸多！徽章是一個白日，兩邊圍着嘉禾！至於十等嘉禾章呢，是白日在嘉禾上邊，嘉禾捧着白日的！

另外有個犯命案的老囚徒，時時咳着嗽，把又濃又膩的痰，用手抓了出來，向牆上亂丟。真討厭！真醜極了！又有一個囚徒，在所裏頭搶東西吃，大概因為沒有好東西吃吧！給人家通報了所長，所長便罰他跪在地上！可憐極了！我有力一定改良囚徒們的生活。

正哥寫了一封快信來。最使我快活的，是黨務依舊和從前一樣的進行！最使我不安的，便是 N 鎮的民衆，因為我們被解到 S，大抱不平，日內須有表示！我們黨部不能單獨解決這一個小小的問題，要驚動許多民衆，實在覺得是非常的感謝，非常的非常的不安的！

在晚上，我們和一個所丁談三民主義，男女平等，一類的話，他們如果能了解的，我們入獄，就算有

了代價了。我們現在真像那些牧師了，天天要佈道。

最使我不能忘記的，是一個年輕身壯鬚直敦厚的村農囚徒。他住在外跨塘的方涇。他家中只有一個父親一個母親。父親四十左右，不，四十多了。他入所的原因，是爲的仗義奮勇！方涇有四五百人。他便是四五百人中間的一個。他姓邵，他父親叫邵榮卿，他自己沒有名字，只有一個小名叫阿四，所以我們時常稱他邵四先生，依我看來，這一位邵四先生要比張四先生好許多。在他家的附近，有一位十七八歲的少女，這少女在不知幾時——他是向我說的，我已忘記了——的夜間，有許多人來想拐逃。這少女叫喊起來。村上的人便來相助，邵四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個。一共來了七個人，把這拐逃的打了個半死。後來他們這拐逃的到地方廳告了狀，告他和一個別人，沒有告旁的五人。他和他的同伴便到廳裏來。判決下來，兩方都有罪，他和他的同伴押五個月。他便在所裏押五個月，却絕對不說出另外的五個人來！他現在快期滿了。——他向我說道，他只有十天了。——他真快樂！我最喜歡這一個人！我真喜歡和他住在一起！

四月二十四日

今天是禮拜日了。是我的第二個不自由的禮拜日。地檢地審廳是都是停止辦公的。真覺得悶極了。

今天早晨，我們不吃油條大餅，吃的是肉麵，今天的麵和前天的麵是一般無二的，但是今天只要二百六十錢一碗，我們現在都是經濟家了。也會得打算，真是一件奇事！我們把麵先吃完了。肉是另外放着，要當做吃飯的小菜的哩！哈哈！

譚仁似乎最不安心了。所丁也是這樣說的。邵四先生也是這樣說的。我問他爲什麼這樣的不安心，他不肯告訴我。他說我和他的情感還不深，所以不便說。我也覺得他的話是不錯的。但是我總希望他不要太當我是一個平常人了。我更希望他能夠時時處處看開些，不要太不安心。

昨天並沒有預審，據說在三四天內可以解決的！倘使不能夠解決的話，那麼常常在這裏，也太沒有趣味了。

行紀念式的時候，在靜默的時候，倘使念起遺囑來，可以念三遍或是四遍。但是我覺得在行紀念式的靜默禮的時候，最好是自己把自己的革命情緒提高了。因爲我覺得提高自己的革命情緒，是紀念總理的唯一法門。

聽說新任高等審判廳長，今天要到此地來參觀了。今天下午要來參觀了。這裏忙極了！掃地，拖地板，洒臭藥水，擦玻璃窗，忙得很！我想倘使高等審判廳長天天來參觀一下，那麼這裏的衛生，也許好得多

了！噯！天天來便等於不來了！人是都要面子的。

明天S州要開“慶祝遷都南京，恢復黨權大會”又是停止辦公一日。那麼明天又不能預審了，真糟糕！但是也是沒有辦法的。

吃罷了中飯，我忽的又感覺到乏味起來，一切的一切的思潮，只在我胸中起伏着。我也不能鎮靜了。還是去看邵四吧！一見邵四，什麼也沒有了。他的一舉一動，都有使我快感的魔力。他的面貌，固然是不高明的；他的身體，因然是不文雅的！但是他的性質呵，是敦厚和平，任俠好義的！他在所裏的時候很長了，可以做‘籠頭’了，但是他不做！他時時把飯送給別人吃，不過他送的時候，也有二種標準的：第一種，是沒有人來探望的；第二種，是沒有錢買點心的！因為他待人好，人家也待他好！今天他的飯菜，是人家送給他的‘紅燒獅子頭’，我最喜歡和他談話，他的蘇州話真好聽！雷風現在常常學蘇州話了。倘使像他這樣的認真學習，不多幾時可以講講蘇州話了。可是‘強’利害！

有一個誘拐犯，接到了檢察廳的提起公诉的通知書了。他大罵了。他說檢察官是豈有此理！司法獨立，天地良心！十個囚徒，十個冤枉的！只有我們覺得這樣的捉，這樣的解，這樣的押，是非常有味的。

不曉得什麼地方給雷風找到了一只木梳了。是

牛筋的。可是髒得利害！雷風漸漸的在整理。我們的生活，一天天的複雜了。真像魯濱孫的飄流絕島時候一般無二！呵呵！

我想把我在K T做的日記要整理起來了。一共在K T九天就叫他“K T九日記”吧！——從四月十二日，到四月二十日。——到S州的日記。自然也要整理的！先整理了在K T的再說。噯！二十一日上午的一段，也要加入的。

今天新任高等審判廳長沒有來參觀。

四月二十五日

起來得稍微遲一些，熱的洗臉水已經沒有了。我是用冷水洗的。

雷風最有趣，我覺得他的態度是對的。他常常很高興的。從沒有乏味的表現的。雖然，我也很明瞭，到這裏來的人，沒有一個不乏味的！但是乏味又怎樣呢？還是不乏味的好！他學的蘇州話，多少有進步了，可是總是‘強’的。

楚順，富順，烈園等來了。他們送來了：一個熱水瓶，二只茶杯，兩條手巾，餅食一包，包袱二條，牙刷二只，牙粉一包，郵片十張，郵票十分，我們的生活更複雜了。他們談了好一會才去。

他們去不多時，玉哥來看我。他又送來了青梅二

罐，瓜子一包。短衫褲已經替我洗淨了。並且向我說，倘使出獄後，要打電話，只要打六十八號便可以對談了。他真好，我真感激。到現在我只有感謝別人的了。

榮生也來看我們的。他說雷風，居順，和我，都有律師代表說話，縣黨部方面，也有義務律師陳律師辯護。他說縣黨部方面已經有 L Y B, K Y D, YTW，三個人去改組！真是沒趣！他又說聽說 S F K 一流人，要暗殺我們。

我想暗殺是不足怕的。只有以生命爲問題的才怕暗殺！我們以生命置之度外的是不怕暗殺的！並且倘是真的要暗殺我們，我們一定不曉得這一個消息的。恐怕是放風嚇我們吧！

有一位所丁告訴我，說 S 州明報 上有一段我們的新聞，說我們是反動分子。這一個名詞太不好聽也太失實了。我一定請玉哥寫一封信去更正！他又說明報上又說 C 總司令 明令 S 州地審廳 嚴辦了。我想這是完全不確的。

據說譚延闓已經到了南京了。唐生智却又辭起職來。

今天我又得了二位真真的忠實的同志了：雷風，譚順，他二個人，精神都很好！譚仁缺少修養工夫！

邵四今天要我們出去後和他一起去玩玩陽澄湖，啊！真真好玩的，我們來的時候，在火車裏看見的

綠油油白漫漫的一片大水，不就是陽澄湖嗎？真真是好玩的！我高興極了！我一定去的！雷風也要去的，居順，譚仁，却無可無不可的不表示態度！不過雷風是南京迷了！他一定要到南京去瞻仰瞻仰先總理的陵墓。我却贊成從W C D蕩到陽澄湖，再從陽澄湖蕩到Q山脚下。再玩一回Q山，隨後乘了火車回到N鎮再在N鎮住幾天，隨後約了友人再到杭州去。我是杭州迷的！邵四說的，我們可以到他家裏過夜，早上六點鐘的時候出發，要二個半鐘點可以到Q山脚了。再從Q山蕩回來的時候大約是十一點鐘。真真有趣！我一定要去的！邵四真好！怎的也‘吃’起‘官司’來了？！

四月二十六日

我們每天洗臉的水有一定的。是一只銅做成的搯水的東西，搯大約面盆的容量的三分之二。分水的就是那個包飯的人。這個包飯的人的頭髮光亮得十分利害，也可以算是漂亮極了。可是他的尊容實在怕人。我今天去搯水的時候，他很命的看了我一眼，——大約是不認識我——我到現在還有一點兒心跳的。和他一起的那一個人，是剃和尚頭的，兩個都是光頭，一個有髮，一個沒髮，真有趣極了！他們倆從不爭論的。

不曉得那一家的鴿子喲，他戴了一個鴿鈴在半

天中飛過了！啊！這鴿鈴，這清響的鴿鈴，和我的C縣表弟家中的鴿鈴，不是一樣的清越的嗎？啊！表弟，表弟！你現在大約也曉得我的情形了。你還是笑呢，還是在恨！你不要笑我，因為這一件是為民衆謀福利的事，是國民黨的黨的行動。你也不要恨他們，他們是第一次做官，有許多是過分而非法的！事體已經這樣了，隨他們吧！在看守所裏的人，真像一尊佛，搬東搬西，都由他們的便吧！自己是做不來主的。多說些什麼來？

雷風在隔壁所丁坐的地方哼他自己做的日記。這是雷風的習慣，他做東西和看東西都要哼的。雷風做的日記真好極了。他儘在描寫邵四。他也和我一樣的很注意邵四！其實我們這幾天來的生活覺得有味一點，是完完全全邵四的緣故。他常常和我們閒談，他的閒談中，常常聽得出他是一個很忠厚很樸實的村農！

家裏來了一張明信片。說一切都很好！我真安心。其實便是家中不好，我也無能為力的了！一切都不好，我也只有安心的在此間坐下的！

榮生和石壽花——居順的舅子——來看我們。榮生又送我們一盒葡萄乾，壽花向我們說的，Y B到K T，是兼有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的使命的；而且是請了幾個護兵一同到K T，便把縣黨部改組起來，改

組好了，便開始和縣署交涉，要縣署宣佈捉我們的理由。一方面同時再營救我們，Y B 辦事是有魄力的，也是大刀闊斧的。大約可以辦得好的。

一個所丁向我說昨天晚上的盛大的提燈會。他說前面有八匹馬，馬上騎的都是少年軍官，隨後各學校，各團體，各工會，各商會，和軍隊。他又向我說，那些女學生的辮子，都已經剪去了；他又說真是‘鴨屁股’，他又向我說，昨晚的燈綵中有一個紙紮成的中山先生全身像，紮得和真的一式一樣的。此外還有像亭，像汽車，像汽船，等都很有趣味！化裝的戲，也很好看。一共看了三個鐘點，才過完的。有三四千人。看的人，多極了！街上擠得擠也擠不下了！他何必在我面前講得這樣熱鬧呢！咳！可憐我不能親自去看一看，就是擠不下，我也擠一擠的！他還說是從來沒有的盛會呢。

今天下午朱地方檢察廳長和看守所長一同來看我們。朱廳長說：

“民國以來，要升官發財的，都不到司法界上的。司法界最清苦，以致不能把監獄生活改良到很好的地步。此地的看守所，已經算是好的了。可是蠹子是沒有辦法去掉他！他們吃的飯，每天每人只有七分公費，今年米價貴了，橫說豎說，只加到每人每日八分，所以只能夠吃黃米飯，實在沒有辦法！諸位教育界的

人，平日不免養尊處優的，到此地來不必一樣和他們吃黃米飯，因為這和諸位的身體問題，都是很有關係的。我聽所長說，你們現在吃白米飯了，這才對呢！”

“諸位大約是非常講究平等的。但是我覺得知識方面，實在是沒有法子平等的！天分高的，自然是聰明的；天分低的，也實在沒有法子使他聰明。在所裏，報紙是不許看的，尤其是在時局亂的時候；恐怕他們看了要囉唆，要越獄的。諸位是讀書人，當然不能和他們相比，諸位要看，停一會兒，我可以叫人送來的！只是不要向他們講，講了所裏是不便的！”

“佛法我覺得是很好的，佛法和孔教不背，和三民主義更相近，一個人看看佛書，是很有益的。諸位看過佛經沒有？我停一會兒送些過來，我們此地佛書是很多的。諸位住在此地懨悶，也可以借此修養修養。”

“你們的事，檢察官當然會得公公平平的辦的。你們也是爲的公事。你們且安安逸逸的住在此地，不過不很舒服罷了！有屈有屈！”

他說到這裏，他便去了。所長也隨着去。

他是一個信佛的人，是一個所丁向我說的。我覺得這一位廳長還好。可是他解釋知識和天分二個問題，我以爲是不大高明的！他是個長的瘦子，他的頭部也是長的。他戴一個黑眼鏡子。他有一部鬚子的。

穿的是長衫馬褂，說的是湖南口音。

停了一會兒，所長又來了，送來了一份今天的新聞報。我們從今天起，可以看報了，真是例外的例外了。並且雷風，譚仁，也在私自的吸香煙呢。

所長也開談了：

“三民主義，實在是很好的；五權憲法更好！共產主義真不興了。我的不能動的，你的就是我的，在文明的禮教之邦這還能行嗎？共產黨更不興了，煽惑工人，叫他們罷工！這還了得！中國現在第一大病是窮；要救貧，第一要實業發達；要實業發達，第一要做工做得多！怎麼可以罷工呢？現在共產黨又鬧得凶了！在漢口居然有婦女裸體遊行的發起，而且報名的居然也有二三千人！真不曉得鬧到什麼程度才算稱他們的心！現在好了，軍事，財政的重要人物，都到南京了！漢口政府快要倒了。這才有北伐勝利的希望，三民主義實現呢！”自然也是一篇偉論喲！在我們一些不懂的聽起來，一位所長說的話，當然是一篇偉論啊！呵呵！識時務的人太多了！看報的人也太多了吧！這總是一個好現象，無論如何，反對共產總是對的！

每天點名的時候，我們是不要答應‘有’的，他們也不是大聲的點名的，他們只是來望一望，一看是四個人，他們也就去了。這大約也是優待的一種表示吧。邵四一點名便不能碰到了。因為一點名，是要各

歸各的號子的！寫得太多了。睡吧！“K T九日記”整理完畢。

四月二十七日

接見一定要在上午十點鐘以後，和下午一點鐘以後的。這也是他們的一種規矩。

叔父，高哥，美才，榮生，等六七個人來看我們。叔父向我們說，在外面的人的商量的結果，我們四個人合請一個律師，代表發言。這一位律師，便是從前的高等檢察廳長Y律師。並且說一入司法界，便沒有痛痛快快的辦法的，只好暫時忍耐着再說。美才也說這是無可如何的事，他們一定在外努力營救！最使我覺得乏味的，要算是高哥的報告了：他說這件事的情形擴大了。在K T，N鎮一帶要捉的人多極了。要暗殺的人也多極了。N鎮公學裏的幾位先生，有的已經離開了N鎮公學了。現在在維持N鎮公學的益武是方才出來的。他又說聞龍也到S州的，不過昨天的火車太慢了，從N鎮到S州開了一天；他本鄉有事的，所以今天早上便回去的。聞龍託高哥帶來了一黃籃蛋糕，一包醬油西瓜子。叔父聽了這一段報告，恐怕我們不快樂，便說這大約是一種謠言，沒有別的什麼的。我們呢！覺得謠言也好，不是謠言也好！高哥又告訴我，說KT縣教育會和縣商會已經連署了動了公

事到C總司令和B總指揮處，把他們捕捉我們以及其他曖昧情形，統統赤裸裸的敘述出來了。這一個公事，預備用鉛字印成了傳單分發出去！做宣傳工作！爲了這一件事，累得許多人苦極了，我只是十分十二分的感激，十分十二分的抱愧！

他們去了以後，不多一會，玉哥又來看我。他說據說報紙上的記載我們的事情，已經由地方檢察廳長請示高等檢察廳長了。他又送來了一包瓜子，一包敲扁橄欖。我今託他買一付寬緊帶。又託他買些醬肉魚燻魚，爲這幾天實在需要換換口味了！玉哥又和我講了好一回，都是寬慰我的話，我只有感激，十分十二分的感激的！

今天我做了一副對聯，想出獄後寫了送給區黨部的：

“今日死也好！再活一百廿卅歲死也好！”

公開時要幹！迫到十萬三千分時要幹！”

廳長送來的佛書是一部印光法師文鈔和二本感應篇。我本來對於佛書是非常喜歡研究的，所以對於印光法師文鈔覺得很可以看看。感應篇便覺得太玄虛飄渺了！我覺得佛家的思想是不錯的，只是沒有辦法！以致許許多多的很好很好的思想，只只形成了一種 unfulfilled wish 不能實現的願望。我們要把天國建設到人間！我們要在生前到極樂世界！我們要把這

娑婆世界變成極樂！我們是有辦法的；民生主義便是辦法！我們是有步驟的；建國大綱便是步驟！我們是有規劃的；建國方略便是規劃！

今天我們大捉臭蟲！真好像打倒劣紳土豪一樣！

報紙不送來了，一問，才曉得是所長公出又麻雀。因為報紙只有所長可以送給我們看的。

我昨天晚上，忽然的做起夢來了：

我覺得我在一間堆滿着鈔票的房屋裏，我忙着在分送各平民。捐款最捐得多了！一會不停的把鈔票運來運去，人家也只對我點頭含笑，說我慷慨，說我熱心！我真忙極了！又來了一個募捐的人！一個沒有去，一個又來了！真是忙得不可開交！後來我死了。許多人忙着爲我開追悼會，立紀念碑，做銅像石像。但是我却依舊在地土裏一點不覺得什麼！和一個沒有錢沒有做公益事的一樣！同時也我見許許多的死不肯把錢放手的人，也在我的左右，却並沒有有半個錢帶到陰司來，在陰司我和他們完全一樣。在人間只是我有紀念碑，銅像石像，他們是沒有，他們是被人唾罵的就是了！真奇怪，人間的唾罵，人間的讚賞，在陰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我自己忽的覺得是夢境了。我忽的覺得一切是虛幻的了！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只有電燈光暗暗的盪動着；譚仁在說：

“又是一個小的！”他正在捉壁蝨呢！

四月二十八日

這幾天來，我們是起得很早的！

有一個S州囚徒，他在一層一層的說他的冤枉事。說得好聽極了，倘使我做起審判官來，S州人都是沒有罪的！

今天才把昨天的報紙送來。而且把關於我們的一張抽去了。他們真把細極了。我覺得這是不必的。一看報紙，曉得浦口的奉魯軍已經退了。揚州方面孫傳芳的殘部，國民革命軍已經分了三路進擊，大約是沒有問題的了。這二個總算是好消息。

沒有一個人來望我們 也不提堂！一個所丁向我說，我們的事，報紙上有二個消息，都是很好的。高等檢察廳長已經向C總司令去請示了。在一張吳語報上，看到一首小詞，覺得好極了：

“郎莫開船者，

西風又大了些！

不如依舊還農舍，

郎要東西和農說，

郎身若冷農身熱，

且消受今朝這一夜！

明日風和，

便去也，農心安貼！

題的是“留客”填的是“江兒水”的調兒。雖然是有一點兒不很振作的，但是寫得却極熨貼婉轉。

奇怪極了，昨天晚上又做夢了：

我不知做了什麼大官了。我的權勢大得不得了。哎喲！你看這許許多多的人，不是來謀位置的嗎？你看這許許多多的信，不是來謀位置的嗎？他們都說我是今世的堯舜的！他們都說我是勤政愛民的！他們都說我是一個真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許多民衆的公僕！又是一個忙得不了！我一傷風，問候的電報，便像雪片！我一咳嗽送來的梨膏便堆了一間！呵呵！我又忽的覺得這是夢境了！我又忽覺得這是虛幻的！呵呵！做一個虛幻的夢，我身體却真的疲乏了的！今天——

我因為這兩天沒有不做夢的。我覺得奇怪極了。雷風說的，一而二，二而三，今天晚上，一定又要做夢的！我真不信他的話。

四月二十九日

雷風竟是仙人！我昨夜又做了夢了：

我是在一間酒店裏。這酒店裏是佈置得非常整潔美麗的。從這酒店樓上的小窗裏，可以遠遠的看到一個熱鬧的場所。我便是坐在靠窗口的凳上的。和我一起的有王先王和吳子偉。吳子偉先問我說：

“你到了英國來也有許多日子了，倫敦也去過嗎？”他一壁說，一壁指着窗前的遠遠的鬧市。王先生也接着說：

“一定要去去的，也可以見識見識。”我漸愧極了我便低下頭去。啊！這不是一位西方的 Queen of love and beauty 嗎？這一位比 Rebecca 白一些，比 Rowena 活潑一些，比楊貴妃瘦一些。比西施健一些，的美人在走近我呢！哎喲！你不要來吧！你不要來吧！你偏偏的趕着我做什麼呢？你來了，我，我是沒有辦法的！

她不理會我，她只走近我來。她問我：

“你喜歡吃Curaçoa嗎？”他又說：

“Curaçoa 加了 Chocolate 更好吃；我加了你更好看！”她一壁說，一壁在倒一瓶美酒，把酒放在一只精緻的玻璃杯裏。她拿了玻璃杯，要我呷一口。我不知什麼的呷了。呀！甜美芳冽！

她又把另一塊Chocolate 放在我的口裏。我不知不覺的喜歡起來。而且而且識時務的王先生，吳子偉，也不在我的旁側了！她，可愛的她，我所戀慕的她，不是在我的身畔嗎？她伸過手來了，把我的手握著，緊緊的握著。我也會握著她的了！呀！柔膩動人！

她的半露着的臂，繞着我的頸了，我鼻孔裏只有芬芳，我心尖兒只有動蕩，我面頰上只有菲紅！我身

兒在顫！呀！這紅豔的，熱烈的，她的兩片櫻唇，和我的合在一塊了！哎喲！奇妙無倫！我想摟住了她再說。忽的我又知道這是一場夢境！這也是一場虛無的幻影！這就是所謂‘醇酒美人’！

我醒來了！我醒來時，居仁正在呻吟：

“討厭！可惡極了！還不出去！”

我真詳解不出這三天的夢景。第一個分明是財富在身，第二個也就是勢利人心，那第三個呵，不也是醇酒美人！？呵呵！這些原來都是夢境！只算牠是春夢無憑？又何必苦苦的研究牠的究竟！呵呵！一場春夢！萬種世情！我從來不做夢的，昨天，前天，前前天，却一連做了三天夢！真是奇怪得了不得了。我想大約因為白日裏沒有事做，儘是打盹睡，以致晚上不能成寐，以後當力戒晝寢。

玉哥今天又來望我了。他說外面沒有什麼消息。國民革命軍軍事方面是非常勝利的！我真快樂，只要國民革命軍勝，便無論怎樣都好的。他送來了一副寬緊帶，一包燻青魚，一筐子醬肉。十日不知肉味的我們，聞到了肉香，禁不住垂涎三尺了！他說今天是休假日，因為他們廠裏的機器壞了。他在例假日，總到外邊去吃一次茶，聽一回書的。啊！我也要聽書哩！只要我恢復了自由！聽書真好，小書的彈唱。大書的描摹，都是我所非常喜歡的！我希望我們的事，快一些

兒解決！我儘是希望着的。

所丁們都穿了白色的制服了。天氣也漸漸的熱了。我們的夏衣，不曉得要在所裏換呢，在家裏換？

佛經是唯心論的代表，革命學說是唯物論的代表。這唯心唯物的二大哲學，常常在相打的，現在是唯物論勝利的時代，再過一百年，恐怕唯心要勝利了。唯心和唯物，倘使談得玄一點，却又都是一樣的！所以哲學是最玄妙的了！也可說是最矛盾吧！呵呵！

今天看到一首詩：

“三尺龍泉萬卷書，老天生我意何如？

山東宰相山西將，彼丈夫兮我丈夫！”覺得豪邁俊發，莫與擬倫！也在佛書裏找出來的。我們現在只是看佛書，看新聞紙，吃西瓜子，咬敲扁橄欖，行紀念式禮，講講氣憤的故事！實在悶極了。

我們現在發明了一種食法了。便是大餅夾着葡萄乾一同咬，着實有特別好的滋味。現在我們只注意吃了。

今天我只覺得晚飯來得遲了！因為醬肉燻魚要吃飯時才有得吃呢！玉哥說過的，他已經寫給蓋華，芬江們信了，我也寫給益武一張明信片，大約都是問N鎮的現在情形的。

氣候越熱，籠子裏的囚徒們越苦，有一位囚徒說：

“吃官司在冷天吃寫意！”這一句話似乎是滑稽的，其實倒很有道理的。在熱天，籠子裏的人其實太苦了！他們在稱晚飯了。我們的呢，還要等一個半鐘點哩！我的日記是寫寫放放的，不是夜間記的。因為現在空的時候多極了。我寫頁“規劃N鎮市政草案”吧！總算也是一種供獻。

我們隔壁過字號裏，也搬了幾個人來了，那個抓痰的老頭兒，也在裏面。我一直到下午四點五十分才曉得。是雷風告訴我的，雷風真小氣，他記的日記，不許別人看的！我覺得這是無謂的。不過他肯給我看的，總算還好！

一位所丁告訴我，昨天下午二點鐘的時候，北京的共產黨李大釗等二十多個人，都已經絞死了！共產黨是的的確確該死的！共產黨是的的確確應該絞死的！尤其是現在的北京！尤其是北京的現在！北京政府做的事都不好，只有這一件是好的！

今天點名的時候，過字號裏的幾個人，也是不點的！大約大號子裏的才點，小號子裏的是照例不點的吧！據說他們搬進來的原因，是爲的大號子裏太擠，他們又太可憐了！他們都是老的病的！佛家的生，老，病，死；他們除掉了‘生’是已經過去的，‘死’是尙還沒有來的以外，他們都犯全了！

二哥忽的來看我。他說我一家都好。母親託他帶

了一件柳條紗的短衫，兩條香港布的褲子，一雙黑洋襪子，一筒瓜子，一包筍豆，母親們總是愛兒子的。到現在我才知道母親的愛了。我到現在才曉得什麼叫做‘自由’，正和一個病人方才知道什麼叫做‘康健’一樣。我現在差不多是一個小孩子了，天天吃吃白相相，一點事也不幹的了。真是寫意極了！哼哼！

我想把棉襖帶了出去。譚仁說還有一個黃霉呢？呀！倘是在這裏過黃霉，真糟極了。但是又有怎麼辦法呢？昨天睡的時候，我唱着葡萄仙子，月明之夜，寒衣曲，木蘭辭，西宮怨，打漁殺家。睡着的時候，已經十點左右了。我們大家相約了，一定要九點鐘才可以睡。因為睡得太早了，半夜要醒過來的。

吳文龍有討汪精衛電。

四月三十日

又是十天了，消息全無。想請示的回來後，總有相當辦法的。我們的可愛的 April days，竟是這樣的過去了。我們的光榮的五月，就要開始了！但是，我們呀！却依舊在這裏無舉無動的早晨望到天晚，天晚望到早晨！

邵四真開心，五月三日，可以出去了。他向我說的，他出去了，不就到外跨塘去，他要在S 州住一天，看看戲，白相相，到下一天才回去哩！倘使他真的在

我們前頭出去，那麼我的生活，豈不是更枯燥！我望我們的事，早些解決吧！

孫傳芳，張宗昌，都預備下野了。真是好消息。時局可以早早的決定，江蘇可以早早的肅清，是我所最希望的！

邵四說我們一定再住幾天可以出去的。我們問他爲什麼的時候，他就說我們的‘脚膀大’。呵呵！邵四也曉得‘脚膀’的！倘是我們‘脚膀’大的時候，我也不進來了。還說什麼‘脚膀’不‘脚膀’！他們常常向我們講的便是醫科大學校長吳濟時。他們時時說吳濟時的神氣。哎喲！我們幾個窮光蛋，窮小人，可以和濟時吳大人比的嗎？我們到這裏來，承他們這樣的優待，已經感激到極點了！還敢望其他嗎？原來吳濟時也曾住過知字號的，是醫科大學裏的學生告他的；他的出去，是醫科大學的學生歡迎出去的！

一位所丁告訴我模範監獄的苦況，模範監獄裏沒有買辦的。一切人都要吃黃米飯！拘留六個月的要上脚鐐！案子重要逃監的便要上手拷！關十年八年的脚上便要上鎖！動也動不得！但是也不一定的，模範監獄裏也有優待室的，向我說的一位所丁，是一個長子；但是他穿的上身制服，還覺得太長。司法界的上身制服，其實太長了！

我記的日記是偏於我們自己的，來方記的，都是

囚徒們的寫照。我明天起也要記一些他們的情況了。邵四先生出去了以後，代邵四先生的叫褚仁生，現在已經在跟着邵四先生學習了，所長真留意！不要說‘明天’應該說‘以後’的！今天是星期六了。今天倘是不能解決的，又要後天再說了！明天又是停止辦公的啊！昨天玉哥向我說過的，據明報上說，我們已經審過三次，而且CYS——被CN驅逐的兒子——也到堂的，真是天地良心，我們何曾審過三次，CYS又何曾到過堂！消息總是靠不住的！

“現在革命已經成功，同志無須努力！”居順很氣憤的說着。我們四個人，我和雷風相仿的，居順和譚仁是相仿的！他們比較的興奮些！雷風常常喜歡講的是：

“踱嘻嘻！”他一天總要講十幾遍，

居仲衡來看譚仁和我們，我們出去見他的時候，兩旁號子裏的人說：

“又是四個接見！”等我們拿了東西走過他們的時候，兩旁號子裏的人說：

“也是吃官司！”他們真羨慕極了。仲衡送來醬鴨一黃籃，鱸魚一包，緊酵饅頭一黃籃。我們現在時常吃別人的東西了，也可以算是吃白食的吧？哈哈！據說仲衡也是同志，是Z行人。緊酵饅頭的黃籃裏，還有肉餃哩！

我們內部也有交涉的，時常開會，決定辦法。譬如起身睡眠的時間，吃飯行紀念式的部署……，都是會議議決的。今天又議決了我們四個人的職務：我擔任外交，雷風擔任財政，居順擔任內務，譚仁擔任祕書兼幹事。

褚仁生住在常州東門外馬王橋附近，也是因為相打到所裏來的，大約相打案子的人，總可擔任邵四先生的職務的。這位褚先生剛判決，還是二天前判決的。所以他的心緒，和邵四先生真是大不相同，總有點兒悶氣的！他要到陰歷的九月十幾裏才可以出所。

壽花，富順，來訪，談起我們的事情，他說原告是郭參事的化人。他們告我們的是‘擅殺嫌疑，叛黨行動，搗亂後方。’富順已經見過 M S C 祕書長二次，據說有到上面去報告，說我們四個人中間，有二個是共產黨！因此這二件事都在我們身上！聽說將來或須分二處辦！郭參事所以肯幫忙，是因為有四千畝沙田做一個醫學校的捐款的。郭參事是那只學校的校長，現在關於共產方面的嫌疑，也有人代為辯白。律師有三四個，却沒有決定那一個！現在因為軍事吃緊，此間去的電報，一概擱置。M 祕書長允代為設法，不過要等三四天再說。現在誣人共產，真和前清的誣人革命一樣了！真好笑！又說我們的移歸司法辦理，完全是 M 祕書長一電之力。今天來的不是富順，是楚順！他

們都住在C門的利昌客棧裏！

所謂四千畝沙田，自然是C宅捐的，咳！一有了錢財，便式式便宜了！我也要做壞人，我也要奪沙田，奪了沙田，就是做了壞事，也有郭先生會幫忙的！據說郭先生也要會M秘書長；已經想會了三次，却一次也沒有會到，現在還在南京，這一件事，越鬧越凶了！恐怕不是短時期裏可以解決的了！真乏味，真悶極了！

說一句老實話，到了給人家押起來的人，那一個是不氣悶的？我因為覺得氣悶也沒有用處，所以才不氣悶的！但是，時間太多了，總要發現的！我今天氣悶得不得了！雷風也像有心事了！譚仁，居順，自然也是同樣的愁苦！呵呵！沒有辦法！

‘吃官司’的味道是這樣的：沒有睡要倦的，日裏多睡了，晚間睡不着的。沒有吃要餓的，多吃了又要不舒服的，沒有東西看要膩的。多看了要不耐煩的。無論怎樣，總是不‘適意’的，總是‘強做適意’的，不要多說了，讓我記一些別人的事吧！

“老爺問俚‘褲子偷人脫格？’

俚說，‘我自家脫格。’

老爺又問‘鞋頭勒裏向呢衙頭’

‘俚說‘勒衙頭。’

“那末是和姦媾！”

“是呀。俚還說哩，老爺問俚‘耐阿情願?’

‘俚說‘我情願格，一夜弄仔三四次搭。’”

“哈哈!老俚格面皮!”

“面皮勿老，野勿做格號事體則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們最高興講

這些事了。

隔壁的老訟師討厭極了，他也搬到過字號了。又在大談別人的案情，教人家說話了。真沒趣! 邵四先生叫菊泉。有一位所丁買了一雙新洋襪，襪的質地很好，他穿了一只，已經滿頭大汗了。

因為天熱吧，籠子裏人都赤着膊了! 有幾個立在鐵直櫥窗裏邊，好像鯨魚出水行深呼吸的樣子，也好像初入樊籠的鳥想奮翼飛出的樣子。我將來一定不養鳥了! 我自己看着有趣，鳥悶着真難過呢! 不到這裏來，是不會領略到這一層的。

今天所裏的人，多極了! 大約一百相近! 我們剛才進來的時候，只有七十幾個。這數天來人數的激增，實在是非常可怕的。據說是一位警察長新上任，捉煙捉賭是非常認真的! S州警察長捉煙捉賭，K T的警察長捉黨員! 黨員也要送到這裏來，這邊的人數焉得不多! 天氣涼些了，睡吧! 不要多管事! 南無阿彌陀佛!

五月一日：

起身的時候，向外一看，陽光沒有了！儘是在下雨。我是最恨下雨的，悶極了。

今天是國際勞働節，哎喲！我們虛度了這一個佳節了。我們真慚愧，在這樣的日子，不能和別的同志一同工作，却在此地昏昏沉沉的對坐着！我想別的同志們，一定正在忙着宣傳，遊行，演講——今天在下雨，呢！不，別處不和S州相同的

今天是我們的第三個不自由的星期日了。我希望這一個不自由的星期日，是一個最後的不自由的星期日！不自由的痛苦，真痛苦極了！今天就是天暗的，在十點鐘的時候，刮了一陣東南風，天便大好了。現在我們對於天的變化，似乎便是我們自己的變幻了！鵲叫！鴉叫，也似乎是報信的使者了。呵呵！今日又成一詩：

“休息復休息，休息將若何？

寄語獄中人，毋忘娑婆苦！”

我的建設N鎮市的草案，大綱已經規定了。大約二三日內當可完畢。

佶人，富順，來看我們。我沒有去見他們，我在看印光文鈔，他們替雷風，居順，帶了許多衣服鞋襪來。順白給我一張條子，是託他們帶來的，也是無非安慰我的話。佶人們說，明天陳律師要到此地來，和我們

談話，我叔父也要來的，大約別人也要來的。其實只要佢們不紀念我們就好了。我，我個人是非常覺得沒有什麼的！印光以為要修佛的人，第一要了脫生死！我覺得無論做什麼事，都要了脫生死！革命的人，尤其要了脫生死！所以我覺得用革命的眼光來看佛書，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所謂人為主體，書為客體！

雷風，譚仁，都睡覺了！他們總喜歡白天睡覺的，我實在不贊成！居順也在打盹了。只有我一個人坐在坐着！我想起了，為什麼我們不許戴眼鏡的？到後來才曉得眼鏡是玻璃做成的，恐怕我們吞玻璃屑的！這是決不會的！我們的態度是這樣的：一定要死的時候，我不一定要活的；可以活的時候，我決定不死的；無論如何，我自己決計不把自己弄死的！何況我們為的是一件團體行動的事呢？他們是辦公事的，自然公事公辦！有一位湖南所丁，此地湖南人多極了，向我說：

“高等審判廳長說的，你們是沒有什麼的，十天半月的事情！”

十天過去了，半月還少四天！連在K T的日子一起算起來，正正二十天了！N地的黨務，恐怕也有二個星期不進行了吧！真可惜！

我的一本書，本來叫做獄中書，我現在想把牠改一個名詞，叫做：

“乾闥婆城。”乾闥婆城，就是海市蜃樓的意義。是一句梵語。倘使譯做英文，可以叫做“City Jeddabu.”

我總覺得佛經處處圓通的，只有對於婦女的态度，我覺得大不滿意！什麼‘男身難得’，‘女體污穢’這一類的話，我真不佩服！無形之間這一種論調，便是重男輕女的導火線！男女不平等的導火線！譬如佛家的戒淫的說張說：美女美的部份，只是一張表皮和全身的模样。倘使表皮剝去了，便一無可觀，可愛，可戀了！說這句話的人，他第一認為性慾是男子特有的，不是互有的；他更認為女子是男子的玩物，是男子的洩慾器！我認為這是污穢女性人格的。佛家又斤斤於婦人的經水，以為是不潔之根，只一層便覺得佛家不懂生理的淺薄了！女子有經水，女子本身已感不便；旁人還要譏笑她，甚而至於一視同仁的佛家，也認之為污穢的，這是何等的不平！我並不是說經水一定是清潔的！我並不是要把經水供養佛，菩薩的！我只要說經水也是相，也是萬‘相’之一，所以是‘不垢不淨’的！不值得大聲說‘女體污穢’！我望佛，菩薩，法師，高僧們恕我的罪！我更希望一視同仁的佛家更正他們的論調！倘是一定要分明男女的。

接益武信，知道N鎮公學仍在上課。我真快樂得很！不過說地方上人，對於黨員星散，覺得很不滿意！

L Y B 已經有過表示，說“倘使要捉黨員，一定經過我的同意，”所以黨部也許可以漸漸的轉機了。據說彼方面，現在依舊很注意高哥，這真妙不可言了！所有的事，都是妙不可言的，有什麼多說呢！我真不曉得，要怎樣才算滿他們的心呢！

所丁長的頭髮，梳得漂亮極了！Stacomb 不知道上了多少！他們在這裏，正和皇帝在皇宮裏一樣的威風！這要正是他們的王國。

沒有人來望我們的時候，我渴想着要人來望。有人來望了，這樣的隔着房子說話，大家互相的看着不說話，說的都是些天氣冷暖，肚子飽餓，衣服多少，安心保重，和臨時硬想出來的說話，到了這時候，又不得不望來看的人早些回去。等到他們去了。我們依舊回到知字號裏對坐無言的時候，我們又希望有人來看我們了！這樣的情景！這樣的情景，我真不要遇到！誰要遇到這些的？也是無可如何呀！

邵四先生說的，雷風夜裏睡的時候要吃力的！因為雷風的舖是‘跨樑舖’我想是不確的，也是一種迷信吧！睡吧！明天總該有變化了！

五月二日

有一位常熟的囚徒，是一個裁縫。他真是有趣極了。他是住在翁相國的家裏。住了已經十年了。今年

翁宅失竊，二個翁宅的二爺，強說是他拿的！把他送到縣裏辦；把他的妻子，一起趕出門；把他的家產現貨，却霸佔了。因為翁家現在只有二個女太太，爺們是沒有的了。所以二個爺敢作威作福！他今天替龍先生——一位所丁——裁哩嘍袍子的時候，向我說的！此地的官司，大概都是冤枉的；尤其是囚徒們自己陳說案情的時候。

邵四先生明天要出去了。他真快活，他的同伴也快活，只有我在氣悶。

到了上午九點鐘的時候，所裏是搖鈴的，搖鈴是辦公的記號。

我們剛到此地的時候，到了深夜的當兒，每每聽到Piano的獨奏！而且常常可以聽得出是“*How can I leave thee!*”的調子。有一二次，我是清清楚楚地聽見的。唱的大概是一位少女吧！否則何以唱得這樣的圓潤尖銳，顫動得這樣引人酸淚呢？有時候我聽得出神了，我便把二行清淚，向枕邊亂洒！呵呵！*How can I leave thee?!*呵呵！*How can I leave thee?!*有時候，也聽到笛聲的。笛吹得並不十分高明，一聲二聲的真像是數聲鬼叫！就是勉強吹成的也是零落得耐人憐惜！有時迸出一曲二曲歌詞來，也只是些“殉情記”“小上坟”“十八摸”一流的俗調！說也奇怪，這些曲兒，在往常聽來，總覺得有興有味的；到了

現在只覺一味悲傷！在傍晚的時候，時時有一隊隊的小兒，在牆外走過，一壁走一壁唱着國民革命歌！我聽到了末後的四句，我真要哭了！

天氣是常常指點我們說是一切都是變幼的！我們剛起來的時候，天上昏迷得不像樣子，就像又要下雨了。但是刮了幾陣大風以後，那太陽又斜窺着我們了。

“大放光明”！譚仁很高興的叫出來了。居順又接上了一個：

“青天白日”！呵呵！青天白日！

好久好久沒有看過報紙了。不曉得外面的大勢怎樣了？我想今天倘使有人來探訪我一定要問問清楚的了。我們四個人，到現在都現出了疲乏的現象了！呵呵！看守所不可久居！頭腦似乎常常混沌得很！太不用腦子，也是不好的！

飯菜越吃越不好了！管他怎的，有得吃了白米飯，還要說好不好做什麼呢？我也太少爺化了！天天頓頓吃一大碗！似乎太多了；但是每天早晨和三四點鐘的時候，還要吃二個大餅二根油條一次，其實太多了！三四點鐘的一次，昨天就不吃的了！

陳律師來了，聽說我們律師有四個：（一）陸律師，前大理院長；（二）楊律師前高等審判廳長；（三）錢律師，前省議會議長；（四）C Z G多年的律師。陸

律師是Z K介紹的，楊律師是王校長介紹的，錢律師是H秘書介紹的；C Z C是P T Q介紹的，錢律師和陳律師都是擔任義務律師的！聽說楊律師要錢多出力多！陸律師因為現任S州交通委員，恐怕不能出庭。陳律師說，這一件事K T縣長和公安局長都有處分的！我們儘可放心，只要一有處分書，便通知他們好了。他又抄了許多地址給我們，預備我們寫處分書的通告的。這一件事，社會上許多人幫忙，我真感激，感激極了！

佶仁，榮生，是和陳律師一起來的。榮生預備明天到W江去了。三十七頁日記——其實是三十八頁，因為裏面有二個二十三頁。——托佶仁帶到S埠，交給眉弟；他要明天，或是後天才去。我今天似乎有一些兒頭痛發昏。再住下去，恐怕要生病了。一來因為夙根太淺，究竟不能十分放心。二來因為我是喜歡動的，這幾天實在靜得太利害了！吃了晚飯似乎又好了一些了！

譚仁和居順都覺得由我們四人簽名請律師不妥：（一）這件事似乎要我們四個人負責；（二）這費用似乎要我們四個人負責了！他們所主張的步驟是：（一）成立營救委員會；（二）設法保釋；（三）提出與縣署交涉；（四）由會出面委任律師為黨部本身及被捕黨員辯護。他們是渴望着早日出所的，他們是反對‘遠

兒轉'的!我覺得他們的話是不差的。

今天過得特別快。

五月三日

哈哈!今天八點鐘,邵四先生和他的同伴出所去了。可是我們呢?

昨天我寄給奉弟和K弟的五首歌:

(一)消息最難傳!鐵窗風味,怎使人歡?誦經,練氣,唱歌,散步,借此暫消愁! (二)在此頗能安!起居飲食,酷肖嚶南!燻魚醬肉青韭白菜,熱飯與醞茶。(須讀鄉音) (三)勸君莫焦憂!在家工作,要把心留!組織,訓練,宣傳,談話,都請莫苛求!

(四)一切是虛妄,凡夫不察,便成癡狂!以殺制殺,原非得已,民衆莫傍徨! (五)生死須了然!人生偶合,冬蛩秋蟬!四大皆空,六根清淨,努力維行善。 (調寄四季歌)

實在是無聊的代表!

“頓勒所裏,實在嘸趣!頓勒衙頭,真格寫意!熱裏向叉叉麻將,吃吃老酒,兜兜圈子,抱抱侬子。夜裏向唱唱京調,弄弄女人!唔!真格嘸趣極則!”一位囚徒在自管自的說着。女人在他們看來,原來是和麻將老酒……一樣的!

所裏頭的人是川流不息的!你去他來,他去我

來，儘在流動着。真和世界上的人是川流不息的一樣；他生我死，我生他死，儘是流動着。出所快活的，出世自然更快活！但是我們，却不要出所了才快活，要在所裏的時候就快活！我們不要等我們罪孽消清了才快快活活，我們要在有罪孽的時候，努力的建設起快樂的世界來。我們的精神是幹！幹！！幹!!! 却絕對不能‘無爲’！‘無爲’便是‘不幹’！我們能不幹嗎？

邵四先生六個月倒等過去了，今天的最後的一個鐘點呀，却儘是等不耐煩了。五分鐘裏到我處看了四回錶！他真快活，他八點鐘，便可以出所去了。

我又發現了佛家不到之處了！佛家最忌殺生。但是不曉得一呼吸間，微生蟲的因此而死的，要有多少？更不知所爲蔬菜米豆等，沒有一樣不生，也就是沒有一樣沒有‘命’的！何以動物的命應該寶貴，植物的命，礦物的命，便不宜寶貴了？而何以動物類裏，又把些小而無告的微生蟲除外了？！倘若說以前不曉得微生蟲，所以沒有微生蟲的問題。那麼現在曉得微生蟲了，又應該怎樣講呢？倘使說微生蟲，是惡因的惡果！那麼鷄鴨魚肉，也未始不可以說是惡因的惡果啊！佛家又最重耕牛，因爲自己得到的食品，是耕牛所賜，怎樣可以把賜食物給我們的耕牛做我們的食料呢！不過現在耕田也有耕田的機器了，佛家又應該變換一種說張才好！我又作了口孽了！我是爲植物礦

物抱不平的！我是爲微生蟲抱不平的！

牆外的人家，死了一個人了！真的，常常哭泣的！早晨，傍晚，哭得更是利害。今天大概是開喪吧？哭得更加利害了！有人說S州人哭是好聽的，我只覺得酸苦之至，有什麼好聽不好聽呢？哎喲！又是一個冤孽吧！天天老鴉叫就應在這個人身上吧！呵呵！我現在有點兒迷信了！我的確也有點兒迷信了！不要說迷信，說信吧！說了迷信，又是口孽！

姓趙的湖南所丁向我說的。模範監獄的接見時間是下午一點到二點半，每一個人，一個月只准接見一次。倘使有職業的人進去，就比較的好一些！你做的工作，他們也給你錢的，也就可以吃包飯，要比較の便利些，自由些！他又說倘是我們進去，可以替他們辦辦公事，寫寫公事，待遇是很好的！呵呵！好不開心啊！我們有官可做了！

手指爪脚指爪，發達得實在太利害了！今天趙裕如先生——一位所丁——替我想法了一把剪刀來，我親自剪去了十五個指爪。還有右手的五個呀！我一直不能剪的！這一次是雷風替我剪的！在所裏剪刀是不准帶進來的！

今天居然被傳了。檢察官問的，大概相同，不過他又多問一句：

“仲雲是不是你的叔父？是不是做過所長的？”我

說：

“是的！”他又說這一次的鎗斃C S T是不是你叔父指使你的？”呀！這還了得，他們說遠了！我自然老老實實向他說：

“這一件事是完全沒有的事，我是受縣執委的命令的！”他又說：

“這才叫做打官司！說不說是由他的，聽不聽是有廳的！”

今天雷風被問了廿三分鐘，居順問了十分鐘，我問了十分鐘，譚仁問了五分鐘。

到後來，檢察官說：

“今天偵查完畢。本來可以在此地解決的！但是因為慎重起見，你們的罪的成立不成立，要在預審庭的推事處決定。此地是司法機關，決不會糊裏糊塗的‘鎗斃’的！這件事是很明白的。諸位不要怕，且在此地住住再說。”

在候審室等押鐵等得討厭極了。有幾個新入所的囚徒，和我們一起談天。聽了後來覺得‘遺產’和‘後母’二件東西最不好！我們現在是等候預審了。等到預審以後再說吧！他們又告訴我說，五月九日又有提燈會！呀！我們大約又不能看了！今天在檢察官處，看到了許多有關係的文卷。被告的人有H L K，C T Y，Y L B，C Y W，這許多人。高哥沒有名字。據說又有

一個狀子，是C W氏告的，被告是雷風，L K，L B，T Y，YW，…和不知名姓的十幾個人！這件案子已經批交K T縣核辦了。這樣子真乏味極了。這樣子真麻煩極了！這樣子真要使人不革命的！

今天有一只S州的女校裏的女學生，要到此地來參觀！我們在候審室的時候，她們正在參觀女看守所！我沒有戴眼鏡子，看不清楚。只看見一團花簇簇的東西，紅紅綠綠的東西，在我面前移動；一股股的香粉香水的氣味，具有刺激性的氣味，在我鼻子裏亂動！雷風告訴我的，說是有幾位男先生陪了來的，都是長衫馬褂紅結子！雪白噴香小夥子！我不覺得也要哼其“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了！我並不是因為男教員陪了女學生而哼的！我是因為他們的服裝而哼的！我是為了他們不知道現在肩頭上的責任的重大而哼的！你們這樣的裝模做樣的不是要做別人的玩物嗎？我恨極了！所長是陪了他們參觀的，有一位所丁，很得意的隨着他們東跑西竄！臉上好像飛了金了！

回到知字號的時候，六點相近了。吃過晚飯，談了一回，便睡吧！坐着要百感交集的。我只是誦着佛號，我真不願久住在這娑婆世界，我願往生極樂！我怕我的思想不革命了！

五月四日

又是一個紀念節了。我們是又白白的過去了的！
我真慚愧！

這是北京學生第一次干涉政治運動的紀念節。是打倒曹，章，陸的紀念日！是打倒詔外病國自利害人的賣國賊的節日，紀念節日！以後許多許多的羣衆的干涉政治運動，都是跟在這一個節日的後面的！偉大的五四運動！莊麗的五月四日！我們只能白白的過去了！唉！

今天我們大家議決了幾件事了：

- 1 紀念式在上午九點鐘舉行。
- 2 紀念式後繼以常會；常會後繼以談話會。
- 3 紀念式之主席，按日輪做，其次序爲居順，雷風，林烈，譚仁。
- 4 紀念式之主席，即爲該日之主席，有維持秩序的職責。
- 5 每日至遲八時起身，至早八時半睡覺。
- 6 正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爲游惰時期；除此而外，須振作精神。
- 7 時間以亞米茄錶爲准。

精神在這幾天來，似乎萎頓了許多！頭昏腦漲，脚酸腿軟！倘使出所起來，恐怕也要三四天才能够恢復原狀哩！在此間活活受這些磨折。真是討厭極了！又不能寫信給他們的，他們倘使知道我悶氣，豈不是

更加不安心嗎？意哥，梅人，都回到本鄉了；本鄉的黨務，也許可以在他倆的指導之下，漸漸的進步的！我只要未入所的同志，在外努力黨務，使黨務一點一點的發展出來，民衆得到了福利。我便非常覺得舒服了。

邵四先生，今天回外跨塘方涇了！昨天不知道他在S州玩了些什麼？呵呵！最難堪的，恐怕要算是“獄中人相送獄中人”了。今天送你是我，人家送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一念及此！不覺惘然！但是我又一想，做革命工作的人，實實在在不應當有這一種的心理的！我們依照了議決案，替民衆辦了一件大大的好事，我們自己本身的利害，是不應該注意的！氣什麼？悶什麼？我們本是抱着犧牲精神的！爲民衆而犧牲也值得的！悶什麼？氣什麼？這是革命者的責任。

這幾天的日記，似乎太枯寂了。但是，要日記不枯寂，先要我們的生活不枯寂才好。生了一副醜容顏，要想在鏡子中找到一隻俏面孔，是辦不到的！今天起草吧！N鎮市政方略草案，一樣沒有別的事做！現在常常寫寫弄弄過日子的了。爲什麼沒有人來探望我？玉哥爲什麼不來？

大家儘是對坐着，一點想不出話來講！太沉寂了！沉寂沉寂沉寂沉寂！

秦先生又送雷風一枝香煙了！他常常要吸的！他

也常常送他的！

我到今天才曉得，那個抓痰的老頭兒叫做沈傳金，那個像訟師一樣的老頭兒叫盛盤林，他們是弟兄二個。因為傳金出嗣的，所以姓沈，他們二個，都是被告。他們的大哥哥被原告打殺了，原告還要告他們，因為原告勢力大。他們倆是常州人，常州縣孫，王兩知事就是爲了這一件案子去了官的！他們倆已經過了三次偵查，四次預審了。原告却一庭也沒有到。盛盤林告訴我，偵查是檢官一個人問的！預審是審判官一個人問的！公判是檢察官和審判官一起坐堂的！他真清楚極了！我是一些也不懂的！慚愧慚愧！

此地有位公請的大夫，他一天來一次。今天有一個囚徒，因為花柳餘毒，要他醫病！他診了脈，一聲不發，向他好好的說，病是輕了些了。不要怕！大夫後來向我閒談說這位的病是不治的了。他又說我們的事，差不多S州都知道了。呵呵！消息真快極了。

在水缸裏我看見了我自己的容顏！依舊和從前一般無二，只是白瘦了些些！我的靜修工夫，還做得不好！心情尙要時而大喜，時而大恨，時而大怨！我一定要做到‘諸念莫發’的地步！我要努力的練，我一定很努力的練的！‘則天’，‘樂天’，就是‘求其放心’！我把心放下吧！不要多想了！

富順，楚順，來看我們。說陳律師還在S州。K T

謠言更甚，縣黨部內職員走避一空，僅 L Y B, C Z
Y, Y Z S，等幾個人_{在裏面}。志仁，慨君，萍弟，都不
在K T了！他們真不如我們安適了！我們在這裏，真
好像在保險箱裏一樣妥當了！呵呵！

不知怎樣的沈傳金吃香煙給所丁長知道了。便
來許多人_{要查一查他的號子}，查出了一個大英牌的
盒子。把他大罵了一頓。所長來了，所丁長告訴所長，
所長說：

“該死的東西！在所裏還要吃香煙！還了得！”這
幾句話，我們都聽見的，雷風也聽見的！我希望他聽
見了想一想吧！不要這樣了！要沒趣的！

一天又過去了，隨他吧！‘隨他吧’這三個字便是
我們的現在的天經地義了！隨他吧！南無阿彌陀佛！

五月五日

又是個紀念節啊！是總理就任大元帥北伐的紀
念日！我們是又白過的了！每每逢到節日，總要連想
起同志們的！今天自然又想到了。

昨天晚上，我們四個人是整夜沒睡熟！固為昨天
傍晚起，我們又多了一位囚友，而這位囚友，却是一
位“瘋子”。他是一個矮小粗黑的丈夫！他氣力大極
了！四五個人。還不能制止他！另外設了一個號子，是
能字號吧，把床舖統統出空了，讓他住在裏面。因為

他氣力大，又把他手反拷了，腳也上了腳鐐。可是不能把他的口堵住的。他便一回哭，哭得淒慘極了；一回笑，笑得聲徹天地；一回細語，講得情深千古；一回罵人，罵得狗血噴頭；一回鷄叫，叫得疑是天明；一回狗咬，咬得鄰犬互吠；一回馬嘯，嘯得像身入騎隊；一回羊咩，咩得屠夫起性；一回哼京戲，譚，劉遺風；一回兒唱大鼓，黑妞妞風格；一回兒吳歌，唱得與名伶鬚鬚；一回兒粵謳，吟得也恰當其妙；一回兒大聲疾呼，像要驚醒痴聾，喚起迷夢！一回兒長吁短嘆，像是冤沉海底，不得大白！……………他又在說了！

“你是天，我是地呢！”聲音好極也高極了。

“你是天我是地，不要大聲！大聲了要打你！”一位所丁拿了捧向他說。

“你打我，我老子要吃你！你是太太，我是老爺咧！”是我勸所丁不要理會他，讓他一個人去叫。因為愈是和他多說，他說得更要多了！他說得多了，他要乏力的！一個人得到了瘋病最可憐。我們昨天因為不能好好的睡，今天覺得很乏力；他昨晚睡也不睡，喊了叫了一夜，不曉得他要乏力到什麼程度呢！咳！真可憐！他說的都押韻的，真奇怪！我想以後醫學界上，對於瘋科，還應該要特別注意才好！那麼也許還有法子可以救救這許多的可憐蟲哩。

昨天，雷風的兒子究玄，寫給雷風一張明信片，說

志仁已經復職了！依舊做P T學校的高三級任！沐兄也在P T裏了！只有我還在此地！究玄寫的一張明信片很好，要一個孩子寫得成一張明信片，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我覺得最甜密最有味最可以羨慕的便是‘爸爸’那個稱呼！有一個人叫我‘爸爸’是多麼有味的事！我想這一句話，我是不應該說的吧！說了人家要笑呢！蠢人！那有一個人不喜歡有兒子，笑盡讓他們笑吧，說了再說！

我上次記我們的律師的時候，有一個我記錯了。那個做過大理院院長的是L H N，不是L Y N，昨天富順向我們說的，說他們就要回去了。現在我們的有關係的大都不在S州了。C家倒有三個人在此地。不曉得又有什麼鬼計了！隨他吧！管他怎的？

那位瘋先生還會禱告，唱讚美詩呢！他有時也唱軍歌的，唱得真慷慨壯烈！他真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

今天玉哥來了。他帶了許多東西。他說他這幾天不能來的原因，是因為廠裏的月結太忙。還是他常常來望望我！今天他帶了一包榨菜，一包醬糖筍，一包大頭菜，三種飲料——二罐牛奶茶，二罐可可茶，二罐咖啡茶——一共六罐。談不多時，陳律師，富順，楚順，們來了。我和玉哥，雷風，居順，譚仁，一同到應接室去談天。談了一會，叔父也來了！他帶來了許多消

息。他說K T, N 鎮，間的謠言很多很多！現在漸漸的平復了。M 弟現在N 鎮。Y B今天才到K T去。梅人今天到南京。意哥，葦哥，明後天到南京。志仁和Y B談了許多關於我們的事的話。他說Y B很可以和我們合作。所知道的，也不過是這樣子，和前兩天差不多！今天我們簽了委託書了。委的是陳律師，錢律師，楊律師，陸律師，要接洽了再說。談了不多一回，他們便去了！我們依舊回到知字號去！痴先生現在不大叫了，大約也因為太乏力了吧！可憐！可憐！“相逢何必曾相識，同是天涯淪落人！”

我們往往想到，做了一件公共的事，只能夠一同享福，不能夠一同吃苦的！覺得往往要使我們喪氣，發火，不高興！往往要使我們做乖人，刁人，不負責任的人，只出智謀不上前的人！但是我總得要極力的防止我自己不要真的跑到這一條路裏去，我還得要認清了目標，依照了議決案，很負責任的做去！雷風也是這樣的。譚仁，居順，雖然嘴上說要放刁學乖，但是依我看來，還是和我和雷風一樣的。他們說的是氣話罷了！我們四個人現在更加互相認識了！我們四個人真真是同志。

吃過了飯，我忽然的特別傳訊起來，大家都覺得十分奇怪！我一出去。就看見我的叔父的，他送我二本白洋簿！開庭的時候，我只被問了四五句。就沒有

事的。依舊還押。檢察官今天特別的覺得和善公平！更使我覺得司法的崇高了！他依舊安慰我，教我不要怕，暫且安心住下再說。

因為我們在S州日子太多了。以致在K T的同志，時時要和我們發生誤會的！這誤會的根苗，便是傳聞失實！我希望我聽到的一切K T同志的消息，都是謠言！我是絕對不敢相信的！我也希望K T同志不要忘聽了別種謠傳！在這一種時間，是離間我們同志的最好的時間了！誣說是沒有用的，真金總是真金，就是烈火也不怕的！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我却絲毫沒有進步！慚愧慚愧！我想倘是判決了之後，我一定設法研究世界語了！我希望研究世界語有了好多時了，但是沒有機會，這一個機會，總算也是一個好機會吧！沒有什麼機會是不好的只要我們會利用。生了病不要着急，安心的便可以當是休息機會。入了囚，不要着急，安心的便可以當是讀書研究的機會，……………哈哈！

我覺得倘使一個人肩頭上半根燈草也放不住的，簡直沒有什麼事可以辦了。正在辦一件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興高彩烈，劃策籌謀；這件事辦成功了，沒有一個不拍手慶賀。各自居功；這件事從成功而變成失敗的樣子了，沒有一個不畏縮思避，力白已無，甚而至於因為公謀自己的安全計，竟是百端誣

鑿，下井投石！普通人這樣子，是可以原諒的！做民衆先鋒的國民黨黨員這樣子，是不可以原諒了！那麼做民衆先鋒的國民黨黨員們的負責人的這樣子，還可以原諒嗎？做普通的事情這樣子，是可以原諒的！做爲民除害實行黨決議的事這樣子，還可以原諒嗎？在普通的時候這樣子，是可以原諒的！在革命勢力方才到達，人民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講這些話，破壞革命戰線，誣鱧傾陷革命同志，還可以原諒嗎？但是，我總覺得這僅僅是以前訓練修養得不好的一個證據！也可以說是當然的現象！過去的也不必多說，只要設法使以後的同志能够進步些，便值得我們受苦了！

至於“傾陷同志以求榮，下井投石而滅口，”等等的句子，我是絲毫不相信的！我近來覺得我的精神不及以前了！以前是維求一死，現在是立求生出！以致有許多許多地方，不像以前的慷慨激昂了！直捷了當說一句話，就是我們不能“了脫生死！”雷風，譚仁，居順，三位是怪不得的，他們有可以戀慕的妻子家室，他們有可以戀慕的家園田宅，他們有可以戀慕的友朋親戚，他們有可以戀慕的……，他們有可以戀慕的……！至於我呀！以前是無所戀慕，現在是戀慕革命戀愛民衆！將來還是戀慕革命戀慕民衆！爲民衆而犧牲！爲革命而犧牲！是沒有什麼值得不值得的！——我望他們三位看見了不要罵我！他們三位也要

罵我的時候，我要哭了！

楊律師的委任狀，已經送去了！

五月六日

我現在發現了一件事實了，我常常要把‘像’字寫成‘樣’，‘樣’字寫成‘像’，‘享’字寫成‘享’，‘享’字寫成‘享’的；這完全是急促的緣故吧，我以後一定設法避免！

那位痴先生，昨晚不大叫了！大約是已經非常疲倦了。昨天他不要吃黃米飯，以致一天沒吃飯，只喝了六碗茶。今天也並不胡謔了，胡謔也要氣力的呢！有一位從模範監獄裏提來的囚徒，是已經上了腳鐐的了，走起路來，索郎索郎的響的，使我聽了也覺心酸！那位痴先生又在哼了。不要哼吧，可憐的朋友呀！你再要哼呀，你力氣要哼完了！朋友！那位瘋子的姓名我始終不曉得，今天他的叔父來望他，所長所丁都進來了，我才敢去望一望他的押籤，他原來叫做陸小喜子。他叔父的年紀大了，鬚也白了，一壁說一壁拭着淚，真可憐極了。他的二隻老眼睛裏滿貯着很熱烈的同情之淚！老伯伯，你不要流淚了，你再流淚的時候，我的淚也要制不住了！你的淚是有盡的，我的淚是無窮的。所長已經允許他叔父立了保狀保他出去了。陸小喜子向他叔父說：

“你走你的！我死在這兒了！”呵呵！可憐，可憐極了！但是我沒有辦法，我自己也是一個可憐人吧，在別人的眼光中看起來！呀！真的是“可憐人惜可憐人！”

我本來總是一瞋睏到大天光的，自從區黨部公開辦公，二十六軍的軍隊駐紮到N鎮以後，我一晚總要有好幾次醒來，最少到午夜的時候，一定要醒一次了！不曉得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恢復我的原狀？晚上要醒，真是不好得很；

我現在也做八段錦了，因為在裏邊沒有別的運動的。我一天做三次；起身時一次，午後二點一次，將睡一次，每一節有一個名目的，第一節叫做，提地托天理三焦；第二節叫做左右開弓如射鵰；第三節叫做健脾利胃須托筆；第四節叫做五勞七傷向後瞧；第五節握拳怒目增營力；第六節搖頭擺尾去心火；第七節兩手攀足固腎腰，第八節馬上七顛百病消，我本來是不喜歡這種很呆板的徒手操的方式的，但是現在沒有辦法了，只得這樣子，也算動動！

又是一樁姦案：張亦成是一個已經娶了妻子的青年，他的婚姻是堂堂皇皇的憑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合的；但是張亦成不喜歡他的妻子。他却喜歡別一個女子，這女子十六七歲起就和張亦成很相得的。後來這女子也憑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

了，却是不嫁給張亦成，嫁給別一個男子。因此他和她雖是都結了婚，可是他和她的愛情，却並不因為了各人的結婚而差異。有一次，這女子回到母家的時候，他又去了。不料正在最得意的時候，她的丈夫帶了三四個人來捉起“姦”來。她便怕人家笑罵，投河死了，他却是逃脫的。後來又不知道怎樣一來，他也捉住了。便在此地住起來了。她今年二十一歲，很好很好的一個女子；這是張亦成說的。張亦成的面目是吸鴉片的面目，聽說家裏有二三萬花頭的。人家都訕笑他，獨有我覺得舊禮教和遺產又吃了一個二十一歲的大小姐了。

一位所丁告訴我今天是立夏節了。在家時，今天一定有，蠶豆，鴨蛋，海蠔……吃的，最好吃的是“攤糰。”尤其是甜的豬油攤的，我最喜歡！在此地呀！依舊是豆芽青菜！呵呵！“不上高山，那知平地！”不要不知足了！我們有白飯吃，已經是天堂上的人物了！你看，你且看呀！外邊大號子裏的人，連白飯都沒得吃呢！天天吃着黃米飯，咬着蘿蔔乾，坐在不能出外的號裏，睡在硬得痛骨的大舖上，不是也在一天天的過去嗎？不也在這樣的過他們的立夏節嗎？呵呵！我渴想的蠶豆，鴨蛋，海蠔，攤糰！呵呵！我不敢忘懷的黃米飯，老蘿蔔乾！“每逢佳節倍思親！”呵呵呵！我的親呀！我在此地思念你呢！你一定也在想念我嘍！睽遠

二地，心心相如！我又想起了N鎮公學裏的同學了，我又想起了逃亡在各處的同志了，我又想起……了！可是N鎮公學裏的同學，逃亡在各處的同志，……，也想得起有一個因為執行黨的決議，順了民意的請求參與了槍決C逆ST的案子的人，在S州W縣地方審判廳看守所裏知字號內對坐無言的過立夏節嗎？呵呵國民黨的忠實的同志，要在青天白日旗下逃亡！國民黨的忠實的同志，要在青天白日旗下在地方廳看守所裏過立夏！天下真是沒有真是非的，說什麼！

我相信我也會做所丁了，我一切都很明瞭了，我也會提高了嗓子唱名喊“提堂，”我也會在羈押人犯牌上記數目，我也會大叫“不要鬧，”……我式式會了。其餘我也大約起始知道了。一個所丁，七元半大洋一月，自吃飯，不要本事，真要餓死的！中國以前的職員俸金，其實太少了！現在要改良，這種地方不改良，一切都不容易改良的！

痴先生今天才吃了半碗粥，他吃半碗粥以後，聲氣大得很！精神又像好了！聽說他明天可以出去了。怪可憐的，還是出去的好！

五月七日

又是一個紀念日，是日本提出廿一條的傷國體

辱國民奪國權的國恥紀念日，我們是又白過的了。

我們現在大約每天六時起身。我洗好了面，刷好了牙以後，便操八段錦，走常步一千步，正步一百步，跑步一百步。然後再進油條大餅的早餐。到九點鐘行紀念式。十一點半進午膳。十二點到二點，大約是午睡的多。到五點半時候進晚餐，在三點半的時候進Cocoa, coffee, 不一定，有時也進牛奶或釀紅茶！到晚上八點半才可以睡覺。我昨晚只在十二點鐘的時候醒了一次，一直到今天六點的時候再醒的！大約總算是漸漸恢復原狀了。居順，譚仁，也是這樣子，我真快樂！雷風昨夜沒有醒過，他比我們還要好哩！

有一位青年的很像學生模樣的人，坐在我旁邊，我向他開談了：

“你尊姓，爲什麼事到這兒來的？”

“我姓K；狗屎倒糟的，一位朋友偷了東西，放在我家裏，我就被他拿了來了！”

“那末你預備怎樣呢？”

“預備吃官司！我的朋友走了，找也找不到。你們K T的學校怎樣了？”

“你怎樣知道我是K T學校裏的人？”

“他向我說的，我從前也在靜安寺南洋大學讀過書的，”一壁說一壁指着所了。

“靜安寺沒有南洋大學的。”

“不是靜安寺靜安寺過去曹家渡。”

“曹家渡是 St. John's University.”

“是什麼?”

“是聖約翰大學。你讀了幾年書?”

“我中學沒有畢業，我還是二年前在學校裏的。

我說的是南洋中學。”

“南洋中學是在龍華路的。”

“你們說龍華路，我們是說曹河涇的。”

“你二年前在那邊嗎?幾年級?”

“是的，大約三年級。”

“那年的校長是那一位?”

“校長新時換過，是葉澄衷先生。”

呵呵!我不說了，我散步了。一位青年要這樣的說話。硬硬的把葉先生從土地裏拖出來，生生的把王先生從南洋中學裏攆出去!這是從何說起!王先生，我在此地替母校找到了一位冒牌同學了。葉先生恕他狂妄之罪吧!我願葉先生依舊的要安安的睡在墓中吧!不要因之生氣!

昨天一位所了，一定要我吸一口“my Dear”到今天，我嘴裏還有氣味!我常常覺得我們的青春要在墳墓中過去了!我常常覺得我的青春要在墳墓裏漸漸漸漸的消失了!儘他過去，儘他消失吧!我們又沒有辦法的!青春正和“my Dear”的氣味一樣，生命

也和“my Dear”的氣息一樣。

每天早晨八點半的時候，電燈一定來一來的，不曉得是什麼道理。廳裏上半年九點鐘搖鈴開始辦公，十二點鐘搖鈴停止辦公；下半年一點半搖鈴開始辦公，六點半搖鈴停止辦公。一天聽得四次鈴聲，也就是這四次鈴聲，把日子一天天的送過去的。

今天所裏送印刷品：迦音週刊，時兆月報，歡善文，戒殺文，看破世界，大糞主義……大糞主義是聶其杰做的，濫觴於甘地的不合作主義，矯枉過正，也真是苦心孤詣了！看破世界的最後一段，說得很好。

“今朝不出去明朝，今年不出去，開年！”一個囚徒這樣的說着。我聽到了真覺得玄妙極了；別人倘使來問我，我也會這樣的回答了。今天此地的犯人一共有一百多了。姦案最多。所丁據說，天氣越熱，姦案越多！真是很有意味的。雷風在註勸念佛文，註得很好。我的建市草案停止了許多日子了，我想繼續寫下去了。

有一位囚徒，今天判決死刑了！他犯的是與嫂通姦，害斃胞兄；遺屍別處，希圖滅跡。他在堂上已經供明了。和他的嫂子，同被羈押，現在同判死刑，司法的死刑，只有絞罪，據一位所丁說，絞的時候，將死囚綁在中間，喉項際各有一繩，二繩二端連於一樁，每樁

上有一輪盤，輪動時繩即交錯，輪越動繩愈緊，緊極時，復稍鬆；少待更加緊。犯人腹漸大，以足蹴之，男犯放一屁，女犯出尿即斃！我們覺得這刑犯是太慘酷了。我們覺得應該可以用‘電座，’比較的好些。他現在儘在哭泣，我們也覺得他可憐。但是“既知今日何必當初！”

意哥忽的來看我們了，我和他談了許多時候。雷風說我談得太興奮了。我也覺得的，但是我從沒有和別人談到興奮的程度的！我們談的時候，無意間用了幾句英文，所丁便來干涉我們了。他說了許多寬慰的話。他又送了本日本的複寫信箋簿給我。大約說了四十分鐘，他便去了！

一位所丁，說我像是三十多歲的人了。白頭髮的確不少了“未老先白頭！”唉！

五月八日

痴的依舊是痴的，哭的依舊在哭泣！一切都是一樣的。在此地最感到不快的便是 Monotony 單調！昨天意哥來，說可以帶些書來，給我們看看。我問他世界語的時候，他說世界語現在是非常不容易流通！在此地還是看小說讀佛經最方便些，別的是却不很便當的吧！他又說，他肯替我 Sketch 一些 Plan 來研究，來讀書。日期恐怕二三個月也說不定的。二三個月也

好，四五個月也好，一二年也好，五六七八……年也好！

居順今年二十二了，我只有二十一，但是別人總說我比他老的！一來，他是細皮白肉，我是又粗又黑；二來他是嘴上無鬚，我是鬚髻繁長！這樣的神情，這樣的相貌。自然要把我老了十年！平心說一句話，在現在世界上，活了三十多歲的人也儘有不能和我相比的人，就是說我卅歲，也沒有什麼慚愧。意哥又告訴我，黎山，重樵，都在爲我們奔走，呵，我們真太累了他們了。我只有感激，感激到極點！據他說 N 鎮駐了二十一師的兵士了，依舊佔據了 N 鎮公學的一部分，N 鎮公學還在上課，不過是擠極了！二十一師的兵士是好的，他們在 N 鎮，N 鎮是安妥的了。我托意哥帶一本信箋簿來。因爲只有十數張便要完了。他說今天不回去，明天一定回去的！回去了一回再來望我一次。他又問了我們預審的日期，此間的情況！我也大約回答了幾聲！不來，望他來；來了，望他去！去了，想他的音容句語，又在望他來了，儘是循環着循環着的！

昨天晚上，我們看見月亮的，她還沒有長成，她只在繁星閃爍的天上露出一點點來，真像這可愛的天空，給美人的“玉指甲”搯破了！就是這搯破的地方，迸發出清秀清秀的光兒來照耀着這黑暗的世界！

月亮姊姊最好，她並不因為我被囚而看不起我的，她依舊向我望着，目不轉睛的望着，含有憐惜同情的向我望着！一顆流星在她眼裏飛出來，真像是一顆淚珠！呵呵！月姊！你不要悲傷吧！你不要為我悲傷吧！做革命工作的人，被押，被審，被殺……都是一定不可易的事！讓我們的肉體壞了之後，我們的精神化作四顆明星，永遠的永遠的伴着我們的月姊，使我們的幽微的幽微的一線靈光，也在天上照耀着人間吧！月姊！你俟着！你且俟着！你不要在這個當兒向我流淚吧！你的淚可以流到我的胸前，我的淚呵！怎能够倒流到天上？！煩你傳個信吧！倘使我故鄉有人望着你念到我的時候，請你向他們說，我住此地是非常的非常的舒服適意的！但是你要留心了！不要再讓那個流星，那個倉狂的流星，在你眼中迸出呀！大約是望得太久了吧，烏雲遮住了月姊了！譚仁在喊：

“今朝天氣冷則，恐怕要落雨！”怪不得她眼中潤濕！

今天一覺醒來的時候，在我的床柱間發現小小的一個小蜘蛛網了！一個小蜘蛛在中間盤据着。這一定是昨天晚上在電燈光裏做的，因為昨天我們沒有瞧見過。我看了半天，我覺得蜘蛛真是一樣靈物，他簡直是非常的聰穎的！不幸的，真不幸的！我出去練了一回八段錦回來，這蜘蛛網不見了，這蜘蛛也不見

了！大約是給一位同居的同志毀滅了的！哎喲！可憐你一夜的辛勤，你第一次的結果，輕輕地輕輕地給一個比你大千萬倍的‘人’，將你毀滅了！啊！這兒是一條水痕！恐怕不是壞了你剛做成網，並且還傷了你才得生的命吧！呵呵！小的東西，還是不要出現的好！

那一位瘋子，年紀並不大，身材並不大，但是爲什麼力氣又特別的大呢？我覺得他力氣的所以會大，完全是因爲他真的做到了“了脫生死”的地步，也可以說是他是走上了“以死求生”的道路，所以便發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大力！所以只要拚死，便沒有什麼事做不成！做革命工作的，尤其是要“看破世界”，“了脫生死”！不過我們的看破世界，是看破現在世界的弱點！我們的了脫生死，是了脫了生死，努力的把現在世界上的弱點改少！消滅！倘使我們不能看破，是決不知道要努力的，倘使看破了不能“了脫生死”，是決不會非常的努力的。不能非常的努力，便不能發生大力量；不能發生大力量；便不能達到固有的目的！所以我覺得“看破”是“知”的必要工作，“了脫生死”是“行”的唯一寶筏！現在世界上，最可怕的，是看不破！不是不能了脫生死！只要真的看破了，沒有不能了脫生死的！這就是“知難行易！”就是我們總理的孫文學說上所說的“知難行易。”求往生的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不要“參禪”，也就是因爲“知難行易”！

我是說佛學與革命是不衝突的，恐怕有人要笑我了！

今天居順補做生日，我們大家吃“蹄膀麵”他本來是四月初五生的，今天化了一千六百錢了，恐怕太費了吧！雷風吃麵的時候，正在寫一封長信，給究玄。寫得很好，我看了很不高興，因為覺得父親的氣味太濃了！我總覺得越要維持父親的尊嚴，父子的隔膜越利害，父子的隔膜越利害。一切不可思議的壞事，便漸漸漸漸的滋長出來的！

趙裕和送我的湖南菜，今天吃完了！我不很喜歡，因為有一種氣味，而且太鹹了！林瘦在FT寫了一封信來，我才知道他還在病中。他寫的信中，引的雪萊的句子“既然到了冬天了，春天還會遠嗎？”我覺得很有意思，很有意味！他又勸我們在這裏過冬，我們自然也樂意順受的！最可惜的是他身體太不興了！

五月九日

今天是袁世凱這老賊要做洪憲皇帝而和日本人簽約的一天。我們所永永不忘的廿一條件，便是在今天簽字的！是我們的國恥！真是我們的國恥！“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又在下雨了，在所裏看下雨，真是乏味極了。看下雨我也曾看過一次：這一次我在N鎮，是冬天吧，我記不清了，我正在和蓮弟談天，天忽然的要像下雨

了，我和蓮弟忽的想到東方公園去看下雨，自然一起去的！起初的時候，我們是研究雨的形狀，雨的趨勢，雨的成因，……和雨的藝術上的位置等等；一直到許多問題都討論完了，雨還在下的時候，還是一絲不變的在下的時候，才感到單調了。幸虧他在這一個機會裏，說了許多他的歷史我聽，我對於他也增進了認識程度，才算不覺得十分的無意味！我和他從那天起，友誼上更增進了，我相信他也決不會忘記這一天的，正和我不會忘記這一天一樣。

我一提起林瘦，便聯想起 Mandjufield 曼殊斐兒！他們倆很有些相像的地方的！就是多愁多病。我昨天要雷風向我說他的歷史，我才知道一點點。他十七歲便結了婚的！他在 T C 中學裏讀書的，到四年級的時候，“五四”運動發生，他便因為“五四”運動被開除。後來在家裏住了一回，一位他的朋友介紹他到 T C 中學去當文牘，他因為看不過 T C 中學的腐敗情形寫一篇文章，淋漓盡致的描寫文章，把 T C 中學的黑幕描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另外寫了封信，一起寄到“學燈”上去，要“學燈”的主筆發表的時候，用另一個名字；不了“學燈”主筆把信和文章一起發表了出來！他自然不能在 T C 中學立足了。後來在 H T 的二師分校裏教書，在家裏頭吃吃藥，一直到現在。他只有一個父親一個妻子，生了三個女兒死了

二個。他父親狠喜歡他，所以替他早早的成了婚；他父親狠喜歡他，所以要他做大少爺，他父親情願做牛馬；他父親狠喜歡他，所以不要他拚命的做革命工作！他父親喜歡他，所以使他生了一種不能速治也不能全好的最不便最討厭最最無法可施的病症！但是這也不能說他的父親的，那時候的社會是這樣子的！社會萬惡，萬惡的社會，還可以不革命嗎？要革命，不把萬惡社會裏的萬惡的構成者除去，還可以說是真正的革命嗎？呵呵！

今日又停止辦公的。

譚仁昨天接到了一封江濤的明信片，知道慨君因為氣極而發了瘋了！但是我總覺得爲了這件事而氣得發狂，是不值得的！慨君也太熱心了吧，他忘記了他自己肩頭的責任了！自從我們被押以後，黨員們氣的氣瘋了，灰心的不工作了，一切的黨工作，都擱置了起來不幹了。這都是以前訓練，修養，的弱點！沒有意外的事，弱點是不容易找出來的！現在找出來了，應該怎樣的使這弱點消滅改少，才是最適合的？確是一個狠費解的問題！聽說萍弟也在S 埠了，Y B不寫信給他請他回去，他是不能回去的。Y B組奇怪了，他是Z C委的K T 政治指導員，是負有“清黨”“改組”“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的使命的！是狠有權力的！是可以保障黨員的！但是他只是口上空談，筆

底絕不動一紙公文！只從S 埠趕到K T再從K T趕到S 埠。

大家說我長了些了。這才好呢，我確是太矮了！

所丁送來了四份地方檢察廳的提出預審書，公事的確辦得快的，我真感謝他們。依據地方檢察廳的意見，以爲縣黨部沒有明白無殺人的權力而擅自殺人，對於法律上，是總有些不對的。原是啊！我們早已知道是不能完全合乎法律的。倘是完全合了法律，我們也決不會被捕了！不過這一件的事，應該注意的是“該殺”“不該殺”不能單單注意“可殺”“不可殺”和“合法”“不合法”的。接到了以後，我們便通知我們的律師和友人。報告一切。我們現在是預備出庭預審了。

今天來了三封信：一封給譚仁，二封寫給雷風。消息帶來許多。最使我發生羨慕的，是P T學校勸誠級的學生寫給雷風的一封。大概一切都可以漸漸漸漸的到平靜的態度了。今天我們都似乎是非常興奮了。大約是爲了四份“聲請預審書”的緣故吧！我覺得沒有什麼，這是一定的不可避免的事實，是司法界裏的辦事的一定的手續。我們的罪成立不成立，要在預審庭上決定的！有罪，沒有罪，吃官司，絞絞看；有期徒刑，無期徒刑；一等，二等；釋放，取保；一切我們都沒有辦法的，說了也是枉然，想了也是白費腦筋，興

奮更太不值得！我們只可以“放乎中流，聽其所之！”我總是隨遇而安的，我總覺得無論什麼人，穿了好衣服不要快樂，吃了好東西不要快樂，住了好房子不要快樂，走了好道路不要快樂，交了好運不要快樂；穿了歹衣服不要乏味，吃了歹東西不要乏味，住了歹房子不要乏味，走了歹道路不要乏味，交了歹運不要乏味！我們式式都快樂的時候，便要同時念到不快樂的旁人！我們式式都不快樂的時候，便要設法使我們不快樂的成分減少，却絕對沒功夫喊乏味！革命的人尤其應該這樣！

今天天氣就變好的，又是青天白日了！今天我吃得太多了，狠覺得不好，明天一定要少吃才是呢！我真不會得自己留意的！怎好？

五月十日

我們現在真闊氣極了！我們發出的信，是地檢廳的收發處替我們封替我們黏上郵票的。我們只要把信紙信封郵票放在一起，用不到封，用不到黏的。來的信，他們已經替我開好了，用不到我們自己動手的！真闊氣極了！

昨天晚上十二點鐘的時候，也開起庭來了。所丁喊的聲音太大了，把我從夢中驚醒了。“提夜堂”的是一個同居的囚友，叫做袁羅貴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

明天也等不到了。我現在是狠不容易睡着，狠容易醒的了！我謝謝你，我謝謝你吧！以後喊得輕一些吧！又去做夢了，此地是看守所，他們是公事。喊人是他們的公事，怎麼可以喊得輕些的。喊得輕了，要把工錢的呢！

我們所裏，有黃炎培，杜凌霄，秦禮和，……，黃炎培是一個囚徒，因為囚徒的面目生得太像了；杜凌霄也是一位囚徒，因為這囚徒的姿勢，據說是像極了；秦禮和是一位所丁，他的名字聲音太像了。我們現在澈的事恐怕是太清閒的吧；天上有雲的時候，看看黃雲和白雲相打，皇后的頭髮變貓頭鷹；沒有雲的時候，只去看蔚藍色三百尺見方的一個天的一部份。有時有唱得狠好聽的鳥，飛在隔牆的樹上，我們便會得細細的辨別鳥的聲音決定鳥的種類，雖然我們的結果是無從證明的，但是我們自有我們的盲目的確信。在天井裏踱踱動動，號門整天的開着，都是一種特恩；普通的犯人呀，除了有錢的例外，是都不能出號門一步，而且號門是始終緊閉的。號子裏頭黑越越的都是人，常常因為人太多了，發出一種不可久耐的“人氣。”真是最難開了。而且號子裏的人，生瘡的，咳嗽的，無奇不有！倘使把我們悶在裏面，我相信不要一個星期，便要生病的！而且“白蝨臭蝨跳蝨”三蝨相會，都聯合起來，仗着特殊勢力。向犯人們下總攻擊！

倘使像我到這種地方去，還可以支持二三天，林瘦倘使到這地方了，那就不忍言了。好的是他沒來！K先生因為有“逃監”的嫌疑，從小號子掉到大房子裏去找他的“靜安寺的南洋大學”的同學去了。張先生因為有錢的緣故吧，——我不敢說定——也和我們一樣待遇了！但是我總記得我們方才進來的時候的一句話，“在此地優待是沒有的，只有你們幾位”。原來只有我們幾位嗎？呵呵！我真莫明其妙了！

今天我發現了一株小艸了，在知字號南面的浴室的牆角上綠油油的，一動一動的。真可愛極了！牠只有三寸來高。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對於這一株小艸，也會歡喜到這樣田地，後來才知道，在我們可以看得到的範圍裏是沒有一株半株艸的，樹木更不要說了。此地只有動物和呆板板的惹人恨的居室器具；植物，正在生長的植物，生長得狠好看的植物，是沒有的！天空中旁晚的時候，時時可以看到的是蝙蝠！他們飛來飛去的狠忙很忙的，不曉得要怎麼樣才好！是為我們捉蚊子嗎？我謝謝你的美意。

陸小喜子把衣服部撕完了。赤裸裸赤裸裸的在倦伏着。他母親來望他，他因為沒有褲子穿不肯接見。後來是他的母親進來看他的。他母親儘在哼：

“總是我的家教不好，望老爺賞個恩典！”一壁說一壁也在拭淚，正和他的老叔父一樣，我真奇怪，陸

小喜子是說過可以出去的了，爲什麼到今天還在所裏？大約案子太重了吧。吃過了飯，他叔父又來看他，所長說的，今天他可以出去了。他叔父來的時候，他還在說：

“立正！開步走！一你把那，冤枉的事，對我來講。一樁樁，一件件，……”接着又哼起閻瑞生‘驚夢’二段了。哼得狠不錯！的確是羅蘭春的調子。

陳律師來看我們，說刑律三百十一條的處分是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呵呵！真利害極了！他又說S 埠方面王先生，意哥，重樵，見高，等人他們一起吃過晚飯，H 秘書又奉電召到南京去了，他真是一位政治家！王先生曾經寫過信給錫增，意哥接洽過子偉的。梅人又到省黨部去動了一張公事，是K Y D一同到南京的。據他說來，因爲最近政治會議上海分會的決議，說以後對於懲辦劣紳土豪條例，須另行訂定，在未訂定以前；暫交司法辦理。那麼以前的事，似乎是默許黨員黨部及懲辦劣紳土豪委員會，可以自由受理及處分的。所以一切情形且等到預審再說。以前的日記，都託他帶到S 埠了。他談了十五分鐘就去的。他要明天到S 埠，今天住在S 州。律師的談話，終究是比較普通人要清楚些。讓他們到預審庭上去說罷。我還沒有看見過預審庭，看看見識見識，也是好的。我一定很細心的記下來的。現在呢，我

儘管自管自的睡覺吧！

今晚特別有趣。幾位所丁們和我談天，談得有味極了。一位說：

“在北京，旗人的婦女裝束最有趣，頭上把頭髮裝得鬆鬆的像一個“雨”字，身上穿的一件旗袍，是闊滾邊的，腳上穿的鞋子的底厚極厚極，走起路來，一扭一扭的好笑煞人！面上至少要敷上二三分厚的一層的粉，嘴唇上塗着狠利害狠利害的一搭胭脂。太陽穴附近的一帶，都用頭髮覆着的。袖口至少有一尺多。在路上走起路來，倘是碰到了一個認識的人，還是要行禮哩，左手按着腹部，灣着身，右手一直垂到足尖上，嘴裏念着‘你好，你好，你好，的’。他一壁說一壁做，儼得我好笑極了，不覺得笑出了聲來。

“那個在笑！”外面大聲的叫起來了，我的笑還止不住，儘是吃吃的笑着。

他又講一段蒙古人的形狀，說是穿黃長衫上罩一件紅背心的，身體大概是狠長狠長的，大概是吃早煙的居多，他又在學蒙古人走路了，我又禁不住要發笑，我真太容易笑了！但是我平時是不十分喜歡笑的。另一位所丁告訴我：

“你們大概是不相信鬼的。我勸你們，不可不信，也不可盡信。此地有一隻廟，廟裏的老爺是靈極的。有一會，要出會了。正在供神的時候，來了一個信耶

鮮的執士，口講指點說老爺不靈，教人不要信佛信老爺，他話也沒講完，就倒地昏去了。口裏祇是出白沫，哼着！他是一個法國人，後來到法國人辦的醫院裏去醫治，醫了許多時候也醫不好，倒是到老爺門前服了罪，許了願，才慢慢慢慢好的！還有在此地號子裏，一到下濛濛濛濛的小雨的時候，在晚上二點的時候，時常聽得出‘許哩許哩’的。此地終究有冤枉死的人們呀。你們是不相信，是嗎？”

“呵呵……呵呵！”我們笑了笑，沒有回答他，剛纔才講旗人的一位所丁又講了：

“你們時常要我講行刑場，我今天講給你們聽罷。就在此地第三監獄的狠裏狠裏的所在。是一只大廳和一個天井。這一隻廳就叫行刑廳，這天井就是行刑場。廳裏是有一只高起一點的檯的。到了有人要執行死刑的日子，那裏是打掃得狠乾淨的。那個大天井裏，有二個洞，是預備插樁子的。一個人到了要執行的一天，把他押到執行廳，坐在那檯上的審判官向他說，今天你要執行了，可有話說沒有？到這一個田地，犯人笑的也有，哭的也有，叫冤枉的也有，講說話的也有，要求寫書信的也有；大概都允許的。過了相當的時期，便請犯人吃‘楊花酒’一杯，吃了可以不識不知的，有些人要吃，有些人不要吃，也不一定的。然後把他絞死。絞死了以後，審判官用審判廳的封條一

封，明天要讓檢察官驗屍的！”

他們講到這兒，我只覺得他們的手續真完備，同時又記起了兩眼突出舌兒拖出的怪像，覺着絞是太慘了，譚仁在叫我睡了。時間也八點半了，睡，睡吧，今天記得太多了。

五月十一日

我們今天覺得一切都狠樂觀，尤其是我，我們預備寫一封信給蔣介石全志，向他敘述我們的情形。我覺得這一件事，是狠可以做的，我便起了一張草稿：

介石同志：

請你恕我們在前方軍事嚴重的時候，以我幾個同志的不自由的小事，而廢去總司令的狠可寶貴的時間的罪吧！我們狠想寫這一封信的，但是我們終於不寫；一直到現在，我們的的確確威覺得這一封信有寫的必要了！總司令，請你撥出一部份時間來看一看罷！

我們是K S省K T縣的革命同志，忠實的革命同志，信仰三民主義的革命同志，爲了實行了黨決議，順了民衆的請願，參預了鎗斃本縣鼎鼎大名的劣紳土豪C S T的案子，給K T縣知事送到了S 州 W縣地方檢察廳。檢察廳自然依了司法的手續一步一步的狠有條理的做去。但是，我們覺得這一件事是應

該超司法的。

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是革命同志，做的是革命事業，那時候是革命時間。世界上一切不合法，不合現在法的動作，革命者犯的最多。譬如在孫傳芳的時代，我們在黑越越的房屋裏在夜間商量明天的宣傳方略，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黑夜聚衆”嗎？這不是又犯了法嗎？諸如此類的狠多狠多。也不敢多說，費去總司令的寶貴的時間！

一切手續不合的事，革命者犯的最多。譬如革命軍事在進行的時間，有許多是不能講手續的。一切都要請示了再做，進步果然緩得不可說，總司令也未免太忙了吧！只要認清了目標，對於革命前進是有利的，便應該奮不顧身的做，以求革命前途的進展和勝利！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的案件，什麼手續不手續都不應該拿現在的法來加到我們的頭上！只要問我們做的事是不是黨動作？是不是應該的？C S T是不是一個鼎鼎大名的N 鎮，K T一帶的劣紳土豪的首領？C S T是不是一個發行老N報反對革命及污衊總司令的宣傳者？依了那時候的國民政府批准的湖北懲辦劣紳土豪條例第一條是不是應該鎗斃？那時候的國民政府是不是在革革勢力之下的各地的國民政府？我們要請求注意的，是我們的事實，我們的時間；希

望在軍政時期的軍事領袖蔣介石總司令對於這一件事，有一個相當的辦法，我們始終覺得這現在的法律決不能處理我們的所謂“罪過”的。

所謂搗亂後方，是一句什麼話，倘使我們開一個慶祝建都南京恢復黨權擁護蔣總司令的大會，要說我們搗亂後方，也可以說的！聚集民衆便是搗亂後方嗎？我們更要請求注意的：天天狂聲大呼的“打倒劣紳土豪”劣紳土豪是革命同志所不可打倒的嗎？在“打倒”辦法沒有訂定頒布以前，用別人的“打倒”辦法是不可以的嗎？用了別人的“打倒”辦法“打倒”了一個劣紳土豪便應該到看守所裏的嗎？

我們在此地，一切都很好，不過總覺得這樣的遷延下去，是狠沒有意思的。

最後我們希望前方軍事勝到，革命勢力直搗關外，三民主義普及全國，民衆幸福真真得到！

謹致

革命的敬禮！ 四個爲革命而被囚的同志。雷風，林烈，居順，譚仁。 五月十一日

一位瘋子在上午十點鐘的時候，放了出去了。一壁打，一壁拖的把他送出看守所的 他不肯走，他以爲又要“提堂”了，他決想不到今天可以出去的。那個張亦成昨日交保的，他出所了。再過一時，我們可以做“籠頭”了！哈哈，未免太胡說了吧！

今天譚仁的同鄉苗生來望他，送他一包瓜子一簍醬鴨，今天的醬鴨好吃極了，我們分一半先吃，一半預備吃夜飯的。味道實在鮮極了，恐怕是醬雞吧。西瓜子長遠不吃了，據說多吃了要傷精神的，我實在不敢相信這一句話。我今天的確沒多吃西瓜子，吃了四十粒最多了；因為不喜歡吃的緣故。

有一位年輕的囚徒，大約不過十七八歲吧，他自己說是在水警察廳裏當公事的，到此地是完全是誤會的，已經有人在做公事了。他又說他在這裏別的沒有什麼，只是沒有機會吃大煙，他在外邊，每天要吃到三錢。

看佛經，曉得他要辦到的是“五蘊皆空，”而他的辦法是“心無罣碍。”最要緊的是“過去已滅，現在本空，未來未有，”是完完全全的消極革命唯心論。我個人是絕端“信解受持誦讀如他人說”的。不過我們是以人類的生命爲生命，人類的成功爲成功，人類的進步爲進步的。我個人是全人類的一個小份子，正和人身上的細胞一樣。革命份子，便是白血球。劣紳土豪，便是微生物。白血球去撲滅微生物的時候，也許要有傷害的。剷去爛肉的時候，好肉也要剷去的！只要大體有進步，我們幾個個人的犧牲沒有什麼大不了事！只要人類是進步的，是成功的，是延長了生命的可能性的，我們的短命，我們的失敗，我們的不自由算什

麼！我們試想一想，倘使那天我們都跑掉了，像一般跑掉的人一樣，K T還有這樣的黨部嗎？倘使那天不撲殺這一個壞蛋，在現在可以有這樣安全的N 鎮嗎？縣黨部保全了！N 鎮安全了！K T安全了！我們的危險算什麼？

玉哥來看我，又送了些榨菜，陳皮梅，軟糖，三種東西。我請他下次不要再帶太費錢的東西，也不要時時來望我，有話要說，可以通通信，不必趕來趕去，天氣熱了是不便的。他全沒有消息，正和我一樣。因為一時大家想不起來說，他也想不起，我也想不起，互想望着，到一句話也想不出的時候，他說他要去了！還是去的好！

今天他們又送了報紙來了，看了和沒有看一般無二！我們現在好像進了一只大學校，什麼東西，都可以一點一點的學習得來的。因為所裏的人，什麼都有。要研究 Social Psychology 社會心理學此地真是一個極好的處所。

五月十二日

昨晚月色的朦朧，浮雲的灰膩，便形成了今天的細雨。也不能說是細雨的，有時候果然是狠細狠細，細得線一樣細，有時候也大得狠，下在鉛皮上“殺辣殺辣”的聲音也大得怕人。大概今天又要在室內過一

天了。

近幾天來，喜鵲叫得忙極了！並且也時時有唱得
很好聽的鳥在飛翔和唱！只是不得一見！

道南來看譚仁，他送來了一匣蛋糕二罐餅乾，另
外又送來了四匣香煙進來，給接見房裏的人知道了，
報告了所丁長，所丁長便叫老張來搜查，一搜查以
後，四匣香煙便收了去！我們大家覺得沒趣！我希望
雷風從此戒紙煙！不過一個人成功了習慣以後，要改
去這個習慣，的確是一件難事。但是這一種也算是難
事，還能夠做什麼革命工作！我總希望他能夠從此戒
煙！

也是道南向我說的，我們十四號要預審了。的確
的，快一些解決最好。這樣的遷延，實在太沒有意思
了。書籍又不能就拿來。書籍拿來了以後，我就有翻
譯的工作可以把時間送去；我就有沒有看過的書籍
看。幾時出去呀，不必再問了！儘自“自得其樂”吧！和
道南一同來的是春春，譚仁的堂兄。所長來了，來說
明搜查的香煙的理由並且聲明必定要搜查的理由。

佶仁又來探望雷風，帶來了好些肉，還有好些
蛋，因為他們知道雷風有些傷風。其實傷風早已好
了。雷風也叫他不要時時來探望我們，只要通通訊就
是了。今天下了雨，一切都悶得不了。最討譚仁喜歡
的喜鵲也不來了。天上的雲，白膩膩昏東東得使人不

爽快，號子的“人氣”又因為外邊氣壓太利害的原故，不能向外宣洩！真悶氣得不了！但是我總不敢忘記大號子的許多朋友們。我總不敢說我自己的苦！我是不配說苦的，真真的苦是大號子裏的朋友們嘗的。

C 哥也來了一張明信片，曉得二十一師在N 鎮秩序紀律，都狠好狠好！而且黨部和廿一師的政治部在五月九日借了保衛團大操場也開過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恢復黨權大會，晚上還有遊藝：公學，女校，軍隊，各方面都有表演；他們沒有虛度這一個節日，是我所最覺得愉快的！今天幸虧有人來探望，有人送信來，否則是狠討厭狠討厭的。譚仁是一個 Astronomist 和 Gypsy 他曉得天文氣象，他曉得將來的休咎，他的本領真大極了！據他說：這個十五號，是我們的關鍵；讓我們試試他的話吧。

“唔搭是嘸不長官司吃格，要末兩三個月白相官司！”一個人向我們這樣說。我真奇怪，為什麼他們終說我們不會吃長官司的；我真慚愧，原來我們所吃的只是“白相官司”。呵呵！“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世界上比中國苦的人還多着哩，我們中國人還革什麼命？回到家裏吃吃閒飯抱抱兒子去吧！哈哈！

我有一個弱點，今天他們向我說了，就是我時常要嫌別人的，嫌別人醜陋，嫌別別人不懂事，嫌別人……這真是一個絕大的弱點，我一定慢慢慢慢的

改掉他。倘是不改掉，做工作的時候，一定有絕大的妨害；很容易想到的，便是不容易和人家接近。我的確是不容易和別人家接近的，真不好！我一定改掉他。

佶仁送來的臘肉好極了！據雷風說F T的榮生家裏，還有幾腿臘狗肉，我倒很想嘗嘗。所有的醬雞醬鴨在南潯的最好，上海，蘇州，的都不能說是最好的；南潯在湖州相近，也是雷風向我說的。我現在只知道吃了。說一句老實話，我本來是最喜歡吃的，但是我始終不過分的！幾時我一定要到一次F T的，榮生家不可不去！

雷風今天起始研究世界語了。先認 A, B, C, D, F, G, H, 七字。目的要能認能讀能默寫能拚音。終究是一個有了年紀的人了，快不和“小朋友”的難領會到一樣的程度了！Esperanto 一字，不能念得狠好。

五月十三日

這幾天來，大約八點半睡到床上，到九點鐘一定可以睡着。一直到下一天的上午四點鐘才醒一次。不過這一次醒了以後，倘使再要睡下去的時候，便一定要做夢！夢也不能說是夢，只能說是夢的片斷；和幻燈一樣，真的太沒有意味了！既不連續，又不好玩，而且又是沒有意味；都是有了上文沒有下文，只有下文

上文不曉得怎樣的。以後倘是再是這樣，我寧可在四點鐘的時候起身了。

身上因為好久沒有洗澡，不舒服得狠。手上也在起水毒泡了。這樣子也算是吃“白相官司”的紀念了。

“觸勿來俚篤令堂太太格斥候必攜”蘇州人的罵人的確是高人一等的。你看罵得多客氣多文雅！

因為我最怕氣息，而且最碰不起，他們都叫我“春風蕩漾中的蠶寶寶”呵呵“春蠶至死絲方盡，”倒也是狠相像的。作繭自縛，為民衆而犧牲！真是春蠶，真是“春風蕩漾中的蠶寶寶！”

今朝好容易抄到了一張那位訟師替人家寫的明信片了，因為他寫的時候，狠得意的在哼！所以我才注意的：

“巧生胞弟賢鑒啓者兄因犯煙案小犯現押所內無零用錢懇弟之情即速至我家中取錢二千文再買點心一併送來我弟放心大胆與傍人毫無關係儘可來接見我可也否則轉請熟識董的人即速送來立候火速勿延此請近安四月十三日兄徐茂生拜千”沒有標點的洋洋灑灑的寫了一滿張，怪不得他要大哼特哼了。

今天單冬華同志從S埠到此地來看譚仁。送來了鱸魚，蛋糕，瓜子，三種東西。是專誠其事的來望我們的。我幻想着；我們四個人都死了，埋在永無人到的荒土裏，每年到了一定的節日，四處的關係人，都

來憑弔看視太息流涕！我們依然是不識不知的睡在地下。據譚仁說這一位同志的革命性是非常激昂的，而且能種田，肯看書，是非常肯修養的。我覺得倘使說的話都是對的，那麼這一位同志，的的確確是一個農民運動的幹部人材了。

※ 父親來看我，真快活，可以和我一個多月不見面的親愛的父親談話。我和我父親時常有一二三四個月不相見的，不過這一次的不相見，似乎是“非常”罷了！他送來了一筐子肉，一筐子蝦，一包筍豆。二磅餅乾，一件單衫。的確的，是要穿單衫了。不錯的，我是喜歡吃筍豆的。“知子莫若父”這一句話，至少對於我是對的！他是搜集了許多參考品，來和楊律師接洽的。他最後關照我兩點：

“不要多吃！不要貪涼！”哎喲！這兩點真是我近日的毛病，怎的我父親會曉得的？我父親真是一個仙人！後來因為我們要吃飯了，他才去的。他告訴我許多好消息！雷風和譚仁，居順都是這樣說的，說我和我父親好像是兄弟！的確的，我父親對於我從沒有一般父親所特有的威嚴的！我待他不像待哥哥是有的，他總是像待弟弟的待我的！而且是千真萬確的，我是老相得多，我父親雖是今年四十五了，但是看起來，真像三十多歲；我是早已人家說我是三十歲的，雷風又說我父親是一望而知的一個淡澹明理，仁厚慈愛

的人！呵呵！雷風說得真不錯，沒有一個字是不切實的！他們都在羨慕我，妒忌我，因為我有這樣的一個父親。我真得意，我真快樂，我有一個曉得我愛惜我的父親！我真得意，我真快樂，我有一個令人羨慕的父親！

“The Vicar of Wakefield”已經帶來了。意哥明天來，紙張和鉛筆，都由他帶來。這也是我父親向我說的！爲了我們要累他這樣的忙，是只有感激，感激的！

成之，啓超，都寫了封信來。成之的寫得狠好狠好，我便回了一封狠欽佩的信。雷風看見了，以爲成之是我的“情人，”而且據他說一定有“三分着賬”的！真是一件笑話！我情人太多了：男情人也有，女情人也有，年紀相仿的情人也有，年紀相差的情人也有，N鎮的情人也有，別處的情人也有，真是“無所往而非情人”了！可是一直到現在，我的情苗呀，正只在空中蕩漾着！

志仁也來信了，他說他精神狠不好，他說他真的心灰意懶了！我覺得狠不快樂！他說和縣黨部結賬結清以後，比黨員更多的革命工作，他不願意做了！這是一句使我不快樂的句子。有人在說縣黨部用的錢太費了。這許多人真不明白剛才開始辦公時候的情形了！真不明白各區黨部所需要的補助費了。我真不

曉得一共用去了多少，以致別人要說這樣的話了。用錢要以工作做比例的，一個黨部一個錢不用，但是一個同志也不做工作；那麼雖然是不用錢；却不能說他省！一個黨部做百分的工作，用了百分的錢；那麼雖然用了許多錢，也不可以說他費！這一點不曉得他們想到沒有？

父親送來的一筐子蝦，炸蝦裏還有油葱炙的鱸鯉魚哩。呀！又是一件我喜歡吃的東西！父親真想得到！

哈哈！今天我看見了一顆朴樹了！這棵朴樹，我們只能夠看見牠在屋脊上一小部份。葉子密極了，顏色青翠得真好看！牠長在外面的號子的屋脊上面的！不，說差了！她真長在外面的號子後面，因為長得高了，所以上面的一部份爬過了屋脊了！這也要算一個大發現了。我們真的越弄越像 Robinson 了！“此間樂，不復思蜀矣”！“I am the king and lord of this solitary country,” “I might be more happy in this solitary condition than I should have been in the liberty of society and in all the pleasure of the world.” 真是爲我說的！又發現了一件可以使雷風疑慮的事實了，成之寫來的信紙是香的！

今天真是“羣鮮畢至，魚肉感集”了！我們吃晚飯

的時候，有鮮美的：炸蝦，炸鱸鯉，燻青魚，醬肉，醃肉，五樣葷的，在外邊真不容易得到這樣的晚餐菜！誠哉！吃“白相官司”也！哎喲！“眼眉毛也要吐（落）下來則！”

今天明天後天三天S州有“軋神仙，”“軋城心”的風俗的。今天街上擠得狠，我們是擠不到的。呵呵！

五月十四日

昨天晚上，月亮畢竟現出來的，雖然雲是非常的多！她比前更長成了，快圓滿了！我覺得比以前和以後都好！皎潔極了！像一只玉盤放在一張花彩繁雜的檯氈上一樣！我看守着她：我看她被雲霧包圍，被雲霧包圍得一點光也透不出來；我看她一聲不則地慢慢地慢慢地靜候雲霧的散去，雲霧散淨了，她依舊和往常一樣的光輝萬丈；而且在我看來，因為有了朦朧的Contrast反照，更覺得她的清輝是耐人尋味，比往常要好看得多，美麗得多，動人得多！月姊啊！我敬謝您的默示。

今天起身的時候，忽的記起了縣公署的雨前茶揚州菜了！雨前茶真好吃，清香甘澀！揚州菜在我吃來，只是太淡些！呵呵！我真是一個俗人，吃菜總喜歡濃厚鹹三色俱全的！我辦事也是總喜歡濃厚鹹三色俱全的！

昨天雷風只多讀了一個E字，他覺得太單調，要我多念幾個他聽，我沒有答應他。他有興味極了，一個人儘在“A, B, C, D, B-a Ba, B-e Be”，的念着。真是一個好學의 同伴，他真是Robinson的鸚鵡！

一個所丁向我們說，我們只要蔣介石不失敗，我們一定沒有什麼的！唔！他真有見地。倘使張宗昌，孫傳芳，一來，我們自然是沒有命的了。但是照現在的情形觀察起來，大致沒有什麼的。反正就是有什麼，我們自己又怎樣呢？

現在五點三刻了，意哥還沒來，明天是星期，倘使所裏不許接見，不是要耽擱了一個整天嗎？我等他等得心焦極了。今天就是他來，我也不要和他會面了！我真恨！和一個病人或是囚犯相約，只能先期而至，決不能逾約不來的！聰明多智廣聞博見的意哥，豈有這一點也不領會的？大約又是火車脫班了？大概是我們的事情有變化了？大約他今天事情忙得不得了？大約是……？多想些什麼，他不來總是不來了！明天再望吧！

雷風今天多認了八個字了：K L M N O P S T，他拚法拚得很好了昨天前天認的幾個，也沒有忘掉；終究是一個大人了。我今天寫給他三個生字★Esperanto, Elosiko, Knabo, ★他讀得還好，強是免不掉的，慢慢慢慢的自然會進步的。

譚仁，居順，今天又煩燥了起來，我因意哥的緣故，也覺得掃興，只有雷風儘在：“K-N-A-B-O Knabo，是小孩；K-N-A-B-O……”的讀世界語。沉悶極了！

呵呵！她又在窺我了！哎喲！她今天團團圓圓的在天上了！

“你這皓白皎潔的廣寒宮主呀！

你別儘在囚中游子的面前團團呀！

我幾回在午夜望你？

我幾回在夢中見你？

你只是缺着半面兒不讓我全看，

你只是紅着嬌顏兒不向我一看！

從K城直望到如今，

能得有幾時月明如鏡？

好容易巴巴的望到了你的團團時節，

我又是怯怯的貪看團團呀怕看團團！”

呵呵！做起詩來了！叫什麼名字呢？就是“怕看團團”吧！不好！但是又想不出好的！姑且去看一看吧，不看時她要消瘦了。且在月明時一望吧，不要月兒沒了再是痴尋！呀！皎潔！皎潔皓白！勾人魂魄！呵呵我！又是貪看團團呀怕着團團！

五月十五日

昨天晚上我看見樂弟的，他立在父親面前，要一百塊錢買儀器，測量繪圖儀器。我父親一聲不則的在籌劃。我們家近來倘是有五十塊以上的用途，便要預先籌劃的了！樂弟長得真長，穿了洋服了，一根粉紅隔寶藍的領帶上洒着幾點腥紅的點子，真美麗極了，他向我沒說什麼話，只是點了點頭。

半夜裏醒來，聽見遠處的狗叫，往往要想到別處的。我總以為近S州又發生戰事了。恐慌恐慌得了不得！想起來逃難，門是上了鎖的；想靜心再睡下去，那“碰——碰——碰碰！”的聲音，實在使我寒心。喔唷！鬼叫了；許——許——許許裏許裏許——”汗毛根根豎起來了！貓頭鷹叫了，叫得我只往被窩裏攢，攢攢！哎喲！不好了，兩只腳在被窩外面了，冷冷，冷得很！原來這幾天所裏的人多了，——都是鴉片煙鬼和賭鬼——所裏的被不_够分配，把從前借給我們的被討還了二床。因此我，譚仁，雷風，三個人都是一個人睡一條，半條做褥子半條做被的。睡吧，再胡思亂想的要睡不去了。“快快交保！快快交保！”天神在雲端裏說話了，再聽聽看：“快快交保！快快交保！”噫！原來是“快快交保！”大約是不要緊的，天神在說是“快快交保”呢！睡吧！“阿妻！阿妻！阿——妻！曷哼！曷哼！曷——哼！阿妻！阿妻！阿——妻！”隔壁的鴉片

癩鬼癩到了！真沒趣，今晚真睡不着了。雷風翻了翻身，嘴裏在說：

“是布穀時候了，布穀鳥在叫呢！”他也醒過來了。我是一定要睡的，明天是星期日，停止辦公的！就是可接見，也要十點鐘以後才興！意哥又沒帶紙來，明天又不能起來翻譯的！

有月亮的日子一年有幾次？臨到了日期，倘是一下雨！一上雲，豈不還是一個沒有？我們真幸運，在K T的月半是月明的，在S州的月半也是月明的！

今天起得特別早！自然！不得不早了！可是很覺得疲憊！

前天發現的牆頭上的一顆小草，益發滋長得好看了。雷風說是“羅漢菜”我是不懂什麼的！我最慚愧，我走在田邊時，田裏的東西我還不能全認識！雖然有一部份我也認識的！

我有三件人人不相信的事實：

我不會踏腳踏車；

我沒有愛人；

我不知精爲何物。因爲人人不相信的，所以很有一部份人說我是“僞”的；但是我最痛恨“僞”，我自己決不肯做“僞”的戲文式的主角的！三個人可以變老虎，我相信三個人可以做皇帝。譬如有一件雷風告訴我的事，可以證明。宋亞望自己說是可以見鬼的，而

且是管鬼的判官，所以橋神土地都要參見他的……；凌霄替他一證明；正哥替他一宣傳，我便相信這件事了。倘是沒有雷風向我說穿，我到現在以為宋亞望是日間教書晚裏管鬼的陽間秀才陰間判官！

我們所裏的理髮匠，頭上除掉眼眉毛，眼睫毛以外，沒有一根比一分長的毛的！他常常問我們：

“阿要軋頭”？的。我們總回答他說不要，他真覺得奇怪。昨天所丁向我說起，倘是我們出去的時候，可以叫一個照相師到裏面來拍一張照的，只要所長答應。

富順，楚順，守詵，啓松，來看我們，送來了好些東西：甘蔗，荸薺，筍豆，肉鬆，蛋餅，陳皮梅，結汁牛肉！他們和我們談了好一回兒，苦的是無話可說！守詵啓松我都是初見，不很相熟的！富順說順白也要到S州來，十八家詩鈔便在他處！唔！他和意哥一起的！不來，一定有道理！今天他們送來的，有二種很值得注意的：蛋餅上是有中山先生的像的，結汁牛肉是中山公司出的！現在是“無所往而非中山了！”意料之內的偏不來，意料之外的却又來了！據富順說張伯英依舊逃在外邊。Y K也沒有回到K T並且有發瘋的消息了，張伯英真天曉得！據說是陳燦和他兩個人過不去；真是一個小氣鬼，不配做——！不要說了，讓他們去吧！

今天下午玉哥和順白一同來看我，順白代表N鎮友人送來了好些東西。我只有感激，感激到一句話也不能說。他今天就要回去的。五十九頁到六十二頁的日記，託他帶到N鎮了。今天我腦子裏的刺激很強很強！順白向我說的，S老爺第一科長職出差了。真可惜！有機會代理縣知事發公事辦公文的榮耀威武的縣署第一科長沒得做了！不緊要的，只要加緊的，只要加緊的再做一番功夫好了！順白又向我說，綸哥有一封長很長的信給我，但是我到現在還沒接到。

今天我快樂極了，N鎮公學二年級的小朋友：張心田，聶榮芳，吳國珍，李曰慧，都寄來了一張明信片，印耀心，甘純根，蘇乃德，蘇壽熙，姚玉龍，都寄來了一封信。浩程也寄給我一張明信片，高哥也有一封信。順白代表N鎮友人：葦哥，明奚，M S，意哥，重樵，高哥，梅姊，雄石，正哥，詩方，浩程，C S，黎山，良偉，Marv Hsi，欽如，蓮弟，綸哥，敏姊，慈哥，奉弟，順白，生弟，眉弟，送來了：三民主義問答二本，小洋簿半打，鉛筆半打，(青蓮三枝二 B 三枝)橡皮一塊，中山大信紙四本，臭蟲藥一瓶，咖啡精一瓶，總理紀念信封一札，總理紀念練習簿一打，國徽黨徽一副，總理遺像一張，盜質黨徽四枚，圖畫釘一打，三民主義淺說一本，淡性餅干十包，葡萄干四盒，油燻筍一聽，還有一塊錢的郵花！最使我快活的是種種東西上意

哥用鋼筆寫的句子，一定意哥寫的，只有意哥最想得到。最好笑的是橡皮銘：“掃除劣紳土豪，用我們的橡皮。”最有意味最使我感到快感的是臭蟲藥瓶銘：“小小的蟲兒，小小的蟲兒，要害你的身體，待我來……”最有味的是雷風他們都不曉得這句子來歷，單單只有我知道。意哥真不好！今天怎的不來看看我，他說過的，他向我父親說過的，這一個星期日要來望我的！不，他說是星期六哩！

小朋友們的信，我只得慢一慢覆了；因為和小朋友們談話，要換一付語氣的。高哥要我寫一篇東西，豫備刊在一種刊物上的，日內就要出版了，我自然先寫這一封比較重要的信。這一封信是寄N鎮友人全體的，託高哥轉交的；最使我快樂的，便是他們的“禮單”上的親筆簽字，我看見他們的簽字，正和看見他們的面貌一樣。

我今天就動筆譯蔚克斐牧師傳的，我已經譯就了二章了。哈哈！我今天沒有空過了今朝！

晚裏總睡不着，神經大約又興奮了吧！好容易修到一個‘靜’字，現在又返本還俗了。強烈的不幸和強烈的愉快一樣擾亂我的心弦。“樂尚應捨，何況非樂”“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雷風們今天忙極了，儘在整理，工作，只有我做大少爺，一動不動的自管自的翻譯！我怕，怕他們在

恨我；我羞，羞我自己發現得太遲了。

五月十六日

今天不吃大餅了，吃他們送來的奶油麵包，哎喲喲，真好吃！

我以後恐怕不能多寫日記了，我翻譯呢。

朱譜康也來了一封信。今天所裏在廊裏搭涼棚，因為天氣太熱的緣故，我坐在外面的桌子上，忽的飛下一片瓦片來，險些兒落在我頭上。涼棚是果然要的，倘使沒有了，被囚的人未免太苦了。但是他雖礙遮蔽了熱烈的陽光，他也遮蔽了美麗的雲彩了！“身利必有弊”！

今天我們的所丁換一個人了，他姓榮他是從高等廳來的。據他說審判檢察兩廳，已經接到了改組的公事四五日了。他又說我們的事是沒有什麼的，大概是高等廳方面的輿論很好！

我譯了二章，連昨天的譯了四章了。

我真抱歉，小朋友們的信，我草率的覆了他們了；這是我的罪過。

昨天我們的許多東西中間有一罐 Postum Tea，一位搜查的所丁當牠是 Opium 鴉片，一定不肯放我們拿進來，這一罐東西，倘是每天吃一次的話，大約可以吃半個月。也許是吃不到的。

綸哥的長信依舊沒來，真盼煞！害人哉順白！

富順，守誥，啓松，慕良，四個人來望我們；慕良姓查，又是一個不認識的。富順要和錢律師談一次話後才回到K T去。

我沒接到小朋友們信的時候，狠希望一看，接到了以後，便覺得非常無聊了。我已寂的心絃，經了這種的引誘，又使我戀慕起N 鎮了！戀慕便是煩悶之根！在昨天的時候，接到他們許多禮物的時候，我心中麻煩得利害！我只希望立刻回到故鄉，看看我的同志，我的朋友，我的家人！

“最好飛隻飛艇來”！一個人犯在說，我感覺到有無限的同情。

隨晚，又有什麼學堂來參觀了。個個都是蘇州大少爺；向來出名的蘇空頭，真是空頭！今天來的，和昨天來的，不是，前幾天來的一羣女學生。真是天造地設！我只希望他們有這樣的外貌，快些培養些革命精神！我真懊惱，爲什麼要把我囚到S 州來看這羣羣隊隊的痴男痴女！

涼棚是今天趕好的。把我們頭上的青天，變成了五六塊正方形了。倘使有人在這裏長大，而沒有出去過的人，一定主張天是五六塊，日是五六個，月是五六個的。

到如今我才明瞭精神上的安慰比物質緊要！他

們送來的許多東西上，倘是沒有意哥的筆痕，恐怕不能夠引起我無窮的感念吧？我現在細細的回想過去，真是險象環生！當我和K先生一車到K T的時候，倘是半路上把我暗殺了，我又怎樣呢？一到縣公署，倘使他們胡亂的把我弄死了，又怎樣呢？倘使解到軍司令部糊裏糊塗的鎗決了，又怎樣呢？呸！都是些生死問題！倘是這些生死問題橫梗在我的心頭，我還敢奉令後逮捕嗎？呸！氣死人的思潮！笑死人的思潮！不是我的思潮！可咀罵的思潮！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南無阿彌陀佛！”

五月十七日

哎喲！我們的朋友孫保成今天滿期了！不曉得要執行嗎？

邵四先生大概在蕩陽澄湖了，他也許在盼望我呢。

昨天S所長關照我的，叫我以後激烈的信不要寫，寫了是不能發出的。我下次決不寫了！我一定非常注意的不再寫了！反正寫了又發不出！呵呵！這就叫做“囚徒！”這就叫做“犯人”！

嘎！我發現了C.S.是他忠實的！

奉弟來了一張明信片，告訴我的事實多極了，我真

快活！張康雍也會寫信來安慰我的，真是奇怪極了！
呵呵！“不見棺材不哭”的英雄！

往往有許多人，寫了許多，一件事實也沒有，真不及奉弟的一張明信片！

噫！他們說的，我大便的時候，一定是別人替我拿草紙的；他們要我記起來，我自然也狠願意記起來的。我以後一定狠留心的自己拿吧，要費別人的心，總是“勿是生意經”！

革命者在一件稍微帶一些犧牲性的工作，往往發生一種最有趣的意象：做是應該做的，我也應該做這件事的；不過，慢慢看，我是一個多才多藝的革命先覺，我在指導着一羣需要指導的羣衆，倘使我犧牲了，非常不值得！還是別人去做罷，我是要留着的！呵呵！可咀罵的“不過”！可咀罵的“值得！”他們並沒有明瞭革命工作是全部的犧牲工作，精神，時間，金錢，果然是要犧牲；生命倘是必要的時間，是在犧牲之內！那些聰明的革命者，甚致于會發生下面的意思的：

“倘是我一犧牲了，革命工作豈不要全部停頓嗎？停頓便是毀滅！毀滅了已經在長發的革命工作，豈不是狠不值得嗎？”所以狠有一般人說的，要死死在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的南京路上！報上大登特登，有相片，有名字，而且全國一致開追悼會，還有得公葬，

立紀念碑！倘是在反動勢力下（那時候是孫傳芳）活動，給李寶璋捉了去，Secretly murdered 暗暗的殺了，人家曉也不曉得，豈不是“白”死！豈不是不“上算。”近來我們國人的思想，也未免太“商品化”了，雖然我們國家的商業節節失敗！

我是相信這樣的，一個螞蟻在地上爬，一個人放屁，一根頭髮在頭上動一動，都與全時間全空間有很大的關係的；一定有人要說我這是我弱點的，但是，哎喲！他們沒有把這個題目像我一樣的好好的研究過呀！

一位所丁，請我吃他的菊花茶，滋味美極了；今天我飲了兩種好飲料，雷風已經沖給我一杯 Postum Tea 了！我總覺得我們的起居飲食太華美了。

昨天看小說月報，東方雜誌，二種東西。最使我滿意的是汪靜之的“鬻命。”這才真是平民生活的寫生，富人的罪惡統統暴露出來了。汪靜之的著作真的顯着很大的進步。

眉弟寄來了一本S 埠通訊圖書館的 Shumuh! 綸哥的信，依舊沒看到，真不高興。

今天二十個朋友送到模範監去“執行”了。孫保成倒不提及！我真替他提心！

我送給中國舊小說二句輓聯：“不咳嗽不成才子，非吐血難做美人；唯討飯斯稱公子，須訂婚乃中

狀元。”偶得“美人自古如名將，不使人間見白頭”二句，慘艷動人，發人深省到極點了。

今天我譯了三章，連前面譯的一共七章。一本練習簿也寫完了，有便我要託人帶給奉弟，要他替我校對，校對後，再請人替我用鋼筆謄一遍。我不止譯了三章，我已經繹到 A Ballad 了。

繪哥處，我去了一張明信片，問他：他的信究竟寫了沒有？寄了沒有？

有一個朋友在哭泣，我問他才曉得他今年廿三歲，他哥哥賣鴉片煙的。這一次，他哥哥給人到警所裏報告了，警所便派人來捉；捉的時候，他哥哥逃了，警局便捉住了他，要他三十五塊錢，還要關三個月。他因為第一次下獄，所以在悲泣。我去慰問他，送了他一包餅乾，一信封葡萄乾，他現在不哭了。一個不革命的人真沒有用的，一下獄便要哭的，枉然是二十三歲了。

雷風他們儘在“倒馬桶，”嘻嘻哈哈的不像吃官司了。

五月十八日

禾姊和琛姊寄了一封信，寫得不差，一望而知是禾姊寫的，我已經覆了一封信去了。

居順，雷風，譚仁，吃起飯來，總喜歡淘湯的；只

有我可以不淘湯吃飯，這也是我新養成的習慣。我在家裏，天天嚷湯少，到此地來了，居然可以不淘湯吃飯了，我覺得非常快樂。我們的飯碗是大飯碗，而且堆得滿滿的，吃的時候，鼻子時常和飯碰在一起的。一天吃二碗，我自從上月廿一號到此地來以後一直到現在，只有二三次沒吃完。一次就是爲了意哥來看我，一次就是因爲順白送東西來，還有一次，我想不起來了。

馨妹，莘姊，琛姊，合寫了一封應酬信來。眉弟寄給我的信裏，夾着幾瓣“虞美人的葉子——呸！是瓣子！美麗極了！我心腦中同時起了一種強烈的變化，我翻譯不高興翻了，我儘是把玩眉弟寄來的“虞美人”的花瓣。雷風也大大的感動的！最不受外界刺激的，要算我們的居順了。後來又發現了三瓣“薔薇花瓣”了！據說是馨妹頭上掉下來的，所以眉弟拾了後寄給我的。其實何必一定要馨妹頭上掉下來的才寄來呢？眉弟也和雷風一樣了吧！中國人“友誼”和“愛情”是難得分得清楚的。無論如何，我總得感謝他給我看一看“自然美”的盛意的，無論如何，我總應該感謝他給我聞一聞“自然香”的盛意的！朋友的打諢，算一回什麼事？我也太“慎重其事”了！

地審廳的預審通知書來了，定六月三日預審。應到處所爲W縣地方審判廳第六庭。祇還有十五天。日

期太長了吧！預審的時間爲下午二點鐘。律師處我們也去了明信片通知了。

我今天譯了二章，連前譯的一共九章了。A Ballad 譯得狠得意。從明天起的半個月裏，我一定要把一冊書譯完。這二個星期呀，真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不過對於雷風，居順，譚仁三個人說起來，自然是不高興的。但是不高興又怎樣呢？

眉弟寄來的“虞美人”真美麗，我越看越美麗了！尤其是 Violet 紫羅蘭色的一種。一絲一絲的紋條正和太陽的光線相像，一瓣更像半個太陽，真的！我們現在只有半個太陽在發光！不曉得再要經過多少時間，才能使我們的太陽啊，在 Ether 以太中照曉耀着人們！讓我把“虞美人”的瓣子拚起來吧，我拚完了世上的名花時，我們的太陽也許可以出全了吧！呵呵！我看見了“虞美人”我就記起了“虞姬墩”記起了“虞姬墩”，便記起了“Railway”記起了“Railway”時，便記起了綸哥，記起了綸哥啊，便記起了……！我儘是連想着！我儘是不斷的連想着！“周而復始”的連想着！

呵呵！芬芳動人的“薔薇花瓣”啊，你在此間供給我不易得到的甘芳，你在我面前顯出你的嬌小玲瓏無瑕潔白。呵呵！我酷愛你的甘芳，我酷愛你的玲瓏，我酷愛你的潔白！你雖然沒有“虞美人”的嬌艷奪

目，但是你也有你自己的特質存在。我近來雖然是患了“愛紅病”了——明奚證明是青春期的第一步——但是我對於你却也和“紅薔薇”一樣的使我傾心！

有幾個鴉片煙鬼在叫了：

“想起……從前……我淚紛紛，……我老五……從小……苦伶……仃。……”自然是一曲殉情記叫得悽慘極了！又一個在叫了：

“我好比…南來燕……有家…難歸，……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自然是四郎探母，更覺得合時合景了！

不要叫吧，有一個人爲吃香煙跪在走廊裏呢！

索郎索郎輕林康郎，輕林康郎索郎索郎。一位犯人回押了。

浦口和揚州的戰事，都狠勝利。——一位所長告訴我的。

五月十九日

所裏的人們最多到過二百四十。這幾天來已竟漸漸的增加到一百四五十了。這幾天裏所裏的空氣緊張極了。龍少州被開除了！理由是私賣鴉片！

一個好消息吧！吳子偉有一個信給意哥；說在四月十五日以前，凡是不是共產黨所做的過分的事，都不追究！並且還有蘇州的四個儘先釋放的話。是父親

的信片告訴我的。

樂弟也來了一張明信片，寫得狠好。他又在愁錢了！

讓我抄幾段雷風寄F T鎮同志的信吧：

“總之，我們做事要‘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那麼到後來才不會有懊悔，頹唐，畏縮，等等腐化的表像顯出來了！如果成功，果然不妨微笑；如果失敗呢，早已預備着；那麼有什麼懊悔，頹唐，留縮，之可言？”

“我們早已有我們偉大，崇高的先覺鑒臨我們；暗示，明示了不知有多少次了，我們還迷迷然不知所可嗎？”

“我們不知道左傾右轉，我們只知道前進！前進更前進！途前有荊棘嗎？一披荆斬棘；前進有危險嗎？——覆險如夷？”

我最表同情的是第三段。——就是我自己已經向我的朋友說過的！

今天有二盤子可以使我紀念的菜蔬：一盤是蠶豆，我所喜歡酷愛的蠶豆！可憐我不能任意的大吃！因爲他們也是都狠喜歡的，一盤是紅苧菜，我喜歡牠的紅；牠的紅紅得美麗了，尤其是把牠在飯上一拖的時候！他們又不喜歡吃牠！我是只是喜歡別人不喜歡的東西的，也只有別人不喜歡的東西才喜歡我！

今天我奮勇的譯了三章，連前面譯的一共十二

章了，滿滿的寫了二冊中山練習簿。我真高興極了！倘使有人來看的時候，我可以託他帶回去二本了！

我以後的日記，恐怕不能多寫了。因為只注意翻譯，天天好像沒有明天似的翻譯。我近來一切不曉得了，在和我方才離開N Y中學時在家內自修譯述的時候一樣的清閒，快樂！

五月二十日

這也許是C總司令的公電的力量吧，昨天晚間沒有睡得穩。這消息是一位所丁告訴我們的，說公電是打給高等審判廳的，大概就要行到地方廳的。居順在午夜時爬起來看東方雜誌；譚仁時時爬起來捉臭蟲；我數了幾個一千，依舊加得一點不錯。我只在床上回想着一切了，計劃着一切了，一切一切已經拋去了許久的思潮，重復風起雲湧的湧上我的心頭！“古井重波”“死灰復燃！”一直到五點鐘的時候才睡着，真真不多一會兒，外邊已經在喊：

“臉水來了”繼續着便是去鎖拔鐵門開門的聲音，爬起來一看：五點五十五分！洗了臉，吃了些餅乾麵包，便繼續我翻譯的工作。譯完了一節再譯一節，譯到一章譯完的時候，正好行紀念式。

行好了紀念式以後想再譯翻的，不知怎的總提不起筆來。大約是昨晚少睡了吧！我一定要譯的——

怎的繪哥還是個音信杳然！

消息太好了和消息太壞了一樣使人作怪！

我好幾天不和大自然——我們所有的是天——接觸了！我只看見橫行的歐西文字和橫寫着的中文在我眼前交互的掩映着。

呵呵！今夜月圓否？

又是引人愁！

不，不要再寫了，譯吧，明天是靠不住的！

儘是譯不下，畫圖吧：我畫一個女人，跪在沿海的艸地上默禱着。那時候月未圓，花正放，樹成蔭，人爲的光明呀已經在近方發現了。我再畫一張高爾斯密司的像吧，儘是畫不像！不畫了！看書吧，不要看！

飯來了。吃飯吧！今天我們吃一罐子冬菇雞。

“你畢過幾化業則？”一個人問我。

“……………”我想不出回答來。

畢竟我是勝利的！最討厭的一章又譯去了！我今天一定還要譯一章的。

一章又譯好了，今天也是三章，連前共譯十五章了。

我昨天晚上，又聽見了那Piano的聲音了！不過唱的不是“*How can I leave thee*”！了今天唱的是“*O, my Darling!*”唱得沒有前次清脆動人了，聲音似乎啞澀了些。是的，我許多日子不聽見她的聲音

了；也許她是新病初愈吧！我這一次到S州來曾聽見這一類的歌聲，真是巧極了！我恨我通了英文，我恨我懂了音樂，否則這無根的飄蕩着的聲音，決不能立刻使我引起了無窮無盡的思潮在我的已寂的心腔裏的！夜深了，睡吧！不要再發出使人傷感的音樂了，看守所裏的日間做苦工的人已經三夜沒好睡了！真的，不響了！難道你真的聽到了我的“心語”嗎？

意哥，名姊，來了二封信，L C H來了一張明信片。都沒有覆！

雷風做了我們的秘書了，倘使對於我們四個人有普遍性質的信，都由他起草答覆，我們只要簽字！可是他寫的時候的咿唔聲，常常使我疑惑他在“上奏章”！我以為這是一個不方便的習慣。

雷風和意哥“鬪法”了。出“象牙之塔”進“象牙之塔”的忙得不了。——之——，——之——，他們倆真是二個藝術化的革命者。

五月廿一日

今天的早餐，又是大餅了。我們夾着糖醬和葡萄乾吃的。麵包，牛肉，冬菇雞，都漸次的吃完了，現在正吃着油燜筍，筍豆！

今天精神很不好，翻譯想暫時停止一日吧！

那些朋友們也太笑話了，專們講些姦案：

“那女人自然不要他的本夫了，那姘夫一夜幹八次呢？”

“沒有的事，我不相信，三四次已經狠好了！”

“你也有二三次好幹吧！”

“一次也吃力的不了！又不比女人，躺在下面動也不要動的。”

“是的，最壞的是一張屎！最好用刀劈開伊。”

“呸！最壞的是一隻屌！最好用刀一斬斬斷！”

這二位公開講性學的朋友，似乎比張競生博士還有經驗，固然學問是比不上的。他們倆說到此地，許多人便大笑起來！停了一會又說了：

“街上的坑缸，是武則天行出來的。”

“噯！爲什麼？”

“因爲武則天淫性厲害，要揀大屌！”

“唉！武則天有一百九十九個大屌男人的！那張屎正是天字號第一打打的！”

“武則天還和畜生幹哩！”

“男人和雌畜生幹是沒有的，女人和雄畜生幹是有的；武則天便是一個樣子。”

“武則天的男人也可以，他和武則天隔着龍書寶案吃酒，下邊便在幹！”

“哎喲喲！那只是屌何等的長大呀。

“七八尺長，像驢子的一樣的。”

“那要幹死的!”

“不! 武則天幹不死的!”

呵呵! 我今天聽見了許多關於民間傳說的武則天的故事, 我今天也聽到了“坑缸”的來源! 我只希望現代努力教育的人們, 不要只在通都大邑做文章出風頭了! 快快的回到民間去吧! 我深信在民間使一個農民明瞭一切, 要比歡迎一萬個 Dr. Dewey 杜威博士值得! 我深信把 K T 造縣立初中的錢設立十幾次農村學校的結果, 要比一宅紅洋房在 K T 城裏裝體面的要值得! 我深信只有民間的勝利才是真真的勝利! 我記起了, 我記起一件可以使我痛哭的故事了:

有一次, K T 的名流 H 先生到吾朋友蓮弟的家裏去。他向我朋友說, N 鎮真不及 K T 對於市政方面。他舉的例便是通俗教育館, 公共體育場, ……等等! 哎喲! H 先生啊! 這通俗教育圖書館, 公共體育場是我的全縣人的稅收造的呀! 辦理縣政的人只曉得把圓圈子裏的裝得體面, 而不曉得把圓圈子外的弄得像樣些! 請問是那一個的錯誤? 拿了許多別人的錢, 只顧裝自己的門面, 還算一個人嗎?

但是我怕, 我怕我們國民黨辦政治的時候, 急急的要媲美前人, 把四處的錢財裝點圓圈子裏的一些些的地面! 我們要知道, 這是前人的最最大最大的錯誤, 不值得我們去“媲美”的! 因為那些不是“美”! 我

們的目標是農村！我以為丟掉農村而談政治，正和丟掉了民生主義而談革命的一樣的狗屁！我們政治的設施，決不是僅僅的在團體開會時送送旗幟，對聯，……便算了事！我們的政治的設施設施我們可憐的農人們的教育普及！生活改良！負擔減少！絕對不是在圓圈子裏裝場面的！我們要認清楚，革命是為大多數的民衆革的！不是為升官發財才革命的！我們再想一想，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民衆，是不是農民？不教農民有相當的明瞭對於一切的環境却立了法設了官的敲農夫的竹槓，使農夫們吃苦，是不是對的？是不是我們國民黨的革命目標？是不是我們國民黨的武裝同志和平裝同志們的流血，犧牲，希望北伐成功的目標！我希望有一個狠忠實的回話。

仲雲，L B，來看我們，帶來了益武的餅干和醬油。他們告訴我說W先生和H先生對於黨的信用已經似乎失去了許多！以致世界却依舊是劣紳土豪的世界！L B又向我說，H先生叫他代候候我們。真謝謝他！也要他費神。譯的蔚克斐牧師傳一二兩冊和近日的日記，都託仲雲帶到N鎮了。

我昨天睡得熟極了。一直到今天早晨七點多一點才起身。

今日真戾是日，到處在大談着的；雷風說這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我想只是報告情形，

事實，而不研究“爲什麼，”總是害多益少吧！

我發現了今天不高興工作的緣故了：

1. 天氣忽的加熱起來，實在受不住；

2. 環境不很好，刺激太利害；

3. 身體太疲憊：

A. 前五天工夫太利害，一時不易繼續；

B. 前幾天沒好睡，一時不易恢復那用去的精

神。

我又發現了羣衆論調的集中於前的原因了：便是近來的姦案漸漸的多了。因爲姦便連想到幹；一想到幹，便漸想到廢和廢：因爲他們是男子所以單講戾。

今天我所希望的信，一封沒有收到；就是不在我意想之中的，也是沒有半封！悶極了！

晚來括了一陣風，暑氣散了；和日間相比，清快得多了。

益武送來的醬油真好吃，本來我託過他買的。這醬油使無論什麼菜增加鮮味，真是一件在外邊的寶物。我最喜歡這一種醬油——這也許是我的特性。

可憐的小小的三瓣薔薇花瓣，因爲得不到水分的滋養和日光的照拂，已經漸漸的變成黃色了！再沒有可以像幾許時間以前一樣潔白的機會了！潔白一去是不再來的！但是，芬芳的氣質終是芬芳的氣質！

形式也許要變動的，氣質是永遠不改變的，精神是永不改變的！

我今天終於只翻了一章，連前面的一共十六章。我真漸愧，我真漸愧，我明天一定努力些！我決不放鬆我的工作。我一定把這一個宿願了去！我有機會時，慈哥託寫的四條屏幅，一定也要替他的親戚寫的！不是我以前懶，也不是不肯動筆，實在是沒有時間做這一種事情；現在有了，我便努力的保守着我的僅有的信用吧！

五月二十二日

今天我是勝利的！我譯了差不多三章了，只是譯不完，因為這一章太長了，連前面譯的一共是十八章。一本洋籙又譯完了，照情形看來大約要譯八本才譯得完，預計明天，在明天，可以譯到半程。

真的！要是沒有意哥的提醒，是想不起來的！我們的這一次的奮鬪，倘使再不整理起來研究的時候，將來的失敗，便更會得不可思議的！我一定做我一定做一篇“從N鎮會議到被捕。”但是我沒有時間，我想停幾天做罷！那篇沒有完篇的“市政建設方略，”我把牠燒了！因為覺得太空泛沒有用！

雷風他決定我們最早的出去的日子為六月三日，他的理由是：

1. 檢察官已經申請預審，審判廳已經發預審傳票了，就此開釋，似乎不便；

2. 甯方公電，措詞一定極婉轉客氣，決不肯命令法庭，有干司法獨立的不便；

3. 倘不經預審，立即銷案開釋。收回傳票，原告方面，似乎有話可說，諸多不便；

4. 我們已經押在看守所了，多押幾天也不妨，好得是我們吃官司，不是官廳吃官司。

我覺得他的推想是不錯的。

我盼望了許久的綸哥的長信，到今天還是一個沒有接到；我恨極了，我真覺得奇怪，奇怪極了！到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已經睡下了，忽的一位所丁在喊：

“林先生！有信！有信！”，雷風在接進來的時候，我已經跳了起來了！接到手中一看，曉得玉哥寄來的，報告我要到N 鎮去一次了。我再懶懶的躺下去睡吧！好像做了一件大失望的事一樣。

五月二十三日

我發發現了一首我們的朋友的詩了：

“隔山隔水難歸家，

家中丟下爺和媽；

一年一度端陽節，

人在外邊心在家。”我要求那位作者恕我，因為

我沒有得到他的同意便輕輕地替他改了一下了。倘使用春調唱，到還不壞。

益武，爲敏，文召，笑子，都來了一封信。我今天寫了兩封信：一封給意哥一封回覆笑子，便把我時間用去了不少。翻譯只翻了一點點，正好譯完了第十九章，也正好譯到了全書的半程。——因爲上半冊章的成分短少，下半冊章的成分多長。文召，爲敏；也都回了。

華君來說，據錢律師說我們的案子，廳裏也覺得爲難，所以特意把預審期延長，而且要把我們當做普通的共同殺人罪辦。所以辯護起來，至少也要監禁五年。呵呵！不愧一位護法的律師！

我畫了幾幅畫，白信紙太難看了。畫得還算好。

今日有報看了，我軍大勝，前方極進展！真是一件快事！

哎喲！今天譯得太少了，明天起一定又要努力三天看！

五月廿四日

我們所丁又換了一批人了，昨天晚上的一位矮的胖的姓尙，做事很好，也狠能看書，我非常滿意他。

我今天狠盡我的本分，我譯完了一章。——最長的一章。我共譯了二十章了。

覆名姊書，附一張給馨妹的信。給眉弟奉弟一信。

盛盤林真是我頭部的顯微鏡！他坐在我面前，我便不能下筆了，最爲難的第一件事；便是聞他的氣味！

生弟，禾姊，來信。禾姊寫得狠好，真出乎意料之外！生弟的國文太不興了怎麼辦？晚間我都寫好了覆信了。預備明天寄出。

我來記一段我們的辯論吧：

“我們撒了一馬桶糞，半馬桶屁。”雷風說。

“不得了！放不下吧。”我說。

“糞者，在實質爲糞，在流質爲尿，在氣質爲屁。故一馬桶糞，半馬桶屁者，言一桶糞中，屁佔二之一，尿佔八之三，屎佔之一也。烏言放不下？”雷風說。

我沒有像雷風般的辯才，我不說了！就是說也恐怕越說越糟吧！

五月廿五日

發致生弟信，眉弟片，詢綸哥近狀，因爲他的那封信依舊沒有收到。

望了幾天的所謂“綸哥的長信，”終於來了。她和眉弟的信S S H，S S G的信，一起來的！我是非常感到異樣的情調，當我讀綸哥的信的時候。他大概

寫慣了甜蜜蜜的信了吧！他對於我的長久沒有用過的情調，使我“受寵若驚”！我一時實在不容易覆他。太刺激得利害了！

眉弟的信，比較的使我減少了些刺激，但是他帶着彈力性的。

最單純的是S S H，S S G，的情調了！兒童神聖！

真好笑，我的畫的信箋，一場糊塗得見不得人的信箋，L先生忽的看中了，要向我討幾張。呵呵，事真不可逆料了！

近來最使我困難的，便是時間不能分配：翻譯，寫信，寫日記，三種時間都短少！真糟極了！崑做翻譯，信便擱了起來，要給人家罵了！崑寫信，翻譯沒有相當的成績，又要受自己良心的責備！只有日記最好少寫些。

Y城中學的學生來參觀，我又氣了一次。

所長來了一次，送了許多書來；並且據雷風說，他着實讚了我幾句，要我做靜養功夫，並且力勸不要開殺戒！真費他老人家的心！我真感激！可是這殺戒不是我開的啊！

我這幾天來，因為自管自翻譯和我的伴侶們似乎有了點隔膜了，他們的情形，我一點不知道。今天晚上，雷風和居順學做和尚：雷風念得好，居順拜得

好。

又是一個好消息：揚州克復了，只是死了一萬多黨軍。敬敬靜默五分鐘致哀。

五月廿六日

發覆禾姊函，內附覆眉弟，及覆S S H，S S G函各一通。致奉弟片，促其代我校訂，因我處又譯就二本了。

綸哥的覆信，好容易草就了！寄去吧！免他長念。我覺得他近來的精神的確好得多了。只是我也曾看見過許多朋友；就是幾個平時狠熱烈的也不能例外，平時感到身世的飄零，人生的沒有歸宿；一朝得到了“愛人，”便一切都不幹了！命也不革——這句通嗎？——事也不敢做，只是卿卿我我，甜甜蜜蜜，朝朝暮暮，談談笑笑，攬攬吻吻！天塌，他不是長人；國亡，他不是皇帝！我恐怕綸哥不能算例外，就是我自己將來的情狀；我現在也不敢認定說是決計不會和他們一樣吧！不過我總有我唯一的目標！我走我的路決計不會彷徨的！我要救我自己和需要我救助的人們！不過他說他也在做革命工作，總是使我快慰的事。

玉哥來看我，說王先生等K T公民呈請C總司令，將押在S州的黨員從寬發落；總司令部一二八號批示“交省政府查明辦理。”大約又須經過一個相當

的時間了！又說N鎮黨員大都是“陰陽怪氣”。確的！現在的時期是“陰陽怪氣”的時期！一切都是“陰陽怪氣”的。

今天牆外的喇叭銅鼓，聲音大極了！大概是大出喪吧！討厭！真討厭！

這幾天來，大概是坐得太多了吧！我臀部發痛，痛得比從前利害了，我忍不住了！請了假睡吧！雷風做主席，他倒允許我的。哎喲！一睡下去。什麼都來了：我想起了初夏的故鄉的風景，我想起了令人懷思的我的友人，我想起了傾刻不忘的我的同志，我想起了時在望我的家人，我想起了適應時令的我家的肉糴，我想起了活潑潑地虎弟頭額上的王字，我想起了N鎮公學裏放了例假後的同學們的快樂，我想起了許多許多說不盡，話不盡的端陽風景，雖然端陽還要八天才到！葬在我我心靈深處，只有我自己有時候覺得的幽妙的遐思，也就湧上了我的心頭！哎喲！如何降伏吾心？南無阿彌陀佛！“凡所有相皆是非相。”

還是起來翻譯吧！忍忍痛的好！我今天譯了二章，連以前的一共譯了二十三章了！大約六月三日以前，一定可以譯好的！我努力！我一定努力！

譚仁這幾天更不耐煩悶了！最好先放他出去吧！他在裏面，也要引起別人的不快的！我真不贊成他們的沒有辦法的空勞嗟咄！他們自然也說我是有書可

譯！所以不覺得！確的，天天的對坐着，的確悶得利害的！書爲什麼不寄來，那天C先生答應送書來的，爲什麼也不送來了？真奇怪！真是悶事！

我今天聽見了二句話，是一位所丁講的：

“沒得法，當警察；

沒有路走，才當看守！”我聽到了，實在感到另一種意味。

所丁現在大換了一陣，恐怕就是改善司法的第一步，把我們的預審期延宕到六月三日，恐怕也就是保障民權的第一步吧！呵呵！

五月廿七日

昨天晚上一位所丁講了許多事給我聽，我覺得狠有味：

吳佩孚有一次開軍事會議，旅長以上的各軍官都出席的。吳佩孚主張打，有一位田維勤部下的旅長，立起來說不能服從的理由。開會罷了，吳佩孚差了一個衛兵去請那位旅長談話，那位旅長不敢去，田維勤向旅長說“你去，不要怕，有我呢！”旅長依舊不敢去。到底田維勤伴着旅長一同去，只是田維勤不進見大帥，讓有事故的時候再進見，旅長一見大帥，大帥便說：“把他殺了！”不讓旅長講半句話。便把旅長綁了，拖到外邊去行刑去。維勤連忙進見說情。大帥

說“看老田的面上，饒了他吧！”維勤走出去的時候，看見那旅長的頭已經送了進去，維勤嚇得連忙逃回。明天大帥把那個殺旅長的兵大罵了一頓。

“盧香亭做浙江督辦的時候，有一個下級軍官，騎着馬在蘇堤上走。那時剛巧有二個女子在走，好像是母女的樣子。那女兒生長得漂亮極了。那軍官一見那女兒便扣住了馬說道：“站住了！跟我去！”那女兒不肯聽，軍官便要下馬了。女兒手裏正拿了一頂雨傘，等軍官將要下馬的時候，把傘忽的張開了；那馬嚇得狂奔起來，把軍官不知倒拖了幾許路。這女兒打了個電話給盧香亭的司令部，不多一會派了人來把軍官槍斃了，沒有問過半句話。

“蕭耀南和曹銳都在一個地方養病，那地方我忘記了，那時候陳嘉謨想做湖南督辦；便化了好幾千塊錢買了一個西醫。他又把西醫介紹給蕭耀南和曹銳。醫生給蕭耀南打了一針，蕭耀南便死了，一句話也沒有說；醫生旋過來替曹銳打的時候，曹銳只說了一句“也是一針”便也死了。二針打死了二個。後來陳嘉謨做督辦，不敢到蕭耀南的督辦公署去辦公，因為怕蕭耀南活捉”我都是依着他寫的，真確不真確，我自然不能夠做担保。

眉弟和C L S都來了一張明信片。眉弟的我就覆的，因為比較的重要些。C L S的讓我空一些覆吧！

因爲黨部不能對外活動，所以“五卅”紀念由鄉公所做籌備主任，把K T分成了中，東，南，西，北，五區，南區的籌備主任是N鄉公所。好的！只要有紀念會。任便那一個籌備都好！又寄了一張明信片給父親，報告我的近狀，問問他們的近狀。大概是狠好的，決沒有怎麼意外的！

我今天雖然譯了三章，我第三章譯得狠不高興！因爲有許多無從譯起！一共譯了二十六章了！明天可以譯到四分之三多些，今天已經差不多四分之三了。

五月廿八日

我們現在又多了一位律師了：他真正是律師，不是盛盤林的杜做貨。今天他們倆碰到了，大談其法律。我們的盛律師先開說：

“我個格案子是開了七庭哩，還是沒有辦法。常州格翁知事，爲了我個格案子壞官格，還壞去了一個承審。真討懶哩。”

“格裏事體真笑話，我曉野忽會曉得，俚篤已經來捉我者，野算勿失頭。”

他們儘在大談大論，却總是各管各的。他們的談論和佔據的位置，使我不得不暫停我的翻譯工作。那位新進來的律師，是一個矮小的人物。面色瘦極了，牙齒是焦黃的，大約是吃鴉片的吧。戴的是一付黃眼

鏡，穿的是一件褐色的大衣，大衣的領是烏絨做的，光闊極了！據雷風說他已經進來了二日了，我今天才曉得！我近來的確太隔膜了，一點不曉得別種事件。

那新來的律師姓孫他倒說出二句現代的格言來了：

“有錢則生，無錢則死；有錢則勝，無錢則輸。”所以要搶沙田，搶人口，敲竹槓，吃白食；就是給民衆公判而槍斃了，也有郭先生，陳所長，邢縣長，S老爺，吳團長，會幫忙的！孫律師講得真不錯！但是我却情願到處吃虧，到處不利，我決不要那個害人的東西！我決不願我自己也和他們一樣的見解。我只覺得想要做了一件事，是問心無愧的，是有利於衆人的，是無虧我職守的，雖然把我降到十八層地獄裏去，受許許多多肉體上的痛苦，我精神還是愉快的！還是光明的！我總看見人家用了種種的方式，策略，陰謀，暗算，雖然可以得到暫時的普通人以為的快樂，幸福！而他們自己良心的責罵，心思的不定；見神見鬼，防三防四；日裏怕偵探，夜裏怕閻王；他們已經和在地獄裏受苦的一般無二了！

仲雲，L B，來看我，他們說的消息，和玉哥的一樣。Q縣現任的縣知事不肯與省政府正式任命的縣知事辦交代。真糟糕！第三第四本蔚克斐牧師傅，和七十三頁到七十九頁的日記，都託他們帶了去了。他

們說，過了預審再來看我。大約我們預審是不會解決的吧！

今天又懶起來了，翻譯益不努力！翻也沒有翻，真不曉得是什麼道理。

下午是在“畫夢，”“幻想，”中過去的！好像是醒着的，好像在做夢！看守所裏的空氣太惡劣了！大號子裏的人不曉得怎樣過活的？我不敢說“苦，”但是也不願說“樂。”明天我一定好好的譯吧！其實只有四分之一了，總容易譯的。

寄馨妹函，因為她說我沒有回覆——其實我早已覆了，大約她沒有接到吧！——所以我寫一封信給她。我總不曉得她對於我的，態度是什麼樣的，我狠願意曉得。

“今天有一大批人執了行了。”

“有些什麼人？”

“陳金堂，……”

“寸經糖！屨！耐倒想吃則！”——又是一段對話。

在何論什麼書上，“屨”字總不肯寫出來的，這大約因為作者都是大文學家吧！大文學家往往在他或她的著作中的人物，談吐和大文學家一樣的！這個病中國作著，舊作者，犯的最利害！婦女書僮都要灣了頭哼八股四六五言七絕的！所以有許多書上用到‘屨’的時候，或是“屨”的時候，總是用“口，”“口”來代替，

最勇敢的要算施耐庵了，他在水滸裏用了不少“烏”字。我並不是一定要把這二個字寫在每一頁上，每一行上，不過我以為倘使不能避免而實在要用的時候，儘管不妨寫出來！用“口”，“口”，果然不好；一味用“烏”也不是道理；因為未免太失實了。

雷風今天大掃除。居順站在天井裏。雷風倒水幾乎倒到居順身上。

“不識相”居順說。

“不識相所以站在此地。”雷風說。

“我倒勿會倒着格，你倒得快，我避得快！”居順說。

“我曉得你避得快，才倒得快的！”雷風說。

“人終不肯自己認錯的。”我看不過了。

“爲了什麼要認錯？黑喜喜！”雷風向我說。轉向居順說“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呵呵！他又勝一會辯論了！是人造就第一希有之辯才！有大智慧有大辯才！

艷姊來了一封信，大概不是她自己做的，信封也不是她自己寫的。

五月廿九日

重樵來看我們，說了些寬慰的話，他說：“一月以後，當可有辦法。”送來了四筐子醬鴨醬肉，柳河東詩集一部，陶淵明詩集一部，六祖談經箋註一部，總要

他們費心費錢費功夫，實在只有感激，只有慚愧，只有努力！第五本蔚克斐牧師傳託他帶去了。他帶來父親的一張條子，說父親託玉哥帶來的C案大概收到了沒有？玉哥沒有給我，我自然收不到。讓我問問玉哥看。其實也用不到這種東西了，我是很明瞭的！

W Y來了一封信，父親來了一張明信片。我都沒有覆。

“乾隆皇帝下江南，有一家人家請他吃飯，他看見門首的菜田裏有一棵菜，一隻狗在那棵菜上撒了一場尿，後來那主人便把這一棵菜洗了煮了當一碟菜的，他便問道：“怎樣叫做乾淨？”主人回答他說：“眼不見爲淨。”乾隆也以爲是不錯的。這便是“眼不見爲淨”的出典。”雷風告訴我。

今天我勝利的。我譯了二章。連前一共譯了二十六章，不是，二十八章了！只有四章沒譯完了！

重樵送到的四筐子東西，我們預備每餐吃一筐的，但是因爲今天我們的寢室裏大掃除，便把三筐子——一筐子已經在中飯時吃掉了——放在外面。一個粗心，蒼蠅少爺便在肉上傳種接代起來了！所以我們把沒有少爺的子孫的肉和鴨，理了出來，統統在晚餐上吃掉了！天氣漸漸熱了，人的敵人也漸漸的多了，地獄門已經大開着了，只要一不留心，便要再會了！再會是沒有什麼大不了事的，那一個人不要說一

聲再會的？但是這樣的再會未免太不上算了吧！——讓我來算算看！

說起大掃除，這真是優待的一點了！我的寢室，不是，我們的號子，裏面牆上地板上都打掃得乾乾淨淨的，而且大洒其“臭藥之水”的。——這一句話是現在最時髦的；用白話文，‘之’字却沒有除去，不曉得是‘的’字不狠好呢，還是‘之’字特別好？我是不明白的。我們自己也曾提議過掃除的，却没有實行，又勞了C Z S的駕，吃了C所長的情，真真慚愧！

五月三十日

呀！我又在看守所裏無聲無臭地，一些不做工作的把一個最值得紀念，最不應該忘記的，我們學生干政的，血淋淋的，驚心動魄的，慘不忍言的，無上光榮的，第一希有的，大公無我的，爲國爲民的，援助工人的，工商學三界的，第一次的，聯合政治運動的紀念日過去了！我到這時候，才恨我的不自由了！我恨，我不能夠向民衆演講那些我們的戰士的轟轟烈烈的犧牲的歷史！我恨，我不能夠向民衆演講那些我們的真義的光光明明的爲民衆的主義！我恨，我不能夠向同志演講那些我們的勇敢的一心一德的奮鬥的精神！我恨，我不能向同志演講那些我們的有條有理的工作的方略！呵呵！我恨，我恨，我恨！——但是

有什麼用呢？我們是——至少是我——無權無力無錢無財的人，在現在要利要勢的司法機關裏，還有什麼話說？還有什麼恨？又恨得出什麼來？革命！努力！革命！努力！五卅烈士不死！五卅烈士的精神萬歲！五卅烈士的靈魂鑒臨着一個囚中的崇拜你們的精神的人！五卅烈士的靈魂幫助我引導我走到革命的前線上去！奮鬥！犧牲！奮鬥！犧牲！像五卅烈士一樣爲民衆的利益而流血是光明的！像五卅烈士一樣的引起民衆的憤慨和革命性是正當的！五卅烈士是我們的先行官！五卅烈士是我們的好榜樣！流血！去死流血！去死！真真的國民革命成功萬歲萬歲萬萬歲！打倒一切的真真的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的反動份子，革命勢力快快的肅清北中國，打進山海關，殺掉張作霖，統一全中國，建設一個整個的強有力的政府！國民黨萬歲萬歲萬萬歲！——我不說了，我的血液緊張了，我的頭也有點兒痛了，我的從不流的淚兒到現在也流了！呵呵！——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讓我抄二首詩吧。這二首詩是我感到另一種意味的：

“燈暗，月還在，
夢醒，人不見，
淡淡地，默默地，——
聽憑那種說不出一種超於煩悶以上的情緒，

敲擊心弦！

剝奪睡眠！”

“偷偷地在紙上寫着你的名字，

名字上活現着你的美妙姿，

剛剛在這裏低低地幽幽地喚你，

可憐的我的熱熱的淚珠，

又濕了這薄薄的一層紙。”

這二首詩是錢起做的，名叫“嘔吐。”這是第七十四和七十五兩首，第七十五首，我改過了。——我對不起原作者，請他恕了我吧！

今天接到了二張明信片：綸哥樂弟；三封信：馨妹玉哥蓋華馨妹來的一封信是C T寫的，我總不相信是她自己寫的。樂弟近來國文好得多了，也是一件非常可以使我安慰的事情。蓋華還沒忘記我，我是非常感激的。

今天我又成功的！我譯了二章，一共譯了三十章了，只有二章沒譯好。

有一件事我要記了好多日了，便是所裏時常聽見犯人們因為受到了所長所賜的“手心”而號哭的聲音，二三天便得聽見一次，而且哭得狠悲慘的！我真不高興聽到！

有一個我們的朋友叫K H T，我聽見了好多日子了！我總想看一看，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為什麼

名字題得這樣相像？我要想看了幾次，只是沒看成！今天一位所丁去代我看了。他是南京人，四十四歲，犯的是烟案！大概不是吧！呵呵！同名同姓的也多得狠，相像算什麼來？但是，但是思潮却又提起來了！——我是太靈捷了吧！我真是一個Sentimentalist！

五月三十一日

我們的朋友G S B在昨天晚間十二點鐘去世了！他是病死的！已經要死了三次了，這一次是第四次了。此地例規，今天要有人來驗的，要驗了才可以弄出去。他病的時候，醫生來開了藥方，有幾次是吃不到藥的。因為所長不肯給他吃；我聽醫生說，他生的是虛病，要好補藥才可以治好，但是一帖好補藥要多少錢？他出不了費，怎樣又能吃呢？因為貧窮而做盜，因為貧窮而被押；因為貧窮而身死！我望他下次投生時決勿投到貧窮家去！我念金剛經五遍。心經一遍，替所長懺悔，替自己懺悔，替G S B懺悔“快點——呀！”便是你最後的哀音！

今天天也怪氣！一會兒下雨，一會兒出太陽！下雨的時候氣味更難聞了！——生人氣已經很難聞很難聞了！在外邊進來的，決不相信他呼吸的是空氣的！

十一點三刻的時候，所長和忤作來檢驗了。翻了

翻看了看便算完了一樁公事。聽說今朝可以成殮的。他的一生，便是這樣的完結了。聽說S C K也有一點兒靠不住了！病是不管年齡的。

接K Y來函。內有：“英雄義士，爲國犧牲，……方不愧男兒本色也。”一句我極感不滿林瘦來一封信，給我們四個人的，裏面有“革命要從國旗革起革到包腳布的。”一句我最同情；而他的得到了Y Z C的讚許信便有得意的意思，我覺得是不滿意的：別人的讚許譏罵，都不能使本身得意失意的！

哦！所丁長帶二個人來了：一個人手裏挾着一塊薄薄的木板，一個人手裏拿着根竹棒，一根麻繩二張封條。原來他們來把G S B移到外邊去的。他屍身過的時候，我起立致敬。從此以後，不會再見他了！

我從今天起不敢再恨盛盤林了！本來，我的恨他也是By instinct的！他今天爲了他哥哥的病況並不見好，而且又看見G S B走了，他在嫩先生，面前流淚了，他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一壁哭，一壁把一隻半舊的袖子拭淚！呵呵！也是貧，病，困，老，的集中點！我還願，敢，恨他嗎？希望他恕我以前對他的不好的態度！

我今天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了，便是此地的所長，所丁長，所丁，所役，都和我要好極了！我在翻譯，他們總來篩篩茶給我喝；我頭髮長了，他們總時

時提醒我，叫我剪髮；我衣服穿得太多或是太少了，他們一定警告我，一定要我穿了或是脫了，他們才不說話；和我談話時候，也卑恭和平極了！他們越是這樣，我越覺得慚愧，越覺得當不起！

發二明信片：一覆蓋華，一覆K Y都是謝信。

明天一定可以把蔚克斐牧師傳完全譯好了。我真快慰，快慰極了。譯好以後，把我欠的信債，還一還清再來。預備做一篇“薔薇花瓣；”專門寫靡靡不振的使人忽忽若有所失的東西。

今天的天氣壞極了；我真不舒服。汗只是出不停，風儘是不肯來！以後我想應該少吃些東西了。早晨的下午的二次點心，我決計不吃了；餓點的好。

今朝新檢察廳長上任；所長又忙了一忙了。

晚上所長來談天，聽他談說的話，似乎比以前進步得多了！他說了許多許多，也很有可以採用的說話。一共談去二個鐘點的樣子，第一個鐘點，我很高興和他談的；第二個鐘點時，我聽到了牆外的笛聲和兒童們的歌唱聲了，便覺得不很高興了！今天的笛吹得格外嘹亮，歌聲也唱得格外悠揚；我禁不住又便發引了我的遐想了。後來所長去了，歌聲却又沒了！我今天失却了一個聽歌的機會了。

六月一日

今天得到了一個好消息了！梅人在C K來了一封信，說雷風居順譚仁，可以出獄了！我真快活，三位同志有可以出獄的希望了！

今天又有一個快樂的事實，便是譚仁的鄉人送來了四只黃草大提籃：我們四個人一人一個。多麼有趣！

今天還有一件情緒上的快感！便是葛克斐牧師傳譯完了，而且一切應當有的附屬品也譯好了。我今天正和蠶寶做成了繭子的時候一樣快樂！

正哥來了一張明信片，說他編了一本書，——關於解釋各節日的，要我寫幾句，我自然聽他的吩咐的。我今天就寫了寄去，不曉得看得中，看不中？梅人處我也有信覆他的。

“俚篤先生識英文，我野識幾個格。”

“耐倒說說看。”

“哀，皮，西，地，衣，阿福，旗，愛司，梯，油河，維，壞克司。”

“英文一共有幾個字？”

“念六個。”

“我說忽清楚則碗，西，愛，批，客潑，解釋帽子；批，衣，愛悟，攀唔，解釋雄雞，喔，愛克司，屋克司，解釋雌雞；是叫也司！外國人耐問俚，俚說對格叫也司，也司；俚說不對格叫拿。坐下來叫雪糕，——”

“耐英文倒蠻好格。”

“瞎說則，我是勿好格，格一位先生是南無文了。”他指着我說。

“怕甯至死格，年絕末勿度，已勒篤教教書則。”

“外國人要坐黃包車叫挨害，梯確，雪糖，力克吃呀；再會叫割牌害割牌害，明天會叫割奶害，割奶害；才有分別格，弄錯忽得一點點。”

“耐真勿攤班，阿肯糕糕我？”

“我是勿靈格，忙記野忙記完則爺叫發柴，娘末叫買柴，阿哥叫勃路脫，阿姊叫雪斯脫，——”

“格末妹妹弟弟叫啥呢？”

“哥哥姊姊有格，妹妹弟弟是勿叫勃路脫，雪斯脫格叫名字格野。”

“話起家小，英文叫啥？”

“格到忙記哉，讓我想想——叫密雪。司，密雪司。”

“一迷迷呀，啥叫啥一迷迷？黑喜喜……。”

“癆病，生，癩螺痧！居順打斷他們的談話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只得狠無禮的向着他們出聲的笑了。

國民政府的司法調查員要來參觀，調查；所丁所役，忙得不得了！一回兒做這樣，一回兒做那樣，大家都做得嚷起來了：

“糜末調查員，調查隻糜！”這一個“糜”字，在他們的談吐裏，是少不得的，一沒有這個字，話就講不響的！這一句話首尾有了二個“糜”字。便好聽得多了！

今天我們的L先生想入黨了，他問我們入黨表的填法，我請雷風答覆他，因為我沒有時間。我真快活，又得到了一位同志！

我很快活過了一日了。調查員却沒有來，只把我的號子的門白關了一陣！

六月二日

有人在談鬼了！說得實像有的，盛盤林又在講話了：

“格格明白哩，真真實在格我在長（常）州格時候通夜忽暈格！一到半夜，鬼叫哩，鬼哭哩才聽得清清楚楚格；到明朝後朝，終有人提出去槍斃或債（者）絞決處死刑格！”說的時候頭頸一扭一扭的十分有勁！不愧是一位閱歷多經驗足的老年人！

譚仁講了許多民衆文學“東鄉調”的脚本的本事我聽；我便記一記吧：

“菴堂相會”是陳再庭和金秀英的爲了禮教而不願賴婚的故事。他家和她家訂婚的時候，他家家道好；訂了後來，他家家道不好了，“風掃地來月點燈”

她家便想賴婚了！但是我家秀英——這是行巖先生的筆，法不是這位女道德家，是我的同宗。一却深明“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大義，而且能够舉一反三的知道了“訂雞嫁雞，訂狗嫁狗”的道理；覺得“契約”非尊重不可的，‘好女子’，非懂“規矩”不可的；因爲了他家貧了便賴婚是不好的，一定要狠盲目狠盲目的嫁給陳再庭，然後才算是好女人。有一會陳再庭金秀英在一隻菴裏碰到了，大家便相對了大哭一場，她勸他快些設法娶她，他沒有錢，她便給他錢，他拿了她的錢便娶了她，她便一人做了“恩人”和“好女人”二種“好人”了！這一段故事罵社會的“勢利”是狠有力量的。

“藍衫記”是敘述一件冤枉事的。有一個婦人要到觀音堂去進香，因爲她生理上剛巧在這一天不便，而且這一種不便又給佛家認爲“不潔”的，便請她的丈夫代去燒香。她丈夫走在路上，覺得非常酷熱，因爲那時候正是六月十九；他“行一里來過一村”便看見一個池塘；他便脫下了衣衫，跳下去洗個冷水澡。那時候剛巧來了一位“賊伯伯，”把他的衣衫偷去跑了，他便沒法想，只在塘裏發愁喊救！在塘邊有一個住宅，住宅的靠池塘一面有一個晒台；那住宅裏住的是一家商人，那天這商人的妻子正在家裏，她聽見有人呼救，便看見了他的窘狀。一時感動了慈悲心。便

拋給他一件藍衫。他才能勉勉強強的去進香；在路上遇到了那個商人。那商人看見了那件藍衫，便以爲他的妻子不‘貞。’一到家裏便查問那件‘藍衫。’他妻子當然是交不出了，他便指定她有“姦”情！她恨極了，便爲了“貞”字而上吊吊死了。這件事給天老爺，觀音娘娘，曉得了；便請雷神公公，電光菩薩，去調查。公公菩薩的調查是從來沒有不成功不公平的。便把那賊打殺，那商人的妻子打“活！”當然是一件神道設教的愚民故事。喊冤枉的一段是很好的。

“賣妹成親”是這樣的：有一家人家只有兄妹兩個。他們的父親在的時候那哥哥定了一門親事的。後來父母去世了，家道漸漸的不好了，便給他的岳家迫寫退婚書。他一時沒法，便和他妹妹商量。他妹妹便教他把她賣了，然後拿了賣她的錢來娶嫂子。他妹妹的唯一大道理，便是：“倘是我不好，沒有好收成，對於我們家庭是沒有關係的；倘使你哥哥一有三長四短，我們便要斷香烟！祖宗們就要沒有羹飯吃的！”他當然不答應，但是大道理却不肯降伏，結果據說是大家尋短見的！這一章描寫兄妹中間的情感和貧富階級的對敵壓迫，都狠成功！而其結果更和歐西的悲劇相類。不過，這是不免的總戴着“舊禮教”的味道的。

“花鞋記”是描寫一段情史。有一個屠夫和一個女人發生了肉慾上的戀愛，那女人早已嫁了人了。她

丈夫有時候是不在家的，而且不在家的時候很多很多的。她便把一隻花鞋放在窗口上做記號：腳頭向外，是丈夫出去了；腳頭朝裏，是丈夫在家的！她用這一個放法來滿足她自己的性慾，也有好一回好一回成功的！但是到後來，終於給她的丈夫覺察了！便使這一對“姦夫淫婦”得到了一個很不好很不好的結果。

“拔蘭花”據說是一樁輕薄少年的“淫歌！”大概是描寫青年人去拔了一個少女頭上的蘭花，然後再漸佳入境的！據說這一只是很“粗”的，不“清雅”的，所以譚仁沒有看見，沒有聽見過完全的，只好記了這一點點。

“下藥條”據說更“粗”了，更不“清雅”了！所以我們的譚仁只曉得了一個名字。不過依我想來，顧名思義的想一想，大約是一種使肉慾得到過份的興奮的方法的描寫吧！我覺得的，我曉得的，倘使有“下藥條”“拔蘭花”的花鼓戲的時候，一定有許許多多的鄉下大姑娘心裏在狂跳着要聽，口上只說不要聽的！也許早已明白了，豈待證實罷了！只是多作偽，我總覺得現在世界上的一個大病！世上的人們都以為非偽不可的！而世界上有一個倘使不偽，這一個人也要受到旁人的攻擊謾罵，指他做瘋子的！許多人更不敢不作偽了，許多人只曉得“時勢造英雄，”却絕對不曉得

“英雄造時勢”的！呵呵！萬惡萬能的時勢便造成了萬惡萬能的環境，萬惡萬能的環境便造成了萬惡萬能的制度，萬惡萬能的制度便造成萬惡萬能的社會，萬惡萬能的社會便造成了萬惡萬能的人們，萬惡萬能的人們更造成了增加了萬惡萬能的時勢的力量；然後再相互的循環着！因此而惡勢力的熾漲，便一天利害一天。而要打倒萬惡勢力的人，便覺得一天難似一天了！但是維其曉得要打倒萬惡勢力是一天難似一天的，所以一有了打倒萬惡勢力的機會，便應該“當機立斷！”決不能“姑息養奸！”因為惡勢力多存在一天，打倒的困難點便一天多似一天！

出於我意料以外的，便是我高小時候的朋友，U C N先生會在今天來看我的。他送我二盒餅乾。我實在說不出話，一時也無從說起！今天接見的文多，我被他們擠得不能講話了，只聽見他說了二三聲“保重，”他便去了！

又是出乎意料以外的，我父親也會來看我的。他送來了二雙黑洋襪，二件汗衫馬夾，一件洋又衫，一件柳條紗袴子，一件竹布長衫。他又帶來了一份“C案大概，”內容分

1. 黨部之情狀；
2. C逆之查拿；
3. 辦法之議決；

4. 法律之依據；
5. 革命之意義；
6. 被拘之經過；
7. 司法之非議；
8. 指令之駁議；
9. 聲請預審之答辯；九項。又帶來了二個消息

了：

1. 我的所謂“赤化”色彩，是志仁向Y B說，Y B向C N說的。這件事現在已經有高哥，L T……等全家保；另由王先生以私人資格函錫增；V A，見高以私人資格函H 秘書，聞龍復親至N K面C N；力為辯白。

2. B 總指揮已經令L Y B詳查具覆，所以已經好像有了結束了；但是L Y B先生不負責任，在開“五卅市民大會”的時候，備了一本簿子，說，向大家說，贊成搶斃C S T的簽名！哎喲！L Y B先生！做事做得太滑稽了吧！我們是被押着呢！有那一個真真的市民敢簽名？現在的民衆是劣紳土豪的民衆呀！倘使，倘使沒有一個人敢來簽名，你便怎樣呢？哼哼！太滑稽了！但是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簽名的，冒死簽名的，僅僅一個N 鄉有五百幾十個人民，三十幾個公團！呵呵！我就是死了也是甘心！這真是一個滿意的消息！他來了不多一會，

便去的，去會楊律師去；他今天想要在S 州歇一夜，我勸他回去！不曉得他究竟怎樣的？

我今天覆了五個人的信：馨妹，艷姊，綸哥，DY，樂弟。

意哥來了一封信，要我就覆他，我自然就覆他，因為我今天沒有什麼事的。我看了他的信，心中的情緒煩雜極了！絕對沒有形容詞可以描寫的！——至少，是我不曉得。

哎喲！聞龍也來看我了！他從N K來的！他告訴了我許多許多使我發氣的消息！倘使這一場真如夢境呀，這也是一場惡夢！我希望一切都是不確的！我一切切的千頭萬緒，煩悶怒恨，都在我的兩隻眼裏落下來的淚珠裏包括盡了！呵呵！這惡消息，這惡消息騙出了我的眼淚了！我第一次在所內流淚！帶來的消息是要把我鎗決嗎？不是，比鎗決還慘酷！要把我宣布死刑嗎？不是，比宣布死刑還殘忍！是我的愛人死了嗎？不是，我尚還沒有愛人！這一個消息，這一個消息，我希望是不確的！這是一句什麼話呀！“貪財賣友！”呵呵！我終於忍不住流下了淚了！我哭，哭怕別人知道我泣，泣怕出聲來！呵呵！慘酷！呵呵！殘忍！在現在的時候，我又看見一把 Brutus 的刀刺進了 C-aser 的心裏了！

思潮混亂了。我依舊不能靜，不能定的！南無阿

彌陀佛！

六月三日

久久盼望的預審期，終竟來了。我昨天一夜沒睡熟。

起來了，一位所丁向我說，聽法警說，林烈的案子可以出去了！他又向我說，司法衙門裏的事，沒有什麼的！有一個強盜判五年，國民革命軍一到，二十個弟兄帶了二十個盒子砲來要人，就放了出去的！哎喲！他們有盒子砲的，我却沒有呀！

盼望時間過去，時間總不過去的；望時間不過去，時間總要過去的！世上的一切事，都是和希望相反的！

“知字號。林烈，接見！”真是老張的公人面孔的公人，聲音呀！出去一看，是我叔父，雷風也和我一同出去的。可恨，可恨叔父的報告，又證實了龍聞的報告的一大部份！呵呵！Brutus！他後來去了。又停了一回，我們四個人說有律師要接見，我們去一看，却是從沒有見過的楊律師。談了幾句以後，說要想移到K T縣司法機關去辦。我們因為K T的司法機關不光明，表示不贊同，便沒有實行這一件事！我們再回到號子裏來。

又停了一回兒，才有人通知我們要提堂了。我們

到候審室裏給人家鎖了起來以後，就有譚仁的弟弟向我們談話，他剛從K T來。

“人家說陳所長糴子吃不着，倒說着了！人家都在說C S T該鎗斃！C S T真寫意，一共咽了三口棺材。驗屍的時候，把一口二百塊錢的棺材劈得百零外！棺材裏邊的蜘蛛網多極了。人家說是冤鬼太多了！五月卅日，N鄉，K T，N行，L C，W K，M鄉，都有市民大會！簽名贊成鎗斃S T的人多極了！五月卅日晚上，K T做文明戲叫“懲辦劣紳土豪！”，有人說他們捉你們的時候，把L所長軟禁了一天一晚；L所長在你們解到S埠以後生了半個月病。“五卅市民大會，”依舊是L所長做總指揮！真神氣！

雷風被傳了！

“譚南說的，倘使譚仁槍決了，要把一些黨員一個一個一慣煞他。”也是譚仁的弟弟向譚仁說的。過了好一會好一會，大約過了三刻鐘的時候，才來傳居順。L先生又來和我談天了。他談得狠好。狠有進步！

居順傳去了半鐘點以後，我也被傳了。預審庭比檢察廳好得多了！莊嚴肅靜極了！我走進去的時候，法官穿着黑色的法庭制服和書記官一同向外坐着，有四個律師也穿着黑色的司法制服對着法官坐着，雷風，居順，已經坐在旁側了。他，推事，問了我幾點以後，我便也坐在和烈風，居順一起。在我的答語中，

並提出三點請法官注意參考：

1. 我們採用的條例，是當時唯一的懲辦劣紳土豪的條例；

2. 我們絕對不能以個人動作論，請注意我們的黨的紀律；

3. C 逆不是人民，決不能用普通人民刑法來解決的；因為我們在那個時期和現在的時期是不同的，我們在那個時候是沒有知道縣黨部有沒有執行的權，一直到B 總揮指的指令到了以後，才知道是沒有權力的；不過總章上却沒有這一項的規定！

後來譚仁來了，沒問幾句，也坐在我們一處了；有一個狠肥大的Y L B也來了，也沒問幾句，坐在別條凳上。然後步進來一個穿一身縞素衣裳的年輕少女！聽推事問，才知道她是C S T的媳婦，她的供詞，我札要記一點。

“……我公公給他們捉去的時候，我給他們監視了；後來聽公公在上面喊，‘我在這裏，我在這裏，’就有一個人說，‘我們奉了上級軍官(?)的命令來捉你的。’便把我公公捉去了。我便向監視我的人說，‘現在民國世界，公公做壞事，不好，關我什麼事呢？為什麼不允許我自由？’我問了他們，他們說，‘我們不曉得，我們奉了公事是有責任的。’……過了五分鐘，便有許多人來搜查，這許多人中間，我只認得一個H L

K 他是我少爺的好朋友，我少爺在的時候，他時常來的，所以我認識他。他向我笑一笑，點點頭，便和他們一起到我房間裏床底下床上都去搜過，他們搜過了以後，便去了。隔了數分鐘，又來搜查了一次。我上去一看，少了三四十塊錢，一個錶！……總要老爺伸冤！’

C P S 是傳進來了，他供的我札要記一點吧！

“我們先捉到公學裏，隨後到商會裏，再解到縣黨部，然後再到縣公署，……來捉的人，只認識一個人，就是H L K……後來就放我出來的。”

C L S，C S Y，S E醫科大學校裏的會計先生傳進來了！他供：

“……到縣公署看守所的時候，看見一張條子，說我無惡不作，要把我槍斃，真笑話！我’——“你沒有給他們鎗斃，不用說！”——”……直到我在看守所裏放出來的時候，才曉得寄父給他們槍斃了！……C總司令到H州的時候，有過通令的，黨部只有檢舉權，沒有執行權的。可以看報紙！……我也在黨部裏的。……只有共產黨是這樣辦的！……而且我寄父不好，要鎗斃，決不能把我也捉進去的！……”

C Y S傳進來了，他供：

我在外邊，一直到二十才回來，我一點不知道。”
嘖！我忘記了！C L S還說：

“我們有事的人，時間很不便利，以後要傳的時候，可以不可以請律師代表到庭代說？”

“你們不是被告，要有人辯護；以後再傳你們，你們再來吧。”

後來法官問辯護人有什麼意見沒有？

錢律師提出二點請法官注意：

1. 被告所依據的湖北國民政府批准的懲辦劣紳土豪條例，在當時確係一種法令；雖然在現在成了一種問題。

2. 被告不是個人行動，普通人民的刑律不能同樣相待。”

陳律師提出二點請法官研究：

“1. 國民黨總章裏的紀律一項！凡黨員須恪守紀律入黨後即須導守黨章服從黨義，其在本黨執政地方及在軍政時期，尤須嚴行遵守。黨內各問題，各得自由討論；但一經決議定後，即須一致進行。”請注意“自由討論”及“即須一致進行”十字。

2. 打倒劣紳土豪是中央的標語。也就是中央的主張！所以被告的打倒劣紳土豪，是一件黨工作！這一個問題，請注意！”

後來便退庭了，結果：

C Z氏，C Y S，C L S，C P S，回去。

Y L B交保：有一百元，交保證金，沒有，交店

保；

雷風，居順，林烈，譚仁，還押。

我今天最感到深切的印象：法官穿的制服，和律師穿的制服，都狠像狠像博士的 Cap and gown，也狠像教士的 Cloth；一個不好的人，就是兒子也並不帮忙的；對的事無論如何發生問題，總有一天可以明明白白的。

我滿意，我極滿意，因為我親耳我聽到了 C I, S,
C Z 氏，的花言巧語了！

我們又一同回到了押裏。

我睡一個爛覺吧！呵呵！一個半天為預審而犧牲了。

六月四日

咄一醒來，便聽到外面在喊：

“阿要買糴子唉！”噫！今天是端陽了！令人傷感的端陽佳節！

今天合所內的被押人犯，一律都吃白米飯，而且每人都有二塊香噴噴的紅燒豬肉吃的！有許多人在狂笑！也有許多人在嘆氣！

我們所裏有一位朋友，他今年才一十八歲；因為和一位十歲的小姑娘在麥田溝裏“強制執行，”把那位小姑娘“執行”壞了。呵呵，慘酷，慘酷得太笑話了！

我真不曉得我們的朋友懷的是什麼心腸？

“野忒要緊則，甯加又勿會長足哩；終要十四五歲；格末還可以纏纏。昨熱子俚篤來驗格，一條血褲子，真真看看野——”一位朋友說得慘極了。他真是一個善心腸人！

我們也因為今天端陽節，燒了五味菜：醋溜黃魚，鱈燒肉，洋蔥牛肉絲，辣醬炒肉豆子（加香菌扁尖蝦米屑），黃瓜臘肉湯。我也覺得特別有味，端等着飯來；可是，不知爲了什麼，飯一來便吃不下肚！明明是狠大狠好的黃魚，但是燒的太不入調了，那有我母親燒的鮮美可口？明明是狠好狠好的洋蔥牛肉絲，確又燒得淡而無味；就是加了醬油，也是枉然！醬油加得鹹盆裏的蔬菜魚肉，加不鹹我心中的淡漠的情緒！那裏有N Y中學附近的小河南燒得得法？更那裏有我家母親燒的合我胃口？呵呵！我吃不下了！雷風他真吃得快！吃吧！不吃也不能遏制我已起的思潮的！我才勉勉強強的把一大碗飯吃完了！悶，悶，悶，悶，情調真是描摹不出！我飲了一口茶，閉閉眼睛，想養養神的，哎喲！一閉便閉壞了：慈哥，奇哥，綸哥，蓮弟，萍弟，奉弟，眉弟，生弟，八個，八個我的好友，——這一個名字也不妥——在我面前了，各各向我流淚！我又看見正哥，高哥，M S，王先生，K Z，Y Y，重樵，八個，八個同情於我的，都在向我低頭嘆息！我看見，

我清清楚楚地看見的，父親，母親，叔父，叔母，康弟，虎弟，吉妹，和一位最和善的我的祖母；八個，八個我的家人，都在向我招手！意哥，葦哥，M S，Y D，文奇，順白，浩程，梅姊，八個，八個我的同志，都在伸着手極力的把我拉着！……而最不能忘懷的，是 T C 同學的清越婉轉的歌聲，和馨妹的婀娜柔熱的舞姿！我在幻想，我在做 Day dream 了！我看見——

“林烈不要再多想了！”一位同伴呼着我，才把我的已經飄蕩在半空的幽靈喚回了我的頭中。我揉揉眼，打了一個呵欠，想睡了！

“林先生！不要這樣，你我不是一樣的嗎？不過你多了一層愁悶！”一位我的新朋友，W C F 向我說了。他是一位所丁，他也是異地飄零！（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想到了我的孤獨！他，他最有些程度的，他也最能够和我交談。他又向我說了兩個巧對，我真感謝他，我真的給他驅快活了。他的二個巧對，我終於記下來的：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咩！

水牛下水，水浸水牛鼻；嚙！”趣味在末了的二個字：“咩，，嚙”上。

“高昇高昇高高昇，必列百辣蓬！高高昇！

屢甯屢甯屢屢甯，齊格龍冬祥！屢屢甯！”妙在對句。但是我總覺得是專爲了對句，然後做上聯的；上

聯的末了三字，是何等的強啊。但是，我的笑容終於爲了這對句而現出來了！他又送給我二個枇杷，黃的果實，剛剛生在一朝青青的梗上！

呵呵！我是愛過端陽啊，怕過端陽！但是，端陽決不是因爲我愛過才來的，端陽也決不是因爲我怕過就可以不來的；牠，端陽，只是一步一步的自管自的向前跑去！只是牠的奔跑，便把紅顏變成了骸骨；只是牠的奔波，便把義士變成了忠魂！也只是牠的奔馳啊，把我的將來都變成了過去，把我的童年變成了我的歷史，把我的過去的歡娛變成了現在的愁緒！呵呵！我是愛過端陽啊，怕過端陽！

我又記起了昨天的預審的情調了。依照着我的良心，說一句老實話，他們中間，只是一個下流！其餘的三個人，都是好人！那位C Z 氏，雖是不能忠忠厚厚實實在在的報告她家公公的被捕時的情形，但是她的年輕守寡的愁懷，和她公公被人擊斃的愁緒，都在她的微微微微的嗚嗚咽咽的音調中表現了出來了；而C P S 的口齒的清楚，態度的從容，都可以表現出這孩子是一個有希望的孩子，只是我虔誠地虔誠地希望他不要和父親一樣，我希望他希望他做一個革命者，做一個社會上的爲羣衆而奮鬥的革命者；C Y S 的忠實長厚，慤直豪邁，把我深深地感動了！我最敬視他。

昨天法官穿的制服，我沒有描寫過；讓我記一記吧。他穿的制服和平裳冬天穿的大衣一樣的；不過不是呢質，不過袖口大得多，不過翻出來的領上，是繡着金絲的條紋的。在黑色的衣服上，鑲上了些黃色的條紋，又覺得美麗，又覺得莊嚴！我們的律師的衣服，和法官的差不多，不過翻領上是沒有黃色的條紋的，只是一種黑色的絨，烏絨；望上去也和潤莊麗極了！那位法官的態度和語氣，都很和平嚴肅，頭腦也很明白清楚；他雖沒有完全明瞭我們的黨的紀律，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但是却狠能夠虛心領受的！那一位書記官，他帶的一副大的淡黑眼鏡，把他的面部遮去了許多，至少是三分之一；因為他的面容實在太消瘦了！我早曉得法院裏的人太少，辦事的人太辛苦，我今朝一看了這位書記官，我更相信我以前的知識了。

昨天的一幕，不曉得究竟是悲劇呢還是趣劇？不是悲劇也不是趣劇，可以說是悲劇也可以說是趣劇，同時是悲劇和喜劇在一個舞台上合演了！但是？要解決這一個似乎可以不必解決的問題，還要看我們的結果，因為照例，分別悲劇和趣劇的，是在他的結果，不在他的結果以前的幾幕的我昨天不曉得去了什麼樣的角色？我真不明白昨天的一幕。我有一個缺憾，因為我沒有從頭看起。雷風真幸福，從頭做起，也從

頭看起！我要問問他的開始的情形，看是怎樣的？

薄人真是薄命，剛剛今天添了一尾黃魚，黃魚骨便鯁在我的喉頭，我嘔吐了一陣，依舊在我喉頭！吞飯團，吞糉子，依舊在我喉頭！真討厭極了！而旁人却儘在笑我！呵呵！我又不自主的流下淚來了！後來有一位所裏的辦事員會畫化骨符的，給我吃了一杯畫過符的開水。我飲了，便睡吧！剛睡好，L先生又送進一張條子來：

“翻閱本草，葳靈仙，能化骨鯁，如符力無效，可將此藥用沸水泡之，當茶吃。”並且附來了一包葳靈仙。我因為已經睡了，不願再泡，且等明天再說吧！今天魚骨鯁喉，在家裏可算是一件小小的事情，而在此地便累得許多人忙了！我真覺得抱歉！

六月五日

今天起身的時候，覺得那魚骨果然沒有了，但是在那發痛的地方，依舊在發痛；最奇怪的是我的二隻眼睛紅了起來了！據說是我昨天動了火而且嘔得太利害了，所以血到了眼裏。我想閉目養養神靜靜心，總可以好的。我從前常常向L Y W說的：

“吃起魚來當心點！”現在我，我自己吃得不當心了！真是一件笑話！而且又鯁了一根大的！

昨天C F替我磨橄欖核，買辦替我買日用快覽，

都是爲了我魚骨鯁喉！

今日的眼睛紅到什麼程度，一直到下半年從剃頭司務處借到了鏡子才知道右眼外角紅得成功了Scarlet；！而且同時又發現了我的可怕的容顏：髮太長的不像了，鬍子也可怕極了！據說剃去了頭髮可以好些的，我便把我的髮剪了。

我有一個不好的思潮，我明曉得不應該這樣想的，但是我不能不這樣想：我們的剃頭司務很像很像她的父親，馨妹的父親！——也許是罪過吧！其實太像了！

榮生來看我們，又證實了聞龍的報告的大部份！呵呵！真的有許多人的心落下了毛坑裏去了！怎麼辦呢？我真替這些人可惜。

買了日用快覽，看見牠後面有諸葛神數的，我也會得‘姑妄試之’的。我問的是我們的案了的將來，得句：“月已明，花最發；事悠悠，無不合！”雷風亦問，得句：“心下事安然，周旋分未全；逢龍還有吉，人月永團圓。”都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我因爲今天不便寫信，意哥，笑子，處；都由雷風去函。通知，我附一箋問問好。

“八十歲，老公公！

要採，奴的花，^粉

幾千兩銀子不要他！

他是個老人家呀！

暖啲暖之啖，

他是個老人家呀！”一位朋友在唱了，我不信老年是這樣的不討人歡喜的！

我今天有許多被押在一起的朋友們來問好，L先生也寫條子來問慰我；我只有感激！我實在覺得他們待我和愛極了！

蓋華，玉哥，來看我，因為過了時間，不准見面，要我寫一封給他們。

梅人，來了一封信，有三點可以記記。

1. 他已經寫了一封信給省黨部咨請省政府轉飭地方廳釋放四同志；

2. 劣紳土豪在後方捏名控告忠實同志誣以共產份子。他已經代電省部，請求澈查；

3. K T行政官吏，亦在設法；而黨務已入停頓狀態，因為沒有人肯管事了。

他寄來信封闊大約六英寸，高大約十英寸或一英尺；可以送給小朋友們當書包了！我總覺得太大的沒有意味了。

呵呵！端陽難過過端陽！

世界上的奇事是有的，他們一定說雷風夫人和林先生的家小一同在開庭的前一天到S州來的。他們都說林先生的家小狠漂亮，年紀大約二十一二歲！

呵呵！吃官司又吃到了一個妻子了！真是笑話！但是我總不願意在三四年內有妻子的！

平白地下了～陣大雨！

讓我記一個好消息吧！徐州又打下來了！我早就希望的，現在果然實現了！這是一個被押在所裏的黨員所最希望得到的消息！再記一個好消息吧！唐生智和馮玉祥的軍隊在鄭州相會了！再記一個好消息吧！閻錫山出兵張家口了！再記一個好消息吧！張作霖到山海關去了！真是一羣一羣的好消息！我快活極了！

六月六日

一隻眼睛，好了些了；一隻依舊如此；喉間依舊有些微微作痛！

“要想法子了！出去的好！再住下去，氣味便難聞了。”一位所丁叮囑我。自然！我也曉得的！我們也有人在替我們想法！只要安心些靜靜的等候着吧！

我記了一件故事了！從前有一位清官，在晚上閱卷，閱案卷的時候，有一個鬼來打擾，他便寫了一個山字，放在鬼上邊，那鬼便不能動彈了，清官想再寫一個山字，一定還可以壓得重些。那知道再加了一個山字，便變成了一個“出”字了！我剛到此地的時候，聽見過一件強姦案子的：官問那女的說你願意不願意；女的說，我自然不願意；官便向男的說，你這人可

惡極了，怎的可以強姦人家的婦女；官想重重的按法辦他一頓了。那女的想他強姦我一次，便要重重的辦他，倘使多說些一定可以更重的辦他的。她便向官說，說他強姦了她一共十幾次了；那官也覺得好笑起來了，說強姦決不會有十幾次的，便把那男的辦了一個和誘！最近那些沒有懲辦着的劣紳土豪們誣告我“共產，”恐怕有別人替我做證人，便把一切的忠實份子，都指為“共產，”他們想是千妥萬妥的了；但是却促醒了上級黨部，使上級黨部覺悟到現在後方的劣紳土豪的陰謀鬼計了！要想這樣，結果偏偏那樣！真是千古一轍的！

華君來看居順，說我們的案子，地檢廳就要提起公訴了。

Y S H來了一封信，慰問我。字寫得狠好！

眼睛一有不適意，便什麼也不便利了。信來了不高興就覆，“薔薇花瓣”也不能繼續做下去，書也不能看。只是閉着眼睛養養神，就算了事！想吃吃白菊花茶看。

許多人為什麼都不寫回信來？我真紀念極了。

醫生來了，我去請他方脈。他說：

“耐是肝火上升，水不養木，所以肝火鬱而上升；我夏(下)一次送點藥撥耐罷；耐平日用功用得忒利害則，我總管搭耐帶點好藥來，勿搭犯人一樣格藥，

此地犯人格藥最貴不過五角！”

“謝謝耐！我想說了，只是倒底沒說出。

他們又在卜了，讓我也卜一下吧！

“意哥！卜出獄的日期！”我說。隔了一時得到了：

“暗中防霹靂，猜慮譚無實；

轉眼黑雲收，擁出扶桑日。”大家都狠快樂！獨有我恐怕‘扶桑日’是應的日本！

雷風告訴我一副王壬秋輓袁洪憲皇帝陛下的輓聯；

“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亦何分南北；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都不是東西！”我覺得有趣極了。在許多輓聯中，這一副總要說最特別雋永的了！

又有什麼人來參觀了！空氣緊張得像殺來！所長忙起忙到犯人！我真覺得討厭！

又碰到一個自稱N Y中學的學生的朋友了，他叫W C T據說是有人來誣告他是一個販烟的，所以他才到這裏來的。我和他談了一回，不比K先生下流了。

又有人來參觀了！真奇怪，在六點一刻的時候還有人來參觀。原來是一個檢察官和一個書記官，我道是誰？我望信望得氣極了，我想他們一定把我忘掉了，我想他們一定在看不起我了！馨妹也沒有回信

來。眉弟！意哥，綸哥，也沒有回信來，焦急極了！

呵呵！一天又過去了！喉嚨依舊有些痛的，眼睛依舊紅的！有了一些些的不適意便過身不舒服了！我才知道健康的價值了，我現在才知道在看守所裏的健康的價值了！

有一句極使我不開懷的句子，便是譚仁說的：

“我是不配做革命工作的，做革命工作一定要有點兒後退步的！”我雖是不滿意這一句話，我滿意他肯說出來；大道理讓我明天講吧。今天要養養眼睛靜靜心了！明天總還活得成哩！我狠大胆的有了一個明天了！其實大道理最不好，越講越興奮的！我的健康不允許我寫了！唉！

六月七日

昨天有人勸我吃菊花茶，我也吃過了。到晚上我又想起吃鹹橄欖可以治喉痛的，便叫一個買辦的去辦了一百個錢。可憐，可憐我爲人在客！到今天一切都是依然！

有一位新來的張所丁，他說我是心裏不安靜，而且天氣不狠好，狠久狠久沒有下雨了！他要我心放寬些，吃一點兒涼的東西，也許就可以狠好的。我失敬了！這一位新張先生，曾經到過法國去當華工的；他去了四年，這四年的法風法雨，把他的頭腦完全法化

了！果然我們中國也太不像樣子了，然而他的崇拜外人的熱烈使我感到無限悽愴！他的結論便是：“中國總是弄不好的！心壞得太利害了！外國弄得都好！法國官員一點沒有官氣的，我們中國還了得嗎？嘿！張牙舞爪的便不可一世了！法國官員不愛錢的，我們中國還得了嗎？有了錢，只想向腰包裏放，再想不到一個國家的！所以中國總是弄不好的！心太壞了！決不能夠和外國比的！北邊人還好，最壞不過的，要算南邊人了？”呵呵！他只發現了中國的種種弱點，他只知道了我們中國的種種不到之處！他一點沒想法子救濟，便在大喊弄不好了！弄不好，就不弄嗎？弄不好，就不弄，便永永弄不好了！雖然這樣，他的“心壞得太利害了……最壞不過的是南邊人！”却把我大大的感動了！

雷風也覺得天氣太不爽快了！悶，燥！他也有二天不通大便了！今天好像有些雨意了，我望他下一陣吧！也許我的眼睛，和我的喉部，可以好一些的！我現在困住在二重壓迫之下了！

一位替我們倒馬桶的僕役，使我注意他起來了。他的半舊的氈帽上面的灰塵多極了，氈帽下面的披到肩頭的頭髮，黑潤極了，而且又蜷著的。他的一件七穿八洞的青布的上衣，在洞洞裏可以看得出他的紅潤的肌膚，腳上不穿什麼，一條長腳袴子捲了起來

變成了一條短脚袴，頸裏有一個銀圈，一動一蕩的狠有味。我一見了他便想起了 Ivanhoe 裏的 Gurth！

他們鬧得太利害了吧！說 W S K 的出去，是用了四百塊錢運動的！只要有錢有盒子砲便可以殺人放火無所不爲了！而且還是一個“天下去得。”可憐我既沒有金錢，又沒有盒子砲，便只好聽吃官司了！

又是一件好笑的事！有一個兵士，租了一頭驢子，騎過了以後，便把四塊錢賣給一個人了。給警察看見了，便把賣驢子的兵士，和買驢子的人民，一併送到了他方廳來！那兵士只有十六歲，瘦怯怯的狠是可憐；是湖南人，此地的湖南人想聚幾塊錢，讓他回湖南去！他是 Y K H 手下的兵士，現在 W Y T 部下當勤務兵的！聽說他還有梅毒哩，他自己說要打幾針六零六！他真的走進了地獄門了！

二個煙犯出去了！他們的快樂，實在描寫不出的！我又想起了 邵阿四根 了！他這幾天一定天天在 陽澄湖 裏捻泥了！多們寫意呀！我們不曉得要到了幾時纔能够踐他的約哩！等着吧！火旺心焦是沒有用的！只只把自己的身體燒壞了！所謂“我的心頭火，燒燬了我的精靈”是真的太不必的，

突地接到了二個明信片，那是從 T C 寄來的，一個是 D K 和 T T，寫的，是慰問的口氣；另外有一封素不認識的是一位 C W T 同志，也是一位忠實同志吧！

他望我多吃幾天官司，可以把我的學問弄得更進步些！我真感激他的誠意！奉弟也來了一封信，我覆了他了。他的信使我很快樂，快樂極了！雖然他又證明了 Brutus 的卑鄙的野心了！我喉間的微痛似乎好了許多，眼睛也似乎好了一點了！真的，這一定是內熱，這一定是天氣太乾燥了！我現在更明瞭：心裏有了希望，便有苦楚！倘使一點不希望什麼，便斷然沒有苦楚的了！

只有奉弟的信，我今天覆的；因為他的信，似乎很需要我覆的！我今天又草了幾首詩，只是不能多！其實又何必多呢？只要能夠寫寫就算了！我寫得很滿意！

六月八日

在上午一點鐘的時候，我覺得喉嚨裏有泡了！我心裏焦急極了！去請了所丁長進來；所丁長說，所裏的門在晚上十點半下鎖的，要開門是非常不方便的；喉蛾不要緊的，且等到天亮了再說！我焦急也是沒有用的！司法機關裏，無論什麼都要講法的！倘使在昨晚十二點鐘的時候死了，不曉得也算死得合法嗎？只得，只得息心靜氣的念南無阿彌陀佛！到二點鐘的時候，好像好了一些，也好像睡熟過的。到四點鐘又醒過來了。覺得倘使向右側臥，要比較得舒服些些！仰

臥是不舒服極了！到六點鐘雷風向我喉間一望，便斷定是喉蛾；據說他是時常要發的，只要用土牛膝的根，搗了汁，吃了就好的！可是此地是找不到土牛膝的！一起來，請所丁去關照所裏的人，快快請醫生來。一面寫了一封快信給高哥，正哥，通知他們；不過要他們不要給我的家人們知道。我隨意寫了四句：

喉中若有物，
欲吐吐不得；
其病名喉蛾，
最怕土牛膝！

呵呵，我受了二重磨折了！我相大約是沒有什麼的。

“醫生的架子狠利害的！早晨起來要吃一點點心！老的來起來要轎班，小的來起來坐包車。包車未快一點，轎子未討慳了。”蔣所丁告訴我，呵呵！醫生的架子辣得利害，病人的痛苦痛得利害！

他們又替我泡了一碗鹽湯，一碗鹹橄欖湯來。

醫生來了，他替我按了好一會脈，向我說：

“耐格病啊，要緊末勿要緊，說俚勿要緊倒蠻要緊格；性命出入，大概總野勿見得，三四天以後包耐好格！耐忒用功，最好放心點！讓我細細到到搭耐到外面起開一張方子，叫俚篤就起贖一貼藥來耐吃吃看！珠黃散勒喉槍；讓我回起仔就拿來。耐自家保重

點!”

我決意今天不看信了。

似乎好了許多了；舒服得多了！珠黃散先拿來，雷風先替我打了一次。香極了！冷極了！後來又送來了一張藥方：

“林烈

肺胃熱蘊，喉蛾紅腫掀痛，目赤便秘，脈法浮，姑進清洩，慎防腐閉。包生石糕粉八錢，後下薄荷一錢，硃連翹一錢五分，知母二錢，漂中白一錢五分，銀花一錢五分，杵鮮生地七錢，吉梗七分，瓜萎皮五錢，元參一錢五分，前胡一錢五分，去心杵川貝母二錢，杵蛤壳七錢，冬桑葉一錢五分。看不清楚了！是仁壽天北號裏贖的，一共是六角三分六厘錢。

第一服藥是十點鐘吃的，吾想二鋪在六七點鐘的時候吃！

到先生去的時候，我就覺得好些的；到下午一點半的時候，一個完全消滅了，一個還沒有完全退清，大約明後天可以完完全全的復原了。那藥吃了以後，只是放屁，那屁熱極了，臭極了！却是依舊不大便！我想總要大便通了，火氣才有出路。上午我吃了一大碗粥，沒用粥菜。

第二鋪藥在一點半的時候送來了！就吃了吧！在此地是隨他們的便！所長來徵求調號子的同意，想把

我搬到過字號去，讓我一個人住一間，因為恐怕別的人傳染。譚仁說，且等再住一夜再話，所長也就不強制調動了。其實我個人是狠願意調的，雖然似乎寂寞一些！

居順的哥哥從K T出來，說五月卅日簽名的一件事，L Y B沒辦公事呈報！L Y B真太有趣了！不必費心的偏要費心，要盡力的他偏不盡力，真不曉得他懷的是什麼鬼計！

在沒有服第二舖藥以前，我所盼望的大便，終於來了！宿臭到極點！不過依舊不多！慢慢的漸漸的有辦法了！正和我們的事一樣！

奉弟寄來了一張明信片。報告了三個消息，這三個消息，我却不狠願意知道的。

到下午四鐘十分的時候，忽然又覺得講話不便了！真奇怪極了！

榮生來了一封信，並且寄了三種書來：中山叢書，中國國民黨實業演講集，中山經濟思想研究集；他希望我們在暑假前出去，他要引導我們游玩S州的名勝，他要和我們在一塊喝酒。我打好了藥，便拿一本中山叢書翻閱着，雷風說：

“你現在不要看，等病好了再看；你現在多看一點，也許要多病一天！”他說得親切極了！我自然聽他的話，到我床上去仰天躺着！

我在身體健的時候，時時可以做到“心無罣礙”的一步的，一有了不適意，便覺得難做到了！不過今天晚上是成功的！我心平氣靜，除我以外，一切不管；我因為有痛處，時時還要想起；我總得設法更進一步！

真的榮生說的不錯！天熱了，住在裏邊的苦處，苦得說不出了！那些生皮膚病的朋友發出來的氣息，和日光蒸鬱着而發出來的一種味道，都可以使人們失去健康的！我是另外的一個；因為我並沒有向人發過火却又不能夠完全沒有火；有火便耐住，有火便倒向自己肚子裏發，以致我的內熱利害極了！生出這種喉症來！呵呵！還是死的痛快！

六月九日

總要算是成功的了！從上午一點鐘到五點鐘是完全睡熟的！睡得狠熟狠熟！我也做過一個夢的！在這個夢裏，我只見高哥，聞龍二個人！是的，L Y B，志仁的謀劃非截止住不興！H秘書應該做這一件事的！

據雷風說，我喉間較昨天好些了！而且要漸漸漸漸的好起來的！是的，是的漸漸漸漸的好起來的！

醫生，嫩先生來了，他替我方了方脈，向我說：

“耐熱是退仔點哉！耐格痛是好格現像！讓我到

衙頭起細細到到的替耐再開一張方子，衙頭清靜點！耐自家要保重點！再會！”他去了，他又送了一包打藥給我，據說比昨天的要好一點篤！

瑋，雷風夫人，今天來了！她送來了許多東西：筍豆，糉子，臘肉，菜乾燒肉，另外有一頂蚊帳。她說雷風的父親時常要尋氣，發鬧，她說她處的是兩面夾攻的境界！現代的婦女界！大約都處的這樣的境地！我狠覺得替她們掃興，不快樂！她今天水潤着的眼睛，把我更變成了一個更立在女界說話的一個人了！她說的，還有二個N鄉人，也和她們一起來的！不過不曉得是那二個！佶仁和她一起到地方廳的，但是佶仁不許接見，不曉得爲的是什麼？我的心裏又微微的起了一陣微潮！

我一定要定心，心定了，病好得快！病好了，便減少了一重困苦！

忽的接到了綸哥的覆信了，我再也不能定心了！我記得我說過不要看信的，但是這是一件做不到的難事！他這一封信狠使我滿意；因爲他說他是一個革命者了！再沒有比這種消息好的了！我最喜歡看見別人也走上了革命的戰線！——這是落水鬼討替吧！我今天不能覆他！

今天廳裏發了蓆了，一個人一條；我們得到的是新的！

在下午三點三刻的時候，又打了一管香噴噴的藥粉；可是隔不了十分點，便吐了許許多多的腥臭得不可聞的血膿來，腥臭，腥臭得我自己也厭惡的！可是一切苦痛，似乎都完全好了！真快樂，說不出的快樂！我脫離了一層業障了！病魔是終於被我戰勝了的！

給綸哥的信，終於請雷風寫了，我只是簽了一個名，就寄去的，因為恐怕他牽掛。這封信的口氣和我自己要寫的差不多！

高哥怎的沒有來，真奇怪！難道他不在N鄉嗎？我想他倘使在N鄉，他一定就肯來的！爲什麼今天還沒有來呢？我盼極了！也許還有別的問題吧！

我自從患病以後，一直念總理的遺囑的，求總理佑我，賜我以康健！現在我竟如願以償了！感—謝—總—理！利—溥—衆—濟！

居順的哥哥來了，說廳裏要很快的定罪公判了！說所謂各方營救的消息都是沒有頭緒的，而且聲息全無了！他很怨恨那些人，他要我們出面去籌款子，維持我們的生活，因為我們所有的維持我們生活的費用，的的確確快要完了！但是倘使外邊的同志不想到這一層，我們是不願的！雷風也同意的！居順和譚仁也同意的！

出了血膿以後，一切都沒有什麼了。我肚裏餓得

荒極了！我吃了一大碗燒得很好的粥，二隻雷風夫人帶來的肉糰，我也嘗過臘肉，我也嘗過菜乾燒肉；我的口運真好！這一餐是我的最滿意的一餐了！無論怎樣好的筵席，決不及這一餐有味！在好的味道以外，另外有一種說不出描不出的好好好好好的味道的！

吃晚飯以後，新任的高等審判廳長來參觀，聽說所長還向他行了一個三鞠躬的最敬禮呢！那高審長身材很短小胖胖的，有幾根鬍子，穿着白夏布的長衫，白橡皮底的陳嘉庚的鞋子，狠有樣子。不是那些長衫馬掛的老爺們了。

意哥來了一封信，Z W來了一張明信片；都狠使我快樂！

再打一次香噴噴的藥吧！

一瞇睡到大天光了！

六月十日

高哥來了，帶來了許多東西；土牛膝的根汁二瓶，據說是F M送我的；天花粉二筒，據說是N Z送我的；還有些信封信紙和郵片郵票等零星星的東西。據說昨天蓮弟到S州息的，但是我沒有見到。他又帶來了許多好笑的消息。我們的吃官司自然是應該的了！和他談了好一回好一回，他才回N鄉去的。

噯！蓮弟一定到省立二女師去的！不曉得我猜得

對不對？

雷風，在艸一封給子偉，錫增，兩同志的信了！不曉得內容怎樣？大約總要給我看一看的咧！我怕的是貴人事忙，無暇及此吧！

嫩先生來了，我去見他的時候，他說：

“阿是耐好則！恭喜恭喜！”

“費心費心。”我說。

“格是笑話則，格格是呢格天職，耐今朝勿吃藥野勿碍則，耐怕懶支，就是勿吃野勿要緊則。我今朝又帶來仔一包更加好格善後格藥粉則；耐打打看。自家冷熱要保重點！”

“謝謝！謝謝！費心！費心！”

“笑話！笑話！恭喜！恭喜！”

雷風草的信狠可以用的，我可以不必做了，反正在現在我又沒有精神草這些東西；就是草，也草不出什麼好的東西來。我現在更認識了雷風了！讓我把他草的抄一抄把；——他還沒有整理好，讓我明天抄吧！不曉得這二位同志現在貴忙利什麼程度了，有功夫看這種信嗎？

所丁長請一位囚徒吃肉麵，因為這囚徒會縫衣的，近來正在替所丁長縫一件馬褂。所丁長天天請他吃的！一個人有了本事，便什麼都好過些！我就是不會縫衣，所以沒有肉麵吃了！呵呵！

寫給秦弟一張明信片，給Z T一封信；給Z T的信裏，附了給眉弟，正哥，文召N Z，F M，Z W的信；在Z W的信上，要Z W去問一聲禾姊馨妹究竟收到了我的信沒有？又好好的把Z W說了一頓，因為他有一個懷脾氣，不把女同學和男同學一樣看待——其實有這種懷脾氣的也不是他一個！

我們要提起公訴了，已經批示在廳的門首了，可是我們還沒有接到起訴書呢，大約再過幾天就可以接到了！司法界的人，個個帶了法律的眼鏡來看人的！他們不曉得別的！我要看看，讓我看，到底他們要判我幾年徒刑！要判我幾年徒刑！那些營救的工作，為什麼沒有影響的呢？他們不在睡嗎？可是苦了我們四個！——可以說苦了嗎？我真疑惑！

六月十一日

今天起開澡堂了，但是我不願去洗！最大的理由是不習慣。我自出世到如今，只和蓮弟在N 鄉第一池洗過一次，在那時便立志不再嘗試的了！——也許是少爺脾氣吧！

高哥昨天帶來了一本第四期的N Y雜誌，帶來了不如不帶來！只有C D Z會計的報告是可以一看的，因為他是一位會計師，所做的表格是精密而準確的。

好，我現在要抄那封信了：

子偉，錫增，二位同志：

你們二位先生，是我們K S一切革命同志的先覺，同時也便是我們中國國民黨中所有革命同志的先覺！現在呢，子偉同志是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而錫增同志則為我省政府的主席委員。

以是因緣，我們雖和二位同志，素昧生平，從沒有識荆過，我們却敢以我們所懷疑不解的，就正於二位先覺的同志！

我們先告訴二位同志，我們都是K T人，我們的姓名住址：

雷風—B D 鄉；林烈—N 鄉；居順—S M 鄉；譚仁——Z 行鄉。

我們現在因為K T縣黨部鎗斃劣紳C S T一案，被拘囚於W縣地方廳，想二位同志已經知其大概了吧！

但兀是不痛不癢的沒有解決，我們的精神感到麻木了，我們的精神也太覺浪費了！——在這整個的兩個月裏，經過二次檢察廳的偵查詢問，一次預審，此外的時間，都消磨在獄中了！殊可痛惜！

現在我們知道不致於受軍法處分了，因此，倒要弄個明白！我們想來想去，只有二位是我K S最忠貞而明理的同志，現在又站在有力的地位；能不能為這

案子說一句公道話?!

我們再把C案經過的真相，就我們知道的說些：

當我們縣黨部，在軍閥鐵蹄下的秘密期間，每逢開會，時有人提起將來對於懲辦劣紳土豪的問題時，往往談到C S T；因為他實在是我們K T所有劣紳土豪的唯一的首領了！

實在的，有的劣紳，有的土豪，做了甲種壞事，乙種壞事不做的；有的做了甲種壞事兼做乙種壞事，但丙種壞事，倒又不幹了；有的呢，甲乙丙的各種壞事都幹，而丁種壞事，倒又爲某種關係而不做的；獨有他這位先生，真是文武全才，件件皆能，可謂無惡不作。但受其荼毒者，又敢怒而不敢言，無有作逆鱗之披者！

你們二位同志，雖然一家W S，一家S K，但他狼藉的聲名是很大的，想也略有所聞吧！

但最爲我同志所痛恨者，是反革命宣傳，是有老N 鄉可爲左證——他當然還用別種方法宣傳，但沒證據，不必說他。——這是他的一大死因。

他的生平如此，所以我們K T凡是痛恨劣紳土豪的，都先痛恨他，尤其是N 鄉人民；蓋其怨毒的由來久矣！

於是縣黨部於黨軍攻入我K S之時，便關照第四區黨部常務委員林烈留心於他，機會一到，我們先

得懲辦他，爲K T全體民衆一雪此數十年來爲他所侮辱的羞恥！

四月六日晚上，C S T被N鄉第四區黨部，設法捉住了；並且搜到了許多聯軍官長的名片，這又可以見他平時在勾結軍閥，至少互通聲氣了，但法律上却又不能成立。

當夜便解到縣黨部，轉解縣公署羈押起來——那時他的一個義子，一個兒子，也一同被捕，後來便先後釋放。——明天來縣執行委員會交懲辦劣紳土豪委員會，“嚴行懲辦，以儆兇頑！”

懲辦委員會，議決鎗斃，函復縣執委會核辦，後復由各級黨部執行委員聯席會議中——出席委員三十餘人——復議，更一致贊成，這是宣告C S T死刑的最後決議！

於是便於當日下午三點鐘時，由縣執委會向邢知事將劣紳C S T提出，由黨員民衆及保衛團警察等等羣衆，將他押解至西門外執行去了，沿途便高呼他的罪狀：

1. C S T是K T的最大的反革命者；

確然的，別的從沒有明目張胆像他那樣的厲害！

2. C S T假造鈔票，搗亂金融；

這在S埠會審公堂有案可稽的，判他西牢五

年，但他住了三月，他又出來了，他的神通的廣大，“已可概見！”

3. C S T搶奪沙田，真是大盜！

他的翰林，就爲此案斥革。

其餘還有什麼“大吃白食，”“大白螞蟻，”“包打官司，”“欺凌孤寡，”等等的罪名，却記不清楚了！

總之，我們最痛恨他的是反革命宣傳。爲什麼反革命宣傳的罪惡要甚於一切任何罪惡呢？

這是狠明顯的：如果軍閥是一個獵人，那末他是一只走狗，如果軍閥是一只虎，那他末是一條虎俚！軍閥與民衆，本是根本衝突而絕不相容的，但反革命者，偏偏要替他收拾人心，至少可以做雙方的緩衝地帶，苟延了軍閥的殘喘，增加了軍閥的聲援；延長了軍閥的淫威，使民衆都受他們的痛苦！而同時並且使國民政府方面，減少了民衆的信仰，減少了民衆的幫助。就添多了國民革命的障礙，增加了北伐的困難；而我人民生命財產，因此損失，因此犧牲者，不知凡幾！這不能不使革命者恨如切齒了！

而C S T的老N鄉的宣傳反革命，正當國民政府北伐開始之際，他偏要給軍閥以便利，給軍閥以援助，迭次破壞我國民革命，迭次污蔑我革命同志；其時我們K T的同志，也正在鼓吹革命，組織黨部，宣傳主義，竭力進行之時；他偏喪心病狂，發行老N鄉

做軍閥的耳目，使他們曉然於黨人之活動；做軍閥的先驅，攻擊我們的連合戰線；總之處處替黑暗的腐敗的殘忍的一切惡勢力張目。他對於一切傾向於文明的人道的革命的人們，他都要教人“文人誅之以筆墨，武人誅之以兵戈。”這又不能使我們恨如切齒了！

我們想，如果沒有反革命宣傳者，北伐的進行一定更快，同時軍閥的禍害，也就剷除得更快，我們民衆也就少吃一些痛苦了！我們要打倒他，剷除他，因為他能反革命，因為他能夠教人反革命，因為他是劣紳土豪的首領。至於我們個人對於他個人的地位上講，毫沒有絲毫仇恨，並且有值得使我們佩服的地方。但是我們在中國國民黨的地位上講，在懲辦K T的劣紳土豪的立場上講，却又不能不使我們贊成鎗斃他的提案了！因為我們實在沒有反對的理由。——當時誠然沒有，現在仍然沒有！

四月十一日丙夜，我們被邢知事從縣黨部逮捕到縣公署了；十二日拂曉，林烈也被郭參事從N鄉騙到K T。於是我們便一直被拘押到廿一那天，才起解來S，邢知事教警察長逮捕我們的文書是這樣的：

“頃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事郭面諭查林烈，雷風，H J S，C H S，L S C，C P T，C C Z，等七人有背黨行動“……”下面記不清了，大約是“先行看管，候令辦理，”的話頭。——譚仁本來是“榜上無

名，”他們用“拉夫”的手段拉來的。

我們曾對逮捕我們的警察長陳所長說過，“我們是黨員，如果有什麼背黨行爲自有黨部辦理；郭先生是不是可以參事資格，以幾個“有背黨行爲”的字眼，面諭縣知事拘捕我們的嗎？那知事奉他的面諭；可知他又奉誰的面諭來？假使郭參事替C S T復仇而來——這時已知是爲C案，聽說拿捕我們之時，還有C S T的幾位高徒在內。所謂有“背黨行爲”者，假借名目耳！——再面諭一面諭：‘先行槍決，’你們也便照辦嗎？”

陳所長照例敷衍說“沒有什麼大關係，不過因爲黨部的懲辦手續不對。”然則他們的，‘手續’，對嗎？

我們解到S州來，是由B總指揮的指令：“……C S T縱有可殺之罪，縣黨部非殺人機關；其關係較重(?)之黨員，雷風，林烈，居順，譚仁等，解送K S法庭，依法詢辦。”從這指令上看，使我們明白知道“縣黨部非殺人機關，”更無形中看出取消了縣黨部的議決案。其實縣黨部——K T——本沒有“殺人，”只議決鎗斃了一個劣紳C S T——他雖然同是圓顛方趾，但照他的行爲上看，早已失其“人之所以爲人，”決不是B總指揮指令中所謂“殺人”的“人”——至於“關係較重”上講，那末又何止我們四個呢？

但還好B總指揮的指令，明明認爲縣黨部的行

爲，並不是我個幾個人的行動，並還在黨員的地位，不過關係較重罷了！後來在此地得檢察廳的“依法辦理”的對於同級審判廳的聲請書，却弄糊塗了；一則曰“查縣黨部並非執行殺人之機關，業經國民革命軍東路前敵總指揮部指令斷定在案，雷風，林烈，居順，譚仁，不明乎此，逕將C S T先後議決執行鎗斃是亦不無共同殺人之嫌疑，”再則曰“依上行爲雷風，譚仁，Y K，應犯刑律三百十一條之嫌疑，林烈應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第三百四十四條，第二百二十五條之嫌疑，居順應犯刑律第三百四十四條，第三百十一條之嫌疑。”

把我們黨員的地位消滅了！把我們在縣黨部的地位也消滅了！把縣黨部辦理C案經過的手續也不管了！C S T把的反革命的最大的罪名也開脫了！把我們對於C案的關係完全弄做了個人的行動！並且把我們幾個人弄得來好像就是縣黨部，縣黨部好像就是我們！又好像現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還沒有中國國民黨的地位似的！又好像我們真是以個人的意思，弄殺了一個一般的人似的！總之這個時候，好像依舊沒有經過什麼革命似的！實在，這都不是檢察廳糊塗，儘B總指揮教他們“依法辦理，”巨耐他們無法可依了呀！

先總理曾說過：“現在的司法機關只能裁判人，

民！”如今更使我們相信了！因為現在的司法機關，只有裁判人民的法子的緣故，只好把我們這件“豎窮三際！橫盡十方”的僅此一見的案子，一定要弄做像平常一般的案子，所謂“削足就履！”在他們果然賣出了一雙“履，”但難爲了縣黨部的“足”了！——我們譬如縣黨部的脚。

我們覺得這件關於中國國民黨K S省K T縣黨部斃鎗劣紳C S T的案子，無論如何，決不配司法機關辦的！因為事情是超司法的，不知你們二位先覺同志，以爲怎樣？

現在聽說，B總指揮會令K T政治監察員L Y B“查明辦理，”L Y B在“五卅”那天，五個紀念會場上，各放了一本簿子；教與會的民衆，大家想想，C S T如其應該槍斃的，那末簽名於簿上！結果，冒險簽名者，垂二千人！其餘因胆小而未簽名者，因不識字而不能簽名者，當更多於此數。六月三日，我們又經吳縣地審廳預審，聽說已經照檢察廳所聲請者裁決，教檢廳起訴了；不過裁決書還沒有來。

我們又聽說，C總司令也已經把這件案子，指令省政府辦理，未知確否？我們想K S省黨部和中央黨部，對於這件案子，也應當有個辦法吧！怎麼倒默爾而息呢？我們自被逮以來，整整兩個月了，怎的還沒有解決的法子？我們想當局的或者因爲忙碌於經緯

大事，或者以爲區區四個黨員，多關幾天，算得什麼！——這是我們的猜想，也許有如是想者罷了！

如果有這樣想的，他們不惟蔑視了我們區區四個，他們便輕蔑了中國國民黨了，更輕蔑了先總理！因爲我們的黨就是一個一個的區區的集合體，而先總理便是許多許多區區的中間的一個，但他以一生奮鬥的精神，喚醒了老大的民族，他所成就的，又何等的偉大呀！我們的能力，我們的智慧，雖然是望塵莫及，但也何敢妄自菲薄！

我們天天行紀念週的時候，我們肅瞻遺像，我們心痛了？我們酸痛的心裏想：“我們爲什麼不和一切的革命的同志共同奮鬥！我們爲什麼不和一切的革命的同志繼續奮鬥？”

“我們的總理！鑒臨我們！我們永遠是總理的忠貞的同志！我們確實是瞭解三民主義的革命者！我們確實誓願奮鬥！我們確實誓願努力！但我們下獄了！我們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下獄了！”“我們自信的確是忠貞的中國國民黨黨員！”“爲什麼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之下，倒有四個忠貞的黨員在獄中呢？”這是狠使我們懷疑的，我們究竟被壓在什麼勢力之下？因爲我們本在一條路上走，披荆斬棘前進的人們，前途究竟怎樣做法，誰能先知，如有過錯，原可相互糾正，何必用這樣的手段來對待我們呢？

我們知道我們K T人士的爲我們奔走呼號而營救的好多次了，爲什麼影響毫無，如石沉大海似的。當真“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亦何分南北。”嗎？難道我們中國國民黨統治下之政府，仍舊跟從前一樣糊塗嗎？我們不相信！我們決不敢懷疑！但我們K T一般的民衆，稍乎有些惘然了！確是有些不明白了！確乎有些懷疑而慨然了！因爲我們被拘禁而久久不解決的緣故！因爲我們一向站在民衆方面說話，彼此能表同情的緣故！現在我們也因爲民衆希望我們早早出獄的緣故，倒使我們不安於獄囚了！倒使我們時時憶起一切表同情於我們的兄弟了，他們因爲我們的被幽囚而引起的痛苦，我們覺得非常的不安，因此我們希望早早解決了！

我們覺得現在我們的黨國實實在在是需才孔亟的時候，我們雖然至是不才，非常蹩腳，難道我們真一點無可供獻嗎？把我們一直關了起來！

二位先覺的同志，我們所欲自白於二位的寫完了！總之我們所說而呈於二位同志的眼簾的，無一句謊語！希望我們的同志不要看輕了我們錯看了我們。敬此，並祝

安健！

六月十二日”

這一封信，是雷風起草的，我也修飾過一部份。

聽說Z S有一個人，拚了一己的命。把一個土豪

燒死了！現在這一位義俠的勇士，聽說已經解到W S了！我佩服他，他真的“誓拚一己命，救彼蒼生起”的勇士！

· 盛盤林的家裏送出來的江豆糕，味道極好！不過因為是盤盛林的，我總覺得有一點兒齷齪！這實在是一件說不出的道理！

D K、Z T，禾姊，W T，葦哥，都有信來。禾姊附來了一隻“好學生”的歌舞劇，歌詞太不高明了！我狠不自量的替他改正了許多！也許原作者要怪我的！我求他恕宥吧！

P T來，說省黨部對於梅人的請求議決“暫攔。”呵呵！一攔攔起了四十隻腳指頭了！我看還是不攔的好吧！呵呵！

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是很多很多的！Y 姊也寄給我一封信了，和馨妹的一同寄來的。Y 姊的仁慈，勇敢，潔白。真使我流淚！

六月十二日

寄給子偉，錫增，同志的信發出了！我也寄了一份給意哥。禾姊，Y 姊，馨妹，的信都覆了！Z T，D K，W T，的信昨天就覆了！今天是星期日，照例不發信的；我們因為有大批的信要發，所以不得不請求他們特別通融了！

譚仁因為在看總理的演講集，思想上進步了些了！我真滿意！

一直到今天，我的喉間才漸漸覺得舒適，盥洗時也不感到困難了。

寫了一封信給B D，T Y，討論校友會——N Y中學——的事情。下午發出的！

我覺得的，我的的確確覺得的；總理所演講過的東西，現在一定要再來演講一次了！我以為可以每天在新聞紙上關一關出來，帶門登總理的演講。比較起來要有好一點的結果！因為，現在漸漸的把總理當了一個偶像了！幸而還有幾篇演講稿子，可以維持他的精神！不然現在的註釋家的手段，是非常可怕的！

C F 向我說的，我外邊有二封信，因為那位檢閱的先生出去玩了，所以不能拿進來！我心裏似乎不快樂了！但是我一想，今天是星期，他們已經替我們送出了許多信了，就是慢點兒給我送進來，又有什麼要緊呢？他們星期日本來是停止工作的。

送進來了，是高哥，Z T，的兩封函件。Z T已竟達到了青年的性的煩悶期了！覆信都草好了，想請葦哥帶去，因為葦哥說明天要來看我們的！

又草了幾首“薔薇花瓣。”

Z T吃虧的地方，是沒有辦法，沒有勇氣！而他却又的確確的為社會所征服，為舊道德所壓迫，而

且已經漸漸的成功習慣！這一時來，他的“性的煩悶”更達到了一個狠利害的程度了！

呵呵！“一天一天又一天，飢來吃飯倦來眠！”

六月十三日

今天才像黃霉天氣了！下雨，陰陰的，真不爽快！葦哥恐怕是不來了吧！

譚仁說的，我們快要去了！——他自己說是有些“半仙之道”的。——我希望像他金口！因為實在覺得太無聊了！只是沒有事做！但是出去了又怎樣呢？却實實在在是一個問題吧！但是又何必管這些毫無影蹤的事呢？讓他去吧！我們現在是無能為力的弱者了！

我今天要記一段不應該記的事情了！我要記了幾次了，總是沒有記出來。便是居順竟是一個奇人！他近來的一切舉動，都要使我的胸懷中湧起無限的不快！我現在怕見他了！——這是我自己的不好吧！呵呵！

我有人來接見了，我以為一定是葦哥，那知道出去一看，却是蓮弟。在沒有見他以前，我早已有些曉得的，一位所丁向我說的，說有一個^N鄉人要接見我，那人和我差不多的！面上也有一粒一粒的，頭髮也和我的一樣。我的頭髮和面上的一粒粒的，時時使

人們連想起連弟的。我和他見面了以後，他告訴我許多事：

1. C S T開喪的時候，S Z先生也去的；在C府裏輓聯多極了，可是都是帶有譏誚性的。

2. N地的商家，老班，股東，賬房，先生是非常恨我的：恨我的唯一的理由，是我在公開辦公以後的二十幾天工夫裏是下了七次罷市令；而且我一捉了進來，就可以不罷市了！——他們全不知道現在是在停止工作的時間！而一般店員們却都向我表示同情！

3. 一般的父親們，都崇拜C先生，因為他究竟是個翰林；說他的學問究竟要比現在的大學生好得多！不過私德的確是太不興了！——他們忘記了他的翰林是爲了奪沙田而革斥的了！

4. K W大學下半年不辦工科了；連弟也許隨T H一起到H埠去，連弟也許要到L H路上去辦事！——其實何以不到N Y大學去呢？

5. 連弟在端陽回去的時候，接到了一封他的未婚妻的英文信。英文字寫得狠好，英文做的並不好。連弟以爲是朋友們寫了和他們玩笑的，一位女子決不敢先寫一封信給一個男子的；他又細細的研究那郵票上的戳子，他便知道是的確確S K W附近的郵筒裏收受這一封信的！所以他覺得莫明其妙。我便勸他回家覆一封信去！因為倘使收不到回信，便證明

了朋友們的玩笑；倘使接到回信，那末，便可以相互的一起走上快樂的花路上去了！

6. 我所做的辛姑娘，和牧師女，都要在K W的報上，用J. K.的名字披露出來了！

7. 他到S 州來是爲的N Y, S C, K W，的運動會。——我猜差了，因爲我把M S女校記做了二女師了！我的記憶力益發不好了！

8. 他希望我出去，我出去了，他們預備一個Bon Fire！

他又不放心我，恐怕我上脚鐐；我便和他在鐵門邊立談了好一回，使他看見我的全身。談了一回，他便去了！我要他爲了我回一次N 鄉。他答應我的！這一次的相見，我覺得狠滿意。我又問他要了一把扇子，他也答應我的。那把扇子好極了！又輕又美麗，扇起來風也狠涼爽的！那扇子可以幫助我趕蚊蟲，可以使我涼快，可以使我好像仍然和我的朋友在一起！然而沉悶也更容易引起了！

接到了Z W, Y Y，的信了。他們倆寫都狠可以。讓我緩一緩覆吧！

我所以不狠滿意那位我的伴侶，唯一的原因，是他常常要破壞秩序；而且他的面皮，又老又厚，真是可怕極了！

每天爲了人犯而費去的飯錢，大約要十塊左右！

這是我今天問了那包飯的才知道的！今天，那些大號子裏的朋友們好過得多了，因為天氣不蒸鬱了；就是我們，也覺得好得多了！

又寫了幾首詩。差不多到了我預定的計劃的一半了！總寫不出得意的來！

一位所丁告訴我，我們昨天發的那幾封長信，也許要加郵票了！我恐怕，我恐怕這幾封信寄不到了！

今天的採辦^K先生要我替他算賬。今天因為下雨，一共採辦了十五千左右！不曉得又發了多少財了！

喜鵲儘在噪着，不知道報些什麼喜信來？！

又接到了二封信：一封是S M寫來的，一封是玉哥寫來的；我明天一起覆吧！

六月十四日

上午二點鐘的時候，一陣大極大極的雨，把我從睡夢中下醒了！哎喲！漏了！儘他漏吧，有什麼辦法呢？這號子雖然是新造的——所長告訴我的——但是天花板上已經腐化了！真不曉得爲了什麼？可惜我不是工人，不能替這號子修葺一回！只好眼睜睜的看牠爲了外界的侵蝕而漸漸的腐化了！我真慚愧！

Z W, Y Y, S M, 玉哥，的信都覆了，也發了出去了。一位所丁替我送出去了向我說，那鐵門上的把

門將軍有些討懾了！真的，是要討懾的了！我們住在裏邊了，錢既弄不到，舉動又碍手碍腳了！再不討懾，幾時討懾呢？但是，我却很明瞭他們的生活費的短少，對於他們却是極表同情的！但是那把門的又沒有和我接觸過，又怎樣知道我的苦衷呢？我狠希望有一個機會，可以和他談談！

譚仁把總理的演講集都看完了，精神上的進步，主義上的了解，都使我覺得充分的滿意！講演一共六十九篇，篇篇都狠好狠好的！尤其是‘要靠黨員成功，不專靠軍隊成功！’“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黨員應協同軍隊來奮鬥！”“黨員要注重宣傳的奮鬥！”“主義勝過武力。”“農民大聯合。”“北伐的原因。”七篇最好！這當然是我個人的意見。我只在許多珠寶中揀了幾件我有能力欣賞的東西罷了！其餘的自然也是狠好狠好的！而最使我五體投地的是“革命成功個人不能有自由，團體要有自由”的一篇！

葦哥來看我，談得暢極了！他報告了許多好的消息。知道K T的縣知事和警所長都要換了；已經發表了。王先生和益武 P S，都到了S 州了！大約是來履新的吧！他又告訴我在京城的許多國民黨的人物，他歸納到二點：不負責任的人覺得很順利，一切狠順利；負責任的人覺得沒有辦法，一切沒有辦法！

接眉弟來信，和樂弟來片。都狠使我快樂的。我

已經覆去了！

又在大喊“執行”了！喊的聲音可怕極了！倘使有時候喊到我們身上的時候，也許要把我的心嚇壞的！但是，不知道到幾時才輪到我們頭上！我想總要來一來的吧！在法家的眼裏，我們是多少有些罪的！

眉弟又來了一封信，要我替順白寫一封介紹信，我便聽他的話寫了一封信給益武，P S。

六月十五日

昨天有一個高等廳的看守所長，因為私責了人犯押在此地的能字號裏了！

有一個人，因為勸開了一宗綁票的事，被押了起來，腳上上了狠重的鐵鐐，說他是綁票的首領；法官的理由是：“為什麼他能夠勸開的？”我更疑惑那個“法”了！

喉間仍在微微作痛！不知又要鬧些什麼笑話出來了！

我們的姓杜的朋友的案子，已經堂上批過交一千元保證金的了；昨天開庭，說要批十年徒刑，交二千元保證金，才可以出去；已經交了一千，還要交一千！呵呵！未免太欺人了！

接到了萍弟，綸哥，Z T的信。萍弟和綸哥的都復了！Z T的要緩一緩了！給萍弟的信裏，附了致NY

中學的同學們；C N M，S C J，N S S，H T S，的信。大致都使我很快樂！

天氣潮了，青蓮色的鉛筆軟化了！我寫了二封信，斷了六次筆頭！

雷風講了二件故故事；一樁是“紅丸記”一樁是“江南無日月”——名字都是我杜造的；我也講了一個“斷舌記。”我覺得都狠有味，讓我記一記吧！

紅丸記：有一位紹興師爺有一位妻子。她真美麗，美麗得不是紹興師爺也覺得可以羨慕的了！師爺時常不在家裏的，所以師爺夫人便和一個羨慕她的男子發生了精神上的戀愛和肉體上的關係了。後來，不知怎的給師爺知道了！但是師爺夫人的手段和師爺一樣的利害的；所以師爺到底得不到證據。有一次，師爺回來了，師爺夫人照例的陪着笑臉去歡迎他，他也似乎非常親愛的和她一吹一唱！一到晚上，他倆要敘敘久別的幽情的時候，他在袋裏摸出四粒紅丸，把二粒納在口中，二粒包了藏在枕邊。師爺夫人便問這紅丸的用處，他說這紅丸有增加歡愛的效用的。那晚上，她真的得到了從沒有得到過的滿足和暢適。明天，師爺又要出去了，那男子；又應招而至！她也勸他服用紅丸，可憐他一進口便七竅流血，死在床上。她一時沒有辦法，得把他切成了幾塊藏在一只罈裏。把一切血污的東西舒齊好了，天已經要大亮

了！可是師爺那夜沒出去，只在房門外看得清清楚楚。將要天明的時候，師爺回來了，師爺說長久沒有到岳家去，要和她一起歸寧一次；他又帶了三色禮物，說湊上了家裏的一罇酒；便可以送給岳父了。她心中不贊成，但是嘴裏不反對。他倆便喚了一隻船一同謁岳歸寧去了。船行到江中，忽的把一罇酒打到江中去了！他是非常懊惱，她只勸他不要耽心，暗地却在默禱上蒼！船兒到了岳家，她得意極了，便是岳家附近添買了一罇酒，送到岳家。“丈母見女婿，越看越有趣。”便設了筵席請師爺喝杯洗塵酒！岳父問他有新奇的案子沒有？因為他是一位師爺。那師爺便把他妻子所做的事，一句一句的說了出來，切幾塊，放在什麼地方，怎樣掉在水裏，說得明明白白。他妻子正是狠得意的和姊妹們在屏門後竊聽她異人的夫婿的談吐，她聽到了以後，便覺得慚愧極了；在那天晚上上吊吊死了！師爺明天得訊，便和岳父過不去，岳父也莫明其妙，無法可想；便請求師爺原諒；送了許多銀子給師爺，師爺使用這銀子又娶了一位如花如玉的少女做妻子了。

江南無日月：吳江有一位十三太爺，是吳江的最偉大最偉大的大人物，和C大人在N鄉一樣！十三太爺有許多的田地；在這許多的佃戶中，有一家有一位天真爛漫流利動人的少女。這少女已經嫁人了，那人

也是年輕活潑發奮有爲的一位青年。那天，這位風流的多情的十三太爺，看見了她了。他便一心的想弄她到手。可是她不貪名，不貪利，不怕刀，不怕勢；以致於這位多才多藝的十三太爺不得不邀集了他的蝦兵蟹將魚丞相鯨軍師開一個聯席會議；這會議的結果，大家一致說要得到這位少女，非先把那青年致之死地不可！於是十三太爺便把那青年變做了一個犯罪的犯人，把他押在監獄裏；又設法請獄卒把他毒死了。好得十三太爺從知縣結交起結交到藩台的，這一件小事，自然是毫無問題的了！而且做得極秘密，沒有外人知道內情的；就是那位可憐的新寡的少女也不知曉她的丈夫的敵人。過了半年了，大家也不甚理會這件事了。十三太爺向那位穿一身縞素衣裳的少女提婚了；這提婚便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大家一致的明瞭了她丈夫的死因了，大家那抱起不平來了！可長總是奈何那十三太爺不得。起訴總是駁斥，上告也是枉然！大家都沒有法子想了！後來這許多抱不平的公正人士一起到一位訟師的家裏去，這位訟師已經八十多歲了。眉毛也白得像一根一根的銀絲，早早不辦訟事的了！起初是婉詞推開，但是經不起大眾的推推扯扯，他答應明天早晨可以有辦法，不過就要去請那位少女來的。他們自然是唯命是從！到明天早晨，那位老訟師便向少女附耳說了許多話，又給她一張

已經繕好的狀子。大家都覺得莫明其妙。有幾個人說是老訟師看中了小寡婦了。那時候，浙江的臬台是一位清廉方正的長官。所以那老訟師便叫這許多公正人陪着她到浙江去。江蘇的官司打到浙江去，大家都覺得是牛頭不對馬嘴！她和他們一到杭州，便在一個旅舍裏住着。一天是月半，臬台是照例要出來行香的；她忽的跑到臬台剛剛要來的街道上，大吵大鬧起來；那些和她一起來的，人人都捏一把汗，說她是瘋了！轎子來了，喝道的招呼她走開，她說她是江蘇人，浙江官管不得的。差上便這樣的回覆臬台，臬台便大怒了，說“尺土之濱，莫非王臣；”“食君祿，報君恩；”你說管不得，偏要管管！於是她便呈上一張狀子，狀子的末了，有二句“江南無日月，隔省見青天，”臬台看了便大大的得意了；參了一本，壞了大大小小的官許多許多，十三太爺便也殺死了！土豪也有一天給別人家打倒的！天晚了，斷舌記明天寫吧！我今天寄給SC的信裏有一首詩：

“處中無晴日，忽忽有所失；如問何事愁，光輝難再得！”末句本來是“卒卒不可得，”現在改了。

N K來了一封信，明天回他吧！和覆Z T的一起覆到N 鄉公學吧！

六月十六日

十八日又要開提燈大會慶祝革命成功了！

一位所丁向我說的，我們發出的信，外邊收發處裏都替我們做札要的！我便請C F替我抄一份進來，因為我自己都沒有留好底。他已經答應我了！他們真精細極了！

K S來了一封信，我便和N K，Z T，眉弟的信一起覆了。

今日所丁們換帽章了，也是“青天白日！”

那一段斷舌記，讓我記一記吧！有一位先生，是一位大海商。他有了幾千萬的家私，便娶了一個千嬌百媚的夫人。這位夫人待他好極了，就是在現在時候的自由結合的夫婦們在蜜月裏的光陰，也不及他倆相見時的慇懃！原來這位海商，一年只在家半月！“新婚不如久別，”他夫人自然待他狠好狠好的了。而且她對於他的情感一次好似一次了，雖然同時的朋友們向他說她的壞話也一次利害似一次了！他決不敢冒冒失失的向他的愛妻偵問，但他又不能夠完完全全的不信他的朋友們的報告。他便去和一位朋友商量，那位朋友告訴他一個法子，他便想試一試了！這一次回家還不到五六天，他便要出去了；她夫人的依依不捨的神情，可以證明她是僅僅愛着他一個的。他這一次沒出去；他只在朋友家玩耍。到晚上，他偷偷的到她臥室後面去竊聽，試試別人的報告。他真的看

見有一位先生，年紀比他輕得多，而且俊俏得多；他的使他夫人討厭的鬍子，這位先生是沒有的。她和他的感情，似乎是描不出的：他坐在她的又白又嫩又細滑的大腿上，她也攬住了他的肥美的肌肉發達的蜂腰，他一手按住了她的漲得緊緊的乳房，一手便攬住了她的粉嫩雪白的頸項；她的熱烈的潤濕的兩片紅唇也儘在送到他的口頭，當他啣起了嘴，默默的示意的時候！他又把那他的伶俐的活龍生虎似的舌兒，輕輕地漸漸地伸入她的嘴裏，她也儘是吸吮着。過了一回，那先生下樓去燒了一碗蛋炒飯來，端上來像哺鳥似的使她吃着。隨後才下了帳子睡着。他，他，那個在房後的他一一的都看在眼裏，忍住了一口無可再忍的惡氣，依舊回到那友人家裏去歇夜。明天，在早晨的時候，他回去了，她又驚又喜的接着進去。她這回的款待更比前幾次不同了！一到晚上，他也坐在她的大腿上了，他也一手按住她的乳房，一手攬住她的粉頸；他也和她接了一個熱烈的吻，把舌兒儘在她嘴裏亂動。她一切都覺得特殊，等到他也下樓去煮蛋炒飯，上樓來也哺鳥似的使她吃的時候，她忍不住了，她便伏在他的身上哭泣！他安慰她，說哭什麼呢，他倆才相會。她說她對不住他，他說她狠對得起他；她說她對他的態度的一次親熱一次，是她對他的讖悔一次利害似一次，他又竭力的反對她的論調。她不得

不實說了，她說她給一位年青的先生欺侮了！他又安慰着她，叫她不要哭，他可以恕着她一切的以前的罪過，只要她肯答應他一件事。她好似死囚遇到了大赦，便急急的請求他的命令，她說她是一個破壞了的女子，就是要她的命，她也肯的。他便教她在下次和先生相會的時候，把先生的舌頭咬下來，用紙包了給他，因為他恨先生太會買弄風騷了。他今天又出去了。在他明天回到家裏的時候，她送給他一包血淋淋的東西！他便把這包東西送到他的朋友那裏去。過了幾天，有一家出了命案；死的是一位小姐，據說是因為有一個後生調戲她而死的。檢察官來了，忤作也來了。先一驗她的下身，便斷定是“因姦身死”的；檢驗到頭部的時候，在嘴裏發現了半個舌頭！於是那檢察官便斷定是“強制行姦”的了。檢察官便密令司法警察們去訪一個只有半個舌頭的人。不到幾天，捉到了一位先生了，這位先生是我們認識的。那檢察官便“偵查完畢”了提起了公訴，審判官因為“證據確鑿”而判定了一個死刑！執行的那天，市民都歌頌司法界的清明。那位大海商也送了一個“明察秋毫”的大匾，紅底金字的煞是好看；最使審判官檢察官滿意的是政府裏頒下來的一等嘉禾章了。黃澄澄的寶光四射，射得市民的眼也紅了，那位海商夫人的臉也紅了！

C F 告訴我安慶有一座古塔，是中國的“塔王”；

最偉大最莊麗了！他又說在這裏邊有一條獨眼的大蛇，那蛇不傷人的，只在修行！夏天便把尾巴兒纏在塔頂上，頭兒一直在城外的河裏喝水！在雨夜，居民們是時常看見的。張天師才把牠收伏的。壓在龍虎山下。——哎喲！張天師逃走了！那條蛇恐怕也要逃走了吧！呵呵！

今天是總理在廣東爲陳逆炯明的反叛而蒙難的日子！我們行一個紀念式。

王先生等都住在S州宮巷城中飯店。王先生在昨天上午九點鐘行就職禮。

有一位周景新電控志仁，說他是著名的“赤黨”。邢縣長已經轉達省政府，省政府已經轉省黨部，關於特派員須特別注意了！周景新恐怕又是捏名吧！近來的捏名控告太多了！

K T縣長，現在委了H P K了！邢先生恐怕站不住了吧！也有時候會走的！

六月十七日

有一件奇事，就是蘇州寶帶橋的橋洞，據說是又像五十三，又像五十二的，總是數不清！唯一的原因，便是橋是仙人造的！我倒不相信。倘使可以出去的，一定要去“細數寶帶橋洞”的！

據說凡是大建築，一定要生人的魂魄的；那唯一

的攝取生人魂魄的方法，便是所謂“捉生雞蛋。”倘使捉不到魂魄，便是建築不起的；這一段話我也不相信的，建築學上一定沒有這一種論調的！

益武來看我，談得久極了；他在S州將担任建設一部份的事情。他又因為沒有經濟上的辦法，想不幹；我勸他不必，總要努力的設一個法子；因為現在政府方面的人才太缺乏了！像王先生的人，已經要算好極好極的了；這一個機會也算是一個服務社會的很好的機緣了！他和我談了許許多多的話，我也和他談了許許多多；大約談了一個鐘點，他便去了！

J H來了一封信，奉弟來了一張明信片。J H最喜歡學古文，我老不喜歡看，因為學得並不好。

在午睡的時候，給居順和譚仁二個人的爭論驚醒了！居順的聲音態度太怕人了！

今天的天氣好極了，和春天真是一般無二，“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我們領略了僅僅一半！呵呵！“一日難再晨。”大好的青春，竟要這樣的像流水一般的過去了嗎？

今天，明天，後天，爲了慶祝北伐勝利的關係，所以要停止辦公，也便要停止接見！真討厭極了！

W C T的面貌消瘦得太利害了！真太不值得了吧！

六月十八日

又在下雨了！巴巴的望到了晴天，到今天呀，那晴天又變成了昨日！

這幾天來我和雷風的精神都似乎是非常頹唐，而譚仁的精神，却比初來時輝發得多了！我的頹唐的原因，一半是爲的天氣！我和天氣有極密切的關係的！

我發出去的信，外面替我上簿子的，只有四十多封！真不完全，我不要了！據我知道的，至少要一百零外了！

WCT是第一旅社的“小開，”他要我們出獄的時候，住到第一旅社去！他一定特別優待！昨天雷風同他談了好一回三民主義，又借給他一本中山叢書裏的有主義一門的一本給他看看！也是我們的獄中的宣傳工作！

CF說的，我的面色比以前要好得多了：“白裏帶紅神光活現！”這恐怕是“降伏吾心”的結果吧！他又向我說，他祖父是廣東的藩台，他父親是香山的縣知事，他呀，他現在變了一個所丁！他說的時候，露出了身世之感了！其實，從前得意的現在也可以失意失意了！——不太冷酷吧！

CZS現在變了老爺了！不過對於我們却依舊沒有變動！有許許多多人依舊當我們是特殊階級的，

可以知道我們的一起舉止行動，還沒有絕對的平民化！我，尤其是我！我真慚愧極了！一個平民的朋友，平民們看做了特殊階級的人物；就是一個絕大的失敗！

爲了老爺開光的案子的兩個一方面的人，C N S 和 L A S，到今天現出了顯然的裂痕了！時間是可怕的怪物！他們都想自管自的先出去了！這種精神真可憐極了！但是，也是一種不能免的事實。

叔父送來了我的衫褲，大約是新製的吧，另外有一瓶梅醬，大約也是母親做的；因爲今天停止辦公，所以不能接見了！只僅僅的遞進來了一張名片，呆呆的幾個宋體字上活現出我叔父的精悍的顏容！一瓶梅醬遞進來的時候，一個所丁把瓶口上的一片玻璃打碎了！我只在心裏微微的浮起了些些的不快；還不能夠完完全全的不動心！我還要努力的修咧！否則相差太遠了！

今天居順主席，不行紀念式了；他的不行的唯一的理由，唯一的道理，便是他個人不贊成！他個人的不贊成便推翻了全體的議決案了，他真是一個皇帝！我只得一個人行了一次。

真奇怪，怎的別人在接見了！哼！讓他們去吧，隨他們的便吧！哼！哼什麼？

所丁長進來了，要我以後不要寫英文；放在信裏

不方便。

一件大快事，便是“薔薇花瓣”完工了。一共一百二十二首，四百九十四行；却費去我半個月的光陰。

Y姊寄來了一封信，她寫得狠流利。我已經覆了她了。我真感念她，她肯這樣的關懷我！怎的慈哥的信不寄來！

所長來了，他說出了幾句金科玉律，讓我記一記吧：

“十個犯人九個喊冤枉的，你好了也不到此地來了！”

L先生在妒忌我了。是C F告訴我的！我真對他不起！

U一定要我們燒一隻菜吃吃，實在却不過了，只得答應了一隻‘拆燉’。不曉得又要幾個錢了。真吃不起！——又費去了二千個錢了，館子上只要一千二百個錢一只！算是慶祝北伐勝利的用款吧！呵呵！

叔父來函徵求移轉管轄同意，大家都說隨便！榮生送來了二本信箋簿子；給雷風的。我要了一本。

意哥又來了一封信了，口氣太老了；我真不大喜歡！他教我們靜待，我贊成的！其實不贊成又怎樣呢？

晚上的提燈會盛極了！可是我們依舊看不到！夕照美麗極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六月十九日

老張的喉嚨脆極了，這聲音真的可以表現出他的老當益壯的精神的了！呵呵！

我起身的時候，已經七點鐘了。Z S替我去泡了面水，我才得揩了一把熱水面！

“C K S得仔十一省天下格哉，阿有啥讓俚得仔天下末，赦一赦！”

“耐勿曉得阿赦得着格！打起來野還有四五省地面篤，勿曉得要打幾個月啦！”

“望俚得得快點，一熟(日)天一省！”呵呵！他們希望北伐勝利，比我還急迫！

他們又在向我講昨天晚上的提燈會的盛況了。他們說有中山艦燈，攻山炮燈，飛艇燈，龍燈，地龍，……——我真不要聽了！聽到了看不到，真難受！還是覆了意哥的信再說吧！玉哥處也寄一封信去吧！請他買些信封郵票來，再請他買些蝦米來！

居順，譚仁，都感到煩悶了！我也覺得的，但是我還可以遏止住！

C F說的，子偉辭職了，我想是不確的！一時也辭不掉吧！

禾姊來了一封信，附了幾張歌來；正哥來了一張明信片，我已經覆了他了。禾姊的信沒有覆。

譚仁的煩悶，是爲的多疑多慮，是爲的不滿意我

和雷風。真是笑死了人！

L先生送進一張報來，報上放着一張紙頭，上面寫着：

“四位同志：你們的好消息”我一看報，原來是五月卅日的中央議決案披露了！說四月十五日以前的不是共產黨所辦的懲辦劣紳土豪的案子，一律可以准其保釋！我知道我們的敵人，一定便要走第二步路的了！我們瞧着吧！他們的“以求一逞”的心腸，早已“昭然若揭”了！我便寫了封信覆L先生。雖是這樣子，這一張報紙却治好了我們的兩個同伴的神經麻木症！

自從我前天寫了一張條子出去以後，前天，昨天，今天，天天都送報進來看！總算看我“薄面”的！呵呵！

C F，S S，都在替我規劃出所後的步驟，我真感謝他們的盛意！

六月二十日

S S拿了二張時事新報進來，青光上的紀C S T。把C逆比做長沙的葉德輝。在外埠新聞內有一則K T通訊，載的是預審情形。一則S州通訊，載的是王先生就職的情形。我真感謝此間的所丁，所丁長，所員，所役，所長，們的關懷，“垂念下情！”真使我非

常的感激的!

今天的天氣，又是昏沉得不得了的了!熟梅時節的天氣，真是不爽快到極點了!

葦哥明天總可以回到S州來看我了吧，他已到了京城六天了!

到今天才知道那一位年輕的租了驢子出賣的武裝同志的大名叫劉建國，他今年只只十六歲!

這幾天來精神上大不愉快，其主要原因當然是譚仁的不能了解我，對於我儘在疑慮，儘是不信任，大約因為我接見的人比較的多一些，而這幾次接見都是我一個人去見的；他便以為我在算計他了!也許因為這幾天我接到的信沒有一封一封的和以前一樣的公開!這一種不信任，給我許多的不快!不曉得到那一天才可以大家明白，相視一笑!我以後不接見了!讓譚仁代我接見吧!倘使我接見了，或者請雷風代見了，譚仁又要疑慮我和雷風在算計他的!和多疑多慮的人相處，真是一件苦事!我近來精神也吃起官司來了，真懊喪!

T C的覆信，今天來了，他倒諒解我了!

今天譚仁也學着居順不行紀念式了!呵呵!“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莫字號裏有一位朋友渾身都穿的黑衣服，蹲在場上，只看見他一片白的，就是他慘白色的容顏。他

在弄一個繭子，學繅絲；我看見他微微的在向我發笑，真是一個灰色的微笑了！我總不忘記這一幕。

C F 燒來的一盤蝦，漂亮極了！炒得略微紅了，上面有綠色的蔥蒜，白色的胡椒，陳在一隻奶油色的洋瓷盆裏，多們美麗呀，不曉得上口怎樣？大概也很好的吧！今天吃的蹄膀麵，他真的只算了三百個錢一碗，倘使換一個別人，最客氣也是五百個錢一碗！

雷風告訴我一件事，並且徵求我的意思。是有一對蒼蠅在牆壁上性交，應該撲滅呢，應該放任？我以爲在全人類的立場上，應該撲滅的；在全動物的立場上，應該放任的！而且牠倆的一個動作，更是爲害全人類的，雖然他倆的生活中，這一畧也許是最美滿最愉快而最容易使別人有撲滅的機會的，似乎爲了同情心和自等心不應當“乘人之危”的！其實人類的摧殘非人類是目今公認的大道理！雖然將來是能不能完全成立的！所以，我立在全人類的立場上，順了目今公認的人類摧殘非人類的大道理，贊成撲滅！因爲是害全人類的，真真和劣紳土豪一樣的可惡，並且比劣紳土豪還可惡！因爲劣紳土豪是有限的，可以設法請求司法解决的，——雖然司法界裏辦不起殺殺辣辣的事來的——而吃了蒼蠅的虧，更是有冤無處申，有狀無處告；活着見不到陽官，死了看到閻王的！

接笑了，萍弟，的信；萍弟寫得狠清麗，笑于的未

免太簡單淡薄了！不過我却非常的對笑子的近況表同情，他的境遇太不好了，真中了他貴同鄉子偉先生的一句喧傳小報的話了！要解決這一類問題，只有民生主義有用！也只有民生主義最有辦法！我希望目今的一班自算三民主義的信徒的顯官達宦，不要忘記了民生主義！倘使民生問題不能稍微改進些些，這一次所得到的民衆的同情，是非常容易失去的！我在此間已經聽見了別人的冷譏熱罵了！我真難受！

吃飯吃得舒服極了！那盤蝦的味道真好！又嫩又鮮又不硬！C F 替我們辦的大蝦米也好！我又吃了一大碗飯！我這幾天來，時常吃不完一大碗的！大約是爲的天氣問題！

怎的眉弟不寫信來？真是悶煞！盼煞！掛念煞！慈哥的信也不來！真不知爲了什麼？

我的所希望着的其實早已知道了的地審廳的裁決書，今天送來了！又費了他們的，不，公家的，二十四張白紙！在這一張裁決書上，和地檢廳的起訴書絲毫無二！不曉得是“官官相衛”呢，還是“英雄所見略同！”呵呵！真妙極了！青天白日旗下的司法界！青天白日旗下的爲了服從黨決議而吃官司的中國國民黨黨員！

那裁決書對於我發出的効力是使我認識了那天預審堂上的我們不認識的律師，他叫W S T，是另外

四個被告的辯誣人！是使我知道那天的預審推事叫
C C W，那天的書記官叫W F C！

我和雷風打譚，雷風扳起了面孔說道：

“嫵搭我淘吵，

吵吵我要鬧，

鬧鬧我要笑！”他說到末一句，自己也狂笑起來了！我自然更是笑得不可開交！他現在的精神，神經，不是錯亂，至少也算是興奮的了！現在只有我一個人還算冷靜！

原來譚仁是一個謎語的作家，所以他便以為我們也是和他一樣的是謎語的作家了；其實，我們絕對沒有向他說過“弦外有餘音”的說話！雖然和別的朋友通信時，也許有過一次二次的！

胡明復先生在十二日在無錫爲了游泳而溺死了！

S S說今天時事新報上又有關於C S T的記載。

笑子的信已經覆了，萍弟的要緩一緩哩！

又接到了馨妹，琛姊的信，和父親的明信片；在父親的明信片上，知道葦哥已經回到N鄉了。

六月二十一日

在十二點鐘，晚上的十二點鐘的時候。譚仁忽的

神經興奮了！一定要請所長來救命！所長來了，他便說我要用種種方法謀害他——這句是什麼話呀！我從沒有賣友過！他一定要請所長救命！又和所長到外邊所裏去談了一回，才進來安睡！他儘在說我的毫無其事的壞話：他說我吃春藥，他說我託朋友寄共產書籍給他陷害他，……。

最可憐的是我，我病後沒好睡過一夜，昨晚又不能成寐了！尤其是一點鐘到三點鐘的一兩時間最難過！到三點鐘我的情感命令我草了一張爲譚仁而犧牲的誓約！我覺得一切都有了辦法了，心裏舒服了許多！但是譚仁的一聲聲的“不到天亮就要死！”兀是使我在暗中拋淚！

好容易好容易到了六點相近，幸運的幸運的他回復了原有的狀態了；我也覺得非常歡喜，依舊和以前一樣了，雖是我有一點兒頭痛！他自己覺得自己的奇怪了，我便一笑釋然！——謝總理，一陣狂風斜雨又過了！可是我最可憐了！不曉得那一天可以了脫一切！

一夜沒睡，肚裏餓得荒了！我在叫，居順也在叫，譚仁也在叫，不睡熟真不好！我把Y姊的來信，又偷偷的讀了一遍。

昨天晚上還有一件氣事U拿進馨妹，琛姊的信來的時候，他一壁笑嘻嘻的譏誚着我，一壁用左手握

了一個空心拳頭，把右手的食指儘在拳心裏弄出弄進！我認爲這是污穢我人格的最大的惡劣行爲！他們的思想太卑鄙齷齪了！不，不是他們，是整個社會！我說錯了！

發出覆J H，萍弟，的信；寫了一個明信片結高哥。

I. A S處有一個摺子，面子上寫着：“十六年起阿三記只子上是古人山歌唱白相五月二十一日立”裏邊抄的第一隻山歌是“十雙快靴”我因爲覺得裏面的確是民間習聞的故事，所以抄一抄吧：

第一雙快靴顏色新，要繡一對鴛鴦左右分，上頭要繡一馬雙渡龍官保，下頭要繡五虎平西小狄青。

第二雙快靴二條樑，姐繡快靴郎打樣，上頭要繡趙匡胤千里金娘送，下頭要繡磨房受苦李三娘。

第三雙快靴三起裁，姐繡快靴郎服門，上頭要繡三請諸葛用盡計，下頭要繡梁山伯相對祝英台。

第四雙快靴四季花，四季花裏分上下，上頭要繡買油郎獨占花魁女，下頭要繡四郎番邦招駙馬。

第五雙快靴五色樣，姐繡快靴恩愛長，上頭要繡伍子胥逃關來出罪，下頭要繡張生遊殿跳粉牆。

第六雙快靴六棵松，六樣顏色繡成功，上頭要繡桃園結拜三兄弟，下頭要繡秦叔寶相對尉遲恭。

第七雙快靴七朵花，玲瓏七巧手裏拿，上頭要繡廬俊義私通梁山上，下頭要繡薛丁山遇着樊梨花。

第八雙快靴繡八仙，八仙慶壽鬧盈天，上頭要繡孫悟空大鬧天宮裏，下頭要繡許仙官相會白娘娘。

第九雙快靴九重陽，九九八十一針繡開場，上頭要繡九頭獅子只只成雙對，下頭要繡二十八宿鬧昆陽。

第十雙快靴繡完成，送與情哥不要嫌比輕，上頭要繡三笑姻緣唐伯虎，下頭要繡私訂終身霍定金。

十雙快靴唱完成，雙雙快靴有古人，小姐姐千幸萬苦來繡好，送與情哥結私情。

這完全是一個鄉村裏的少女們的心情，寫得倒也順口，總算難爲他們的了！

眉弟來了一張明信片，他也有幾個消息告訴我的！

給J H的信，爲了有了二個英文字也就退回來了二次！現在越辦越認真了！我們不曉得幾時才能脫離這一個怪地方？人人都說是狠快的了，不過不知道究竟幾時！——噫！原來是廳長在檢閱，怪不得這樣神氣！

馨妹，琛姊，禾姊，的信都覆了！我心上儘在不快，所以總寫不出快活的東西來！

還有一件又氣又好笑的事，譚仁昨天晚上向S所長說我是共產黨，他的證據是我吃紅苧菜；不喜吃醉蝦，而喜吃炒紅蝦；勸他不要舔青蓮鉛筆，是要他舔紅色鉛筆的暗示；……………。真把聽見的人的嘴笑

壞了！我只覺得又氣又好笑！譚仁主演的短幕悲劇，在現在想來，真是又氣又好笑！

今天是到S州來的二個月的紀念日！失去自由來，已經七十一天了！

電燈壞了，是走電。黑沉沉的正好睡覺。

六月二十二日

我昨天好睡極了！八點鐘到十二點，十二點又睡到四點，四點再睡到七點；一共醒了兩次，每次只有二三分鐘的醒的，睡却正正的睡了十一個鐘點。今天起來的時候頭不痛了！

等雷風關照我，我才曉得昨夜上電燈修好的，而且昨天晚上榮生有信來的。他寫得狠好狠好，可是沒有什麼好消息的！

下雨下了三整天了，今天更是黑得可怕！一陣了又是一陣！

昨天譚仁還把L先生給我的一封毫無關係的信給所長看，說這是我和L先生通謀陷害他的證據。因此，所長在昨天便要下條子開差了；我又寫了一封賠不是的信給所長，請他不要開L先生的差，聽說那張早已寫好的條子，到今天還沒下來，大約不要緊了吧！真真是平地起風波！

我的一張誓約譚仁已經藏在身邊了。昨天他把

他的積象都向我們講得明明白白，我們一壁氣悶，一壁快樂！像昨天晚上的快樂，到所裏來以後不會有過過，犧牲太大了吧！不，不是這樣說，小犧牲只有小快樂的，要大快樂一定要大犧牲的！

譚仁的祖父有神經病的，而譚仁本人又時時以爲有“半仙之道”的；他幼年時道士的生涯使他不知不覺的十分迷信了，他現在時候的家况使他十分十二分的慌張恐懼了！因爲慌張便引起懷疑，因爲迷信便以爲懷疑的便一定不錯的，又因爲了“半仙之道”更使他多了許許多多的奇妙的猜想和斷定，以致于他自己不知道是怎樣的神經集中了；神經越集中越興奮，同時他的猜想和斷定，他自己也似乎覺得是千真萬確！豈不可怕？我幸而“心無罣碍，”否則幽囚了這樣的幾天，恐怕也不免要犯這一個毛病了！我真幸運！

同時，我又感覺到我和他不同之點：我有許多許多的同情我的朋友和我通訊，他沒有！——到這裏我要感激我的親愛的朋友們的無限宏施了！——我似乎有幾個特殊地位的人在爲我設法，他却似乎沒有！雷風居順似乎和我越處越親密；而對於他却似乎越處越冷淡！這兩個“似乎”便使他神經集中了，他的胸懷不能曠達，還是要怪他的環境，不能怪他個人的！而况他個人又帶着三分他的祖父的遺傳性的呢！我

自然恕宥了他了！

說來真好笑，我只在這兩年的仲夏裏，便受到了二位神經病者的痛恨，慚愧，和信任！事情巧起來真是巧的！氣起來真氣死了人，笑起來也真笑死了人！

“今天是夏至節了！不下雨也要下雨的！”雷風在一個人自言自語。

在前幾天沒有入霉的時候，天氣悶熱的幾天，鄰近的孩子常常在唱的一隻歌，正是我在N 鄉公學裏六年級上課時，一定聽見的一隻歌，是初小一年級唱的歌吧！我今天才把牠編成了調子了：

665 3 665 3 | 335 337 112 3 | 335 665 335
2 | 3235 221 665 6 | 3235 22 3235 221 | 665
6 — ○ | 我真覺得奇怪，在N 鄉公學時我最不喜歡這一隻歌調了；但是在此地聽來却覺得另有妙味的！不曉得是不是“囚者易爲聲”吧！總算我仿了一句古文了！哈哈！

依舊不能多看書，多看書腦子裏要引起一種微微的隱痛的！

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Y Y Y, C S Z，來看我們，他們送了二筒瓜子，二方醬肉。Y Y Y生得狠英武！他要我回N 鄉，他說他可以担保絲毫沒有問題！他報告我許許多多的陳所長的劣跡！他談話的時候，和鞠躬告退的時候，都有很好的風度的！

不開心，真不開心，譚仁還是十分不明白，還在疑慮！剛在十二點鐘正午！他說他恐慌得很利害，真的，真的他的神經病了！

嫩先生來，請求藥方，他說天下沒有不用藥而可以醫病的！他說只好一聽天命！我真覺得愁悶！

綸哥來了一封信，沒有告訴我什麼。

譚仁他覺得心神不安的利害，要求我們寫一封信給DN我們答應的；信由雷風起草，我副署，居順也副署的。我再寫一封信給王先生，請他幫助。譚仁本來怕我們藥中下毒，所以不敢吃，現在敢吃了，所以我們又專函去請嫩先生。

意哥又來了一封信，到今天才來！

劉建國在哭了，因為判了他三年！

六月二十三日

又是在上午一時的時候譚仁又坐起來了！他昨天從下午六時起比較的清醒些了。他起來拿了紙筆在寫一張東西，他寫好了交給雷風，雷風昨晚因為蚊蟲，一晚沒睡熟，雷風便把那張紙給我看：我一一看是譚仁對我的賠不是的話，我一壁喜歡他清醒了，一壁安慰他安睡。他竟向我流淚了，他說他的神經不應該有這種奇妙的舉動的！我又詳細細的向他說了一陣，說我早已寬恕他了，說我早已了解了他的神經的

興奮了，說多思多想要傷腦的，勸他安睡！他才睡下去！——他對我抱歉，我知道是一件必然的事實，不過我總以為在出獄以後的戲文，萬不料立刻搬演的！我對他更認識了，更表同情了！我於是更怨恨官廳的辦事方面太不迅速了！倘使半個月前解決，有什麼事呢？

因為了他的情形，我昨晚又沒好睡！只朦朧朧了二個鐘點！

最奇怪的，是嫩先生昨夜不來！醫生搭架子是搭在病人頭上，正和官廳搭架子是搭在囚徒頭上一樣的！

三點鐘時刮起風了，在那時候倘使一個不留神便要着冷！今天起來的時候，雨果然不下了！風的力真利害！

綸哥的信，我已經覆了他了；郵票用完，只得再買十個四分。意哥的不覆了。

我今天第一次到公共廁所裏去小便，那廁所造得真好很講究！洋盜的盛便器，漂亮極了！在中國的看守所裏恐怕是的確難得的吧！

又要像下雨了，黃霾天的天氣真變得快！冷得很！

讓我把來信的號數人名張數開一張表吧！

青蓮色鉛筆用不得了，只在一段一段的斷下來！

我改用黑鉛筆吧！黑鉛筆只有一枝，雷風也要用的，真便當極了！“派克”還不送來，真討氣！大約是不送來的了吧！要讓我自己去拿的了！

譚仁今天早晨吃東西了，他吃了一碗肉麵。比昨天的確似乎好了些了！

天又像不下雨了！清清爽爽的！天也儘在變呢，我去記他做什麼？

我這幾天留戀思慕^N鄉的心益發榮養滋長了！

“我留戀着的故鄉，

故鄉是我的垂釣之場；

那處有花卉發出猛烈的奇香，

那處有悅耳的音樂儘在交響；

不必說風俗優良，

就是興味呀，

也比此地雋永深長！”真有“低頭思故鄉”的神情了！幽囚得日子太多了，心上只在望離開此地；一旦聽說有希望可以在日內出去了，神經是的確要興奮的！譚仁的病，恐怕是有些關係的吧！好消息也會有壞結果的！

嫩先生來診視了，他診視得甚是周詳，方了兩隻手的脈，看了一看舌苔，就說他是痰熱迷竅，先進一粒珠寶丹再說，他說比平常的還輕，大致可以就好的！我也以為他是痰，夜裏他喉嚨裏時時有痰聲可以

聽得出的；我也以為他是熱，他瘋的時候，頸部面部，都是通紅通紅的，嘴裏出來的氣息，難聞極了！

今天的譚仁比昨天好，昨天的比前天的好，的確在漸漸的回復過來了！但是我的頭痛却尤弄尤利害了！昏昏沈沈的大約是少睡的緣故吧！真是前世的業障了！不過我看見他漸漸的清醒，我也覺得有些微的安慰的！

個個人在說我們快出去了！不曉得到底幾時！王先生處的消息怎還沒來！我真等得不耐煩了！——不要這樣吧！精神要興奮的！

天上也現出了一些薄荷日頭來了，儘是不陰不揚的，真不爽快！

譚仁寫給我的道歉輸誠的條子，我的廿日夜裏的誓約，都在雷風處，這二種東西狠可以做我和譚仁的交友史上的狠重大的有關係的幾頁的！

譚仁又在說心跳，他儘在亂說；真不能說！因為不忍聽！

嗚！他原來沒有把我寄給王先生的信送去，所以沒有消息回我！Y姊又寄了一封信來了；高哥又寄來了二份N鄉公學的刊物；我的一封信，給朋友和同志們的信，也登在來函欄內！Y姊的信我覆了！我真感念她！

譚仁又似乎清醒些了，他自己說永遠不再昏迷

了，要我替他記起來；我希望他永遠清醒着，不過不知道他的疑慮和恐懼到底允許他不昏迷嗎？他的疑慮和恐懼真的太好笑了！他自己也在覺得奇妙！

真的隔不到二個鐘點，他又糊塗了；藥拿來了又不肯吃了！又不信任我了，在雷風處把他寫給我的一封信拿回去了！我們大家都向他表示絕對的服從！實在因為沒有辦法！

雷風精細極了，早把小刀，剪刀，藏去；否則也許有說不出的悲劇的！我更了解他了！

玉哥來看我，他在S埠到S州的，昨天晚上才到紗廠裏。他帶來了郵票和信封。大蝦米他也帶來的！我三個星期沒有見他了，似乎他瘦了些了！他一點沒有消息，我便教他到益武處去探聽探聽，他答應了就去。他也代我們焦急！社會上代我們焦急的，不知有多少！這都是C逆ST的惡貫滿盈的結果！我們倘使回到故鄉，不知有多少人心裏寬鬆，歡笑騰躍！

我的感情太熱烈，同情性太豐富，便是我的最大毛病！以後要冷靜些才好！

我時時以為“與其見疑而生，不如見信而死”也讓我寫二句古文吧！

到晚上八點三刻的時候，我預備睡了，因為精神實在疲憊得不堪！那知我正在朦朧的時候，忽的聽到

了嘈雜的聲音，我張開眼來一看，所丁長也來了，正在勸慰譚仁。我覺得大約譚仁又在昏昏迷迷了，雷風告訴我的，譚仁用長衫袖子想在床上自縊了，幸虧喊CF來，才解救下來的！所丁長的談吐是狠好的，譚仁心中還在嚇，儘向着所丁長說我們四個人中間只有他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其餘三個都是“共產黨”！我才知道他心中疑得利害，慌得利害了！他儘在想我們要陷害他。到十點多一些，雷風才關照我睡覺，一切都由他留心，我真謝謝他，我不是睡眠不能夠挽回我的疲憊的精神了！

Y 姊的來信，我又在昏昏沉沉中看了一遍，不知怎的，我現在喜觀看她的來信了！她寫得又清秀又勁挺！句子又樸實又誠摯，她，她真使我感念！睡吧，儘是做什麼來？

六月二十四日

六點多一些起來，譚仁似乎又清醒些了！我昨晚的確睡熟了七個鐘點，不過心裏總不像平平安安的時候一樣，所以總不及平時的覺得舒服！

譚仁也起來洗臉，面色也和平了一些了，不像從前一樣的紅得怕人了；他儘在一回清醒一回昏迷的。我們給他纏了四天了，再多恐怕要“吃不住”吧，真少興！

他儘在怕我們和他兩起，真是一個奇怪的思潮；也許是他的疑慮才造成他的精神病的！不是他的疑慮和恐怖才造成他的精神病的！我却無論如何一定和他一起出獄的，雷風，居順，也是一定和他一起出去的！我們一起進來，當然一起出去！

今天雷風做主席，我們四個人都行紀念式的！真快活！我們爲了譚仁的問題，已經好幾天沒有行紀念式了！譚仁行禮的時候很好！

他忽的一時三刻的要理髮了，他教雷風去喚理髮匠；雷風去喚了！他又不相信！說雷風沒有替他喚的！他的神經已經很難恢復他的常態了！不過只要能夠自己冷靜些，不要多想，也很容易漸漸的回復過來的！我們都希望他快些回復！他說他的鬍子，對於他是非常不利的。真太好笑了！

見高父親來看我們四個。見高代表旅S的N鄉人士送了些另用費來！我便向他們說明譚仁的情形，要他們把我們這件案子，在最短期間裏結束！我的日記，薔薇花瓣，棉襖，夾袍，單衫，都託見高帶到N鄉去。譚仁和我們出去一見以後，似乎了解了許多！他向我表示絕對的服從。

葦哥由京城裏來了一封信，我已經覆了他了！

譚仁進至寶丹，鮮竹瀝，枇杷葉露後安睡。

S P Z的公家律師來接見S P Z了！他決計要

提起上訴的。自然，死是人人不願意的。雖然他患的青瘡牙疳已經可以使他的生命剝奪盡了可以活的希望了。

那個野雞律師 S Y Z 正和我們的老訟師 盛盤林 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玉哥 來了一封信，報告他到 W 縣公署裏去探聽的結果——幾天裏可以出去了。

譚仁 很安靜的在睡了。

六月二十五日

譚仁 儘在懺悔。我們盡力的安慰他，叫他不要回憶無意識的過去。

天又在淅淅瀝瀝的下起小雨來了。今年上幾次霉雨都有微雪。

譚仁 昨天終於請理髮匠把髮修短，把鬍子剃去的；却沒有什麼像我們理想的種種危險。他可以慢慢慢慢的安靜起來了。

前幾天看的一本 梁山伯。到今天我想到了一件很有趣味的事；那位教 梁山伯 和 祝英台 讀書的老先生，因為要防止 梁山伯 和 祝英台 的親近起見，在他倆的兩只眠床中間，放了一只紙糊箱子，那一個破壞了這箱子，便那一個受罰。我覺得 梁山伯 個人可以代表男性全體，那 祝英台 却可以代表女性全體，那老先

生可以代表聖人，那紙糊箱子可以代表禮教。男性和女性的接近是一種天然的趨勢；聖人也知道的，不過聖人不得不糊一只紙箱子來防止防止，盡他做聖人的責任，完了他做聖人的“手續”；聖人也明瞭的，紙糊的箱子是遏止不住男性和女性的接近的大力的；聖人也知道的，就是在男性和女性中間安放着一座泰山，也儘有人爬山越嶺，也儘有人繞道而行的；但是爲盡他聖人的責任起見，爲完了他的聖人的手續起見，不得不也做一做樣子！但是，一般的男性和女性自己是已經給這紙糊箱子騙得利害了，只是蜷伏着不敢動一動，只怕損壞了那個紙糊箱子；看見幾個特殊的男性和女性在不顧一切的想打破那隻紙糊箱子，便覺得是一件奇事，雖然自己也想這樣的做一做，但是因爲沒有胆量的緣故，終於把一團羨慕的心思變成了妬忌的意志，更從那妬忌的意志一變而成了痛恨，仇視，輕視，……一類的心理病態！“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那個“天”字便是“天然的趨勢”。因爲男性和女性的接近是一種天然的趨勢，而無謂的禮教是反天然的趨勢的，所以禮教的“淪亡”自然也是一種天然的趨勢！所以只能夠使男性和女性的接近能夠有相當的，不，是絕對的，機會，使男性和女性接近，或者女性和男性接近的時候，和男性與男性接近，女姓與女姓接近時一樣的普通，一樣的平常！社

會上正不必加以無謂的譏諷批評妨礙男女社交公開的嫩芽的長成！男性和女性也要絕對的了解不要使正要萌動的嫩芽給別一個以摧殘的機會！那麼，那位老先生的紙糊箱子，一定可以給這一種風氣吹到九霄雲外了！我們只要把這紙糊箱子吹去，我們絕對不要學所謂的“才子，”“佳人”盡在紙糊箱子的四周挖洞洞！——一本無謂的民間故事的小冊子，倒引起了我的現在的同時代人所反對的一篇大議論，我的時間太多了，我的心腦太沒有事幹了吧！

我的棉被齷宿氣汗酸氣多得蓋不得了！

萍弟，C T，都寄了一封信來；C T 的已經覆了。
萍弟的暫時緩緩吧！

天又在下雨了，淅瀝淅瀝淅瀝淅瀝……。

父親來看我們，報告我們，說省令還沒有行到地方廳。不過我們的出獄是一個時間問題，是毫無疑義的了；他教我們不要望出去，還是安心些住住等候着的好！呵呵！鬧了半天，還是一個時間問題！

我今天起開始標點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了。我起初要用自來水筆寫的，但是墨水沒有了，只得改用鉛筆。真少興！Parker怎的還不來？

雷風對於佛法可以漸漸的入門了。

譚仁進牛黃清心丸和枇杷葉露。到晚上又是“妄想千端，”真不知怎樣才好！他說他在慚愧，他在懺

悔！

六月二十六日

起身的時候，譚仁說他身體很軟，腦子還清楚，心裏只有慚愧。他又一心的想到了金錢問題上去，他說他將來一定要償還我們的；真太費心了！

今天又是星期了，記不清是第幾個的不自由的星期了！在所裏的星期日的情調和在外邊的星期日的情調是絕端不同的：在外邊的星期日是快樂的，有希望的，只怕太陽落山的；在所裏的星期日是愁苦的，沒有希望的，只望月亮上來的！因為星期日停止辦公，停止接見，一切都停止！這一天可以說是白過的！

六月二十三日上海政治分會，教育委員會，上海學生聯合會，立達學社，大同大學等四團體在上海大同大學為胡明復先生開追悼會。

萍弟的信覆了，寄到K T的；又寫了三封信給葦哥，父親，玉哥。

吃飯的時候，加了一隻炒鱸絲，是K採辦來推銷的；味道好極了！

L先生聽說要銷差了，不知為的什麼？

我一定能够在所裏把金剛經標點完的。

那個野雞律師又在代別人寫信了，他的開口第

一句，便是：

“寫到六搭”他的大黃眼鏡和他的細焦黃牙齒，他的小眼睛和大鼻子，真把我看得倒要氣死了！當然最使我不快樂的，是他的談論和風度。他昨天向我說的：

“我是劉相律師格駐蘇辦事員，俚嗰不仔我，真勿便當。俚一定要拖我出起嘍！阿對伐！我搭耐果歇才是下馬勒裏，阿對伐！……”不對，不對！他的“阿對伐”頂戩氣！

今天第二次開澡堂了，悶熱燻蒸，實在難受；澡堂一開，便有許許多多的“模特兒”在跑來跑去！

蒼蠅多得不像樣子了！牠們常常比我們先嘗蔬菜的，真是可惡萬分！

一件狠平常但是狠奇怪的事情發現了：上籙的人怎樣脫褲子？也可以算是一個值得想想的問題吧！

金剛經上卷已經抄完了，也標點好了！真快樂！

六月二十七日

雷風說的L A N回去的時候，沒有零用費，想要我們幫助一些。L A N人狠老實，做事也好，我狠願意幫他忙的！他的確可以出去了，昨天他向我說還有十幾天。

譚仁依舊很急迫的望出去！

“再關下起要勿來三哉”！L A S 在喊救命了！

“知字號四個提堂”！咦！怎的提起堂來了！我們又沒有接到傳票。翹洋洋地走到候審室裏讓他們把我們鎖起來吧！那時候只九點一刻。

在候審室裏最無聊！我儘在看壁上寫的那些字跡。看到了四句好句子了，讓我抄一抄吧：

“天平雲不平，路平山不平；

水平浪不平，人平心不平。”

在旁邊還有一行小字：

“日久見人心”！呵呵！想是前輩英雄的遺跡吧！

今天不是雷風第一個被傳了，被傳的是譚仁第一個！我真慌，他是一個瘋子！第二個被傳的是居順，第三個才輪到我。我走到檢察廳的時候，我看見譚仁，居順站在一邊了。

“你是幾時入黨的”？

“去年七月”。

“加入過共產黨沒有”？

“沒有！”

“你的黨證號碼是幾號？”

“蘇字三百五十二。”大約他又拖了一枝筆點在雷風二個字的上面了吧，一位司法警察去傳雷風了。雷風也被問了幾句。檢察官便說：

“二十五號下午三點半，本廳奉到上邊政府的通

令，說在四月十五號以前，黨員們做的越軌的事情，越軌的事情，只要不是共產黨，一律免與追究！你們既然不是共產黨，你們當然可以依令具結保釋！本來要等廳裏呈報到省核准後才可以保釋，現在本廳知道你們已經押了二個多月了，所以特別通融，你們今天可以先進保狀，大約就可以出去；本廳再補公事到省方去”。他又把嘴咧了咧，我們便退到了報到處。

“恭喜恭喜今天出去了！”一位司法警察在這樣說。

“先生請用茶”！一位司法警察倒了一杯茶來了！

“你們是爲國爲民，到此地來自然沒有什麼道理的”，另一個在哼。

一個大塊頭穿了短衫走到我們面前來了。

“今天是我查保！”他這樣地說。我們不懂他的意思，他繼續着說了：

“你在S州有熟人嗎？有熟人的讓我伴你們去找吧！黃包車我來代叫！”

“律師怎樣？”

“唔！讓我替你們去打電話吧！”他便去了。停了一回，好一回，他又來了，他說：

“電話打去了，楊律師停一回就來的，錢律師也說來的。幾位先生也苦極了，受了二個多月的屈！現

在好了，可以出去了，真恭喜！我們望你們出去了第一時了！——先生，請用茶！”他今天和善極了。

又停了好一回，好一回；譚仁的臉色，真像夏季的流雲，儘在變換顏色：紅——青——白——紅……我因為昨夜着了冷，腰部有些酸痛！^中便躺在一只籐椅上，閉上眼睛；養養神，靜靜氣，定定心。

“律師來了，請你們四位過去！”他便引我們到律師休憩室去！律師休憩室真漂亮！大茶檯上鋪着雪白的檯毯，檯子周圍安放著許多西式的籐穿的椅子。檯上安好了好多份報紙。最使我看得眼熱的，是律師們面前的一縷一縷的從一杯濃茶透出來的熱氣！

錢律師來了，益武，P.S.也來了！他們便是來辦保釋的手續的。經過許多時候的磋商，才決定了保狀的詞句。結果益武保雷風和我；P.S.保居順和譚仁。保狀辦好，查保的親手拿到檢察官那裏去，停了一回，又拿了回來，保狀上多了幾個字了，大約是，“允准”的意思！

我們便回到看守所，想進去理理東西，他們不允許，因為這是不合法的！情商了好一回，才破例的允許一個人進去整理。雷風便是大家同意的人選。

所丁們最歡喜，因為他們久久盼望的事情今天真到了！同所的人，妒忌和羨慕裝滿了他們的心靈全部！

理好了東西，付清飯帳，我們要動身了；有一位走近來了，向我說：

“出去了，今天出去了”！眼睛在一動一動，眉毛在一開一合，手在一歪一歪的！我知道了，便使他滿意！

今天錢律師關照過我的，說要送幾個酒錢的。而且錢律師也借給我們十塊錢的。我們在賬房裏領到了五十四元，加上了錢律師的十元，我們一共有六十四塊錢，我們付去了十一元飯錢，我送了雷風們十五元零用錢，我袋裏只有麥加利銀行的一張五元鈔票了！

居順要到H家去，譚仁，雷風，要到第一旅社，我不得不到父親處去一次！便大家各自乘了人力車走了。出所門的時候，是下午一點二十六分，我在二點零五分的時候到了父親處了！

益武請我吃了一客蛋炒飯，和王先生談了一回以後，已經三點鐘了。

我在律師休憩室裏打過一個電話給玉哥的，請他在四點鐘的時候到父親處看我，他到了五點鐘相近的時候才來！第一旅館來了一個電話，要我在六點多一些到那邊去吃晚餐；所以我和玉哥在五點三刻的時候動身到第一旅館去。到七點一刻再到菜館裏去。

今天的晚餐是我們和所丁們的聯歡會！所丁們來了不少不少，在西義昌福的特座裏。我們一進去，堂倌們便送上了茶來，又送上了一盤瓜子，在那個時候有個人拿了一隻長，長長的嘴的水煙筒來了，他吸的時候會發出許裏許裏的聲響的！我們不要吸，他也燒了一根紙煙在檯上！堂倌又上來了，端上了四個碟子：醬油，辣醬，甜醬，醋。再停了一會，又送上四個冷盆，白切肉，火腿塊，醬鴨，燜油筍。然後再上菜。第一隻是炒蝦仁，據說是太湖蝦；的確大又大，鮮又鮮，熱又熱！第二隻叫“脊髓湯”，說是用豬羅的腦子和脊髓一起燒的；湯還可以吃，因為是雞湯；那豬腦呀，脊髓呀，酥忒忒，滑膩膩的沒甚味道。第三隻是炒腰片了。我正在吃的時候，一間房間裏發出了聲音來了，細細一聽是：

“……不由人，……一陣陣，……淚…酒……胸……懷…哪……”還有既加既加的京和聲音儘在響個不了。

又上了一隻鴨羹湯了，鴨塊酥極了，湯味自然也很好的，接着便是粉蒸肉，山藥糕，和假辣雞，當我在嚼嚼一塊雞腿的時候，忽的走進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子，頭上插着二三朵紅紅綠綠的紙花，臉上也是紅的紅，白的白，黑的黑，三色分明；身上穿的是花洋布的衫褲；足上穿的是有響鈴的花鞋！呵呵！我也不得

不當她不是女子了，她實實在在是一個玩物！

阿要唱幾隻戲聽聽”？我們儘在吃東西，不理會她，她才一跳一跳的去了！“令…令令……令令令…令……”。

就在這時候上飯上粥了。他們又加上了一碗雞血湯，四樣粥菜：黃瓜，蘿蔔，香椿頭，和露香瓜。

吃好了，我便和玉哥，DY，——他今天要到京城裏去，特他到S州來望望我的——一起到辛苑去聽書。牌子上八時半開書的。到九點鐘還沒有看見先生的影子，到十點鐘才聽見他的弦子了。他叫王耕香他講的是三笑，今天唱的是祝枝山寫春聯！沒有什麼好！聽完書很晏了！玉哥說他不能夠進廠了，但是因為我不喜歡“開棧房”，所以他伴了我回B門，DY去趁十二時的夜快車上京城去了。

從C門外到B門外的一條路，我覺得很好！因為樹木多極了。風吹到我的面上時，我只覺得無限舒適！我才明白了“自由”的幸福了！到廠的時候晚了；廠門閉了；玉哥不願和門房情商，便又乘車回到了C門外！好容易在大東旅館裏找到一個房間，那時候已經十二點半了！我想睡的時候，正正朦朦朧朧的時候，外邊賣油豆腐的在敲鑼了：

“湯湯湯……湯湯…湯，湯湯湯”。好容易不敲了，我又設法想睡了，又朦朦朧朧了，外邊的“湯湯

湯”又響了，這樣的一直纏到四點半，我才睡了！真少興！

六月二十八日

我起身的時候是五時半！昨夜只睡了一點鐘。

T山太把我誘惑得利害了！我一定去走一遭。玉哥也很高興和我一起走出了旅館門，想吃點心去；但是那一家點心館有點心呢？這樣早的時候！驢夫緊緊的隨着我們，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他跟了好一段路了，頭上面上，儘在流汗！我決計騎驢子去了，

玉哥騎得真好，我遠不如他！我的久久不用了的二條腿，輭得一點沒有氣力了！騎在上面，總像要跌下來了！我慌一次，便得流一次汗！呵呵！我真是一個沒有用的人了！

七里山塘，的確是一條富有詩味的路徑！在一個久久和大自然隔絕了的人看來，那河內的綠綠的流水和岸上青青的樹木，輕輕的草地，都是有一種我所描寫不出的意味的。我總想去飲一些河內的清泉，我總想去撫摸樹木的枝幹，我總想踏踏青草的地毯；但是我總不敢下驢！

玉哥在我前面好一段路了！讓我趕上去吧！啊啊！驢子跑得快，驢夫跟得快！呵呵！我們直接騎了驢子，簡接騎了驢夫，那驢夫頭上的汗珠使我不忍快

跑了！——讓別人說我騎不來吧！就是慢慢的走，總也有走到的一個時間的！

一路上花紅水綠把我送到了T山脚下！那時候正是清晨，樹木裏發出了許多又像煙又像霧的氣質，散布在一座塔和樹木的附近，真像一個紗兜頭籠罩着一位絕色女郎！到今朝我才知道爲什麼要恢復自由了！到今朝我才知道爲什麼要活了！我們將近山腳的時候，有一個人手裏捧一盤零零星星的飲品，一壁說一壁引領我們遊玩，並且時時告訴我許許多多的古蹟的故事！

古蹟多極了，最出名的是T山十八景。

T山的景緻幾幾乎完完全全是吳王闔廬和西施交好的地方，唐寅的也着實不少！最使我注意的，是爲了吳王的墓工而被瘞的一千個工人的墳墓！

在冷香閣裏泡了茶吃了麵以後，坐了好一回兒，才和玉哥回到父親那裏！

今天晚上榮生宴我們在新太和。席間因爲沒有了譚仁似乎不同了一些。宴罷了，我要聽書。玉哥，DY都在一起，DY還沒知道我今天會出來，他見了我快活極了！我們聽的一回剛巧是祝枝山寫春聯，無味極了！聽完書，已經十一點半了！DY便去搭車上南京去，我和玉哥想到玉哥的廠裏去瞧瞧！

從C門到B門的一帶路，有樹木的一段好極了！

我真不能忘記！真和西寺裏的羅漢，西園裏的池沼和亭子一樣。是的！今天榮生和雷風還伴我逛了一次留園，西園，和西寺。

到廠門的時候，已經過了時候了；只得再打回轉，想找一個相當的旅館。S州旅館生意真好，一聯開了三四家，都定去了，後來好容易才找到了一家——不，這是昨天的事！今天晚上是睡在第一旅社的，而且和榮生一牀睡的；我親記得玩了T山後又玩了C C園，P S塔，S T林，才到父親那裏吃午飯；吃了飯玉哥便因為月結所以要回廠，他便去了！後來第一旅社打電話來，要我赴宴。我才再趕出去的！是的是的，這才對了！

P S塔上的遠眺，確乎有很好很好的風味；S T林，今年的S T林我終覺得太塗脂抹粉了，C C園比較的清秀些！

晚上榮生，雷風，和我大談了一陣；我正覺得愉快，有這二位友人和我談論！一直到狠不早的時候才睡的。

六月二十九日

一起身榮生便伴我們上京江館子吃拷肉麵！吃罷麵才一起去逛L園，西園，西寺的！玩西寺的時候，我不知不覺的回想到了的 Westminster Abbey 了！

L園最惹我注意的，是入門時的一棵連理枝！牠們倆真糾纏得有勁兒！在枝上的成對成雙的鴛鴦們也儘在發出像鴿子叫的聲浪！他們倆飛的時候，真美麗極了！從樹上飛到池裏，再從池裏飛到樹上！真是帶一些誘惑性的，他們倆始終一起飛一起宿的；我在肚子裏唱“因爲你”第四闕！

“別有天，”真個是別有天！我最喜歡這一角！L園是中國式園的代表，榮生說的一些不錯！

西園的放生池的水，清極了！而且好像就在手邊似的！真討人歡喜！西寺莊嚴華麗，看是狠好看的！

大約在十點鐘相近我和雷風，榮生別了；我回到我父親處整理了東西，吃了飯，坐了一回。便到車站上去！

到了車站上，人多極了；可是我一個不認識。有一個脚夫，見我行李多不便買票，便來向我要了錢，肯替我代買。我付了錢坐在鬧得不亦樂乎的人叢裏，W S話，Z C話，儘在向我耳朵裏直攢！有時也聽得到一句二句我最怕聽的浙江話！坐了好一回兒，M Y才來了，他招呼我到一間酒排間裏，那邊的凳子又輕又適意，真是好地方！又坐了好一回兒，才上車。M Y把他買的二等車票換了我的三等票，和我一起上了二等車。坐在我隔壁的是一位南京客人，身上武裝帶是背着的！同車有一位少年軍官，打扮得真像樣！又

整齊又清潔，而且又漂亮！穿了一雙紅色的皮鞋，裹了一雙紅色的皮揸腿，真好看極了！我不時要去望望他的！在車上買了幾份報紙，儘在瀏覽着報紙，也儘在瀏覽着窗外的初夏景像！我們乘的是特別快車，車行却並不特別快！一直到Q山停了一停，便要直放S埠了！車過N鄉時，站上沒有一個熟識的人，只有一二個脚夫在搖動着紅綠旗！我真想跳下車去！

M Y也時時和我談笑，我深曉得我的冷靜的態度要使他發生一種不快，也許要使他發生一種疑慮；但是，我，我又怎能不冷靜呢？！

不多一會車到S埠北站了！M Y到法租界去，我便乘了人力車到T. S. S.。意哥還沒回來，茶房不肯把門開了，讓我進去。我向他說，有東西要放在意哥房裏，他才允許我！我等了一會兒，便去打了一個電話給意哥，要他辦公完了就到T. S. S.來！

我到T. S. S.的理髮店去理髮——現在叫做Y Y理髮所——了！那理髮匠好像有些不狠高興，一直到他無意間觸着我的錢袋，而袋裏的金錢躍動得發出聲音來的時候，才高高興興的理我的一頭亂髮！並且還飲到了一杯甜津津的香茗！一會兒電摩，一會兒電風吹我的帶帶着水的新剪的髮絲。最使我不明白的，是他們要我穿的好像反穿着的長馬掛似的理髮衣！他們向我笑笑，我只是覺得一派面熱！洗好了頭，他

們用香膠膠了我的髮，弄得又亮又光！我付他們一塊錢，他們用了一只盆安放著錢票和找頭，我拿的角子，銅子我不要了！他們謝謝我，向我鞠一個躬，和我說“再會！”

回到意哥那裏，他依舊沒來！我便拿了乾淨衣服到 T.S.S. 去洗澡！付了三角錢，領了 NO.5 的鑰匙，我便一真跑到 NO.5 的洗澡的洋盆間裏去。我正在脫衣服的時候，一位 Boy 關照我說：

“此地不准脫衣服的”！我聽了一怔，實在不明白。

“對面一間，才是脫衣服穿衣服的 Dressing Room！”我一壁含羞忍辱的隨着他走，一壁在恨書本上爲什麼連這些理髮洗澡的事都不講得清清楚楚，要我做了二次“阿木林”！

Dressing Room 裏真好，有電扇，有睡椅，有大玻璃鏡子，還有一條大毛巾！我又何必急急的跑到洋盆間去呢？！我脫下了衣裳，把髒衣服包了起來用一張 China Press 的 Sport Page，隨後用大毛巾圍着腰部，走到洋盆間去！

真慚愧！換了三次水，拉斷了二次縛軟木塞的鍊條，身上還有一條一條白色的麵條子！又洗了二次，才紅得像琥珀了！洗淨擦乾，再到 Dressing Room 裏去，坐在睡椅上，開了電風扇，閉上了眼睛，蹣起了脚

勝，儘在回想着一切！哈哈，我的Day Dream又發覺了！等我穿好了衣服，拿着髒衣服走到意哥的房間裏的時候，房門依舊閉着！我聽了一聽裏面有人聲！我便開門進去。只聽見有幾聲狠清脆清脆的掌聲！和一聲“歡迎”一聲Welcome的聲音，在這熱烈的環境中我發現了一個M S，一個意哥，一個奉弟，奉弟的長長的身材，和他的萬古常紅的嘴臉，本來是我常常想到的；但是今天的他的爲我而發的笑臉實在使我發生出種說不出的滿意！我像到今天才又到了我的故鄉了！一別七旬的M S，面頰依舊狠紅潤配上了一身新裁的富綢的西裝和白色的細花的領帶，益發見得年少了！意哥沒甚改變，我覺得，我和他要有一百天沒聚過了，除掉了在S州看守所裏的時候，大家可望不可接的相見過一會之外！他似乎比較的憔悴了些，他不像M S一般的嬌滴滴越顯紅白！

大家沒話講，大家看看大家。我也覺得無話可說。

到後來才由意哥發動，要我們三個人一起去吃晚餐。就在T.S.S.的餐室裏占了一個座頭，Boy送了今天的菜單來，我們就全點了，刀叉沒弄錯，真是大幸，舌子沒割出血來，菜盤沒打破，總算少做了一次“瘋生！”

今天晚上才真的到了人間了！以前真不堪說。

奉弟也不回去，就在 T.S.S. 裏一鱗一爪的講東話西！都是笑話了！真的一壁在話，一壁在笑的！

我真快快樂樂的過了一晚在軟絨絨的暖溫溫的鋼絲床上。

六月三十日

一覺醒來，奉弟在我身畔，大家一起到盥洗處去洗臉刷牙，他們倆再去公司裏辦公。我一個人在寢室裏整裏我的日記！在 S 州所裏的情形，我都記在日記裏；所以我每每不願多講當朋友們問我的時候！

到十點鐘的時候，我才到黎山那裏去了一次，他倒了一杯茶，和我談了好多話。我真感謝他的對我的一片赤誠！他說他今天就要回 N 鄉去。去商量歡迎的事件！我真覺得不好意思！但是，又不是歡迎我個人，我自然也不便阻當！

今天下午慈哥也來了，我真喜歡見他，我和他至少一百天沒見面了！他依舊和以前一樣的溫順！奇哥，奇哥沒來，我真記念煞！慈哥說奇哥明天來！

又是快快樂樂的過了一晚！哈哈！我將永永快快樂樂，就是到最不開懷的處境，我也得永永快快樂樂！

七月一日

今天K T開歡迎會，我沒有出席，因為在S 埠還有事。昨天晚上，意哥介紹了一位女同志，她就是敏姊，是梅人的妹妹。她要到京城裏去，因為考取了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但她又不能決定，所以請意哥解決，意哥解決不下，便要我解決，可憐我怎樣解決呢？去吧，前線的工作，恐怕不是她嬌弱的身體和無猜的意志所可以應付；不去吧，似乎又失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談了四個鐘點，結果和沒談一樣，依舊不能解決！

奇哥來看我，他陪我一起到N K路去買了許多東西。他答應和慈哥倆在今天下午到N 鄉去，因為綸哥寫信來邀他們的！綸哥在N 鄉擔任籌備的事情！慈哥預備請了假在N 鄉留二天和我談話。

奇哥和我談了好一會。他似乎和我狠表同情，但是他的論調太灰色了！他似乎狠消極！我真覺得奇怪！

晚上出席了，C H歌舞大會。那十幾個女孩子合唱的“同志們，同志們……”的歌，使我神經麻木！就其是“打倒，打倒，打倒，打倒，……取消，取消，取消，取消，……，收回，收回，收回，收回，……”的幾節，奉弟提醒我，問我在左邊的第三個像誰？來才狠注意的一看，她穿的不是和其餘的一樣的，她沒有和大家一樣的黑帶子！她的覆在額角的短髮和兩隻圓黑的眼

睛；一個不高的鼻子，和一副像水紅菱一般的嘴唇；微微紅潤的雙頰和一口清晰的歌音；正的使我立刻想起了馨妹！呀！真的太像了吧！我怎的沒先看出來？噢！我太受刺激了，我沒看過台上一眼！慈哥也儘在向我說臺上演的情節和妙處！

最後，那大葡萄仙子出來了。她的瘦怯怯的長挺挺的身材，沒有肥瘦的二隻像二根乾柴般的玉手，和二隻沒有一把粗的一隻大腿，使我不相信她就是二三年前的使我欽佩無量的小妹妹！她的做作的姿勢，她的不自然的口調，她的自以為是明星的態度，都可以使我的汗毛一根一根的宣布獨立！呀！父親是成功了！女兒是失敗了！我真不願意再講她的事了！

意哥到N鄉了，奉弟睡在意哥的舖上。慈哥也宿在T.S.S.！我們又談了好一回！才各各睡覺！

七月二日

早上九點鐘的時候，眉弟才來了！他昨天在K. T參預特別委員就職禮，今天到此地來迎接我，預備明天一起回N鄉去。又是談了好一回，却記不得講些什麼；只記得說的時候大家都在微笑！我們又一起吃了午飯。

下午S S也特地來看我，說C J明天也到N鄉去的。他又送了我一件中山裝的外衣！

我睡的時候，儘在打算着明天一日！

七月三日

奉弟昨天回到了N鄉，今天沒有到S埠來，只有眉弟，M S二個人伴我到P S路的麵館裏去進點心，預備吃了再上車。巧得狠在麵館裏碰到了眉弟的父親，我們四個人便在一處進點。到車站上時，YLK，欽如，黎山，見高，等N地名流都在那邊等我們去。只有我一個人，他們未免有些失望，當他們詢及其餘三個人的下落時候，在車站上又碰到了N Y舊友 C J，他也和我們一起到N鄉去。他儘在看桃色的雲，不和別人閒談的脾氣，老是沒改！正和我一樣！

我們便一起上車，佔了三等車的四分之一節。車上的人似乎都狠注意我們，尤其是我，因為我的裝束太妙了！只要再多二隻大麵包和一二雙塞在袋內的臭襪，我便是一個在 Boston 街上遊行着的 Benjamin Franklin 了！我們在車上，笑的時候比講的時候多；大家儘是笑，却又講不出理由來。微笑微笑微笑。

車到C J時，C J站上跳上了一個明奚！他一手拿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一手拿着一大疊的傳單，他分發着他傳單在車裏，等到發到我手裏，才知道是歡迎四同志出獄的傳單，據說是綸哥的手筆！

他力氣今天加倍的大，我的手給他握得隱隱作痛，一時車裏的人們都注意起我們了，他們看了傳單以後，有的在微笑，有的在嘆息，有的在搖頭，有的在伸頸，我們又多了一位朋友了，談話更多了！但是更要多的却是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笑話了一會，車笛嗚嗚的在叫了。呵呵，我的久別的故鄉就在我目前了！明奚把國旗在窗外搖動起來了，盆派盆派派！必列柏辣必列柏盆派！爆竹聲起了！儘在繼續着發響！車靠月台時，更聽見一派的歡呼聲！我倚在窗上看時，站上黑壓壓站了一站的人，手裏在搖動着紙糊的三角小旗，口裏在高呼着歡迎的口號！我一時看不清有多少人，等我下車的時候，看見葦哥在替我照相。雷風也來了。意哥，奉弟，高哥，正哥，都在站上！還有許許多多的N地大人，——可憐我和他們不狠熟悉，因為我是一個小民！——也在和我招呼點頭，我自然也狠恭敬的向他們行禮！心裏只覺得慚愧！面上只現着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馬路的樹上，都掛滿了百響，有二三個人拿了一個竹製的放東西的大竹器，裏面都是高昇！一路上有許許多多的人在跑出來迎着我們。二高裏的軍樂隊也在走近我們了！聲調的單純，充全是樸實無華的鄉風的代表！呀！慈哥，奇哥，綸哥，也迎上來了！我真覺得不敢當！迎着我來的坐在黃包東上的士紳，都在向

我脫帽，我一壁在還禮，一壁在慚愧！零零碎碎的雜亂無章的，儘在和人們回話，他們和我們儘在一條路上前進！馨妹也在隊伍裏，也儘在笑着。微笑微笑微笑。

最後便送到了大操場的歡迎會的演講台上！

不知怎的，我今天演講成功極了！聽的人都在微笑，點頭，鼓掌！在檯上我又碰到了叔父和樂弟！他們也在微笑着。

在羣衆的歡呼聲裏，我到了我的故鄉了！

有一件最嚇了我一跳的，是保衛團團友們的向着我行舉槍禮！他們槍上都上着小紙三角旗，迎着風兒飄蕩得十分好看！我真慚愧！我如何當得起他們的盛意！

飯在綸哥家裏吃的，慈哥，奇哥，C J，W M都在一起！他們要我飲酒，我實在半點也近不上唇！我們便快快樂樂的談笑了一陣！下午又到那公園的茶話會！是我們的一部分的友人替我們佈置的。在茶話會席上，又多了許多許多的微笑！

再到綸哥處吃了晚飯，然後再一起到N 鄉公學的同樂會！N 地各界籌備的同樂會！來賓們擠得太利害了，我們預備的茶點座位，實在不敷分配！我真覺得不好意思！對於他們的一片熱誠！

在這一個集會上，最使我感愧無地的是C T和

奉弟。C T 把他所喜唱，我所喜聽的歌曲，差不多完完全全的唱了出來！他是N鄉的一位少年歌曲家，凡是聽過他的歌曲的人，多少總是有一些不容易磨滅的影像！奉弟一向是一個尊嚴剛直的朋友，在今天却在臺上大講笑話，而且大唱滑稽戲，使聽衆和我都覺着異樣的滿意！我真不知要怎樣的感謝他。S B先生的說書，雖然他獎勵我得太過火，使我發生一種內愧，但是他的一片好心，我只有感激自勉的！K Y特地請小朋友們排演了一齣“麻雀和小孩”，而且又請禾姊，馨妹，跳了一回新練就的舞蹈；真使我感激煞！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這樣的一個盛會也有停止的時候的！我們幾個友人在這樣的盛會後來，還有一個小小的會！把桌子接成了一直綫，朋友們都一起坐在桌子的四週！在這個富有浪漫性的集會上，我們時常看見餅干，糖粒的空中的飛舞，水菓，茶水的彼此傳遞；“落花流水”的高聲合唱，“妹妹我愛你”的低聲吟詠；“國民革命歌”“打倒劣紳的土豪”也儘在哼着。

“Onward our Soldiers”“Long long ago”。也在悠悠揚揚的歌唱着。講話，談笑，拍七，戲謔，佔去了好一部份的時間，而且在各人臉上點綴了不很容易看到的笑容！最後大家一起再唱了一遍我杜做的

“打倒劣紳土豪”歌！呵呵！我的生平第一隻草帽在空中飛舞了，我發現歡笑聲，橐橐聲，罵聲，一時雜作。一個普遍的記號，便是各人面上的微笑。微笑微笑微笑！

這一晚是睡在綸哥家裏的。綸哥，慈哥，奇哥，W M，和我都談得只有笑了！我們有一個朋友間常有的戲謔，在我們的睡覺之前！

在我朦朦朧朧的時候，我覺得我在大聲疾呼：

“諸位先生，諸位同志：

你們爲什麼在這樣熱的天氣跑到這樣遠的地方來？你們是歡迎譚仁嗎？你們是歡迎居順嗎？你們是歡迎雷風嗎？你們是歡迎林烈嗎？都不是！都不是！你們歡迎的是四個爲民衆而受辱的中國國民黨黨員！不過這一次恰巧是我們四個給他們捉去！我們四個做的事不是件件對的，件件好的，件件有益於民衆的！民衆應該注意着，倘使我們做的事是好的，那麼才可以歡迎，擁護，贊成！倘使我們做的事是不好的；那麼便應當拒絕，打倒，反抗！我們要認識清楚的是事實，不是“人頭”！

這一次的事實，使我更有一個確信：只要真的是太陽，黑雲自然有去的一天的！真的總是真的！對的總是對的！雖然有的時候，也有暫時的屈伏！但是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真的，總是屬於對的！這是我們

應該確信的，我們不應該顧及一個個人的安危，我們應該顧及我們的全人類！我們要替全人類謀幸福，不要單單只為一個個人着想！

只要我們是人類中間的一個，那麼排除謀害人類的東西便是我們的責任！劣紳土豪就是謀害人類的東西；所以我們要打倒他，要排除他。這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正和打死一條蛇，殺死一只虎一樣！因為倘使不去使他的生命停止，他要把你們，他們，我們，都要漸漸漸漸的侵入，剝削了！我們要認清楚我們的敵人！我們要盡我們的責任！

大家一起起來打倒劣紳土豪！——”“噲！林烈！你在發瘋嗎？天亮了”！咳！慈哥來了！他面上的微笑，還是昨天的樣子！

呵呵！一個夢算醒了！再做一個夢吧！

August, 15th, 1927•脫稿。

後 記

自從四月十二日到K T，一直到六月二十七日從S州的看守所裏出來為止，這一段時間，在我現在看來，真是我有生以來的一段最快樂的時間！我真覺得住在裏邊比住在外邊好！倘使他們能够更仁慈的把我送出了人間，我更當十分的感念！

一切的富貴功名，一切的繁華美景，一切的塵世風情，在一個沒有明天的我看來，還不及常常在身邊的三二個銅子值錢！我本來就不喜歡這一個混混濁濁的世界，我本來就厭惡這種少見多怪一吠衆吠自私自利不顧別的人類的！

出所到現在，受盡了敵人的歧視，受盡了友人的供養。宴會也不能算少了，但是那有不散的筵席？和友人們蕩樂觀燈也曾惹起了旁人的妬忘了；可是怎樣能永永在月下浮沉？也曾出席過幾次只有珠先寶氣沒有真真藝術的歌舞大會了，雖然也曾見過了一般人所崇拜的歌舞明星了，但是我的潰爛的心絃上

只發現了一個更大的癰疽。雖然有許多許多友人們儘在把我拉入他們的胸懷裏，使我沾染些人間的熱氣；可憐我，可憐我已是不能領受的了！

拚拚命吧，“年華不可留，誰得千年壽？！”拚拚命吧，“莫等花殘日落山”了唱“呵啾啾”！

現在的快樂，便是將來苦痛的根苗；現在的繁華也只是將來冷落的反照！一切的友誼愛情，也只是無邊的煩惱！人世本來是這樣的，一切都不值得長吁短嘆哭號啣，也不值得哈哈大笑！

16.8.15.8.16.記。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7306B

231

中華書局